AGATHA CHRISTIE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全集之

命案目睹记

陈巧媚／译 · 贵州人民出版社



绝无一刻沉闷乏味之时。

——《泰晤士报》



ISBN 7-221-04714-6/I·1048 定价：19.50

命 案 目 睹 记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陈巧媚　译

贵 州 人 民 出 版 社

版权登记号:图字 22－1996－001 号



命案目睹记

4.50 FROM PADDINGTON

原　　作:〔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译　　者:陈巧媚
责任编辑:夏　凡
装帧策划:邹　刚　莫贵阳
版式设计:施德端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发行联系人:莫贵阳　邹　刚
社　　址:中国贵州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电　　话:(0851) 6828570
邮　　编:550004
经　　销:贵州省新华书店
印　　刷:贵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字　　数:194 千字
印　　张:9
印　　数:1—10000
版　　次:1998 年10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221－04714－6/I·1048
定　　价:19.50 元

第 一 章

麦吉利卡迪太太跟在拎提箱的脚夫后面，气喘吁吁地在月台上走着。她又矮又胖，还背着一大堆包裹——那是一天来圣诞大采购的成果；脚夫却是个高个子，走得大步流星、轻松自如。这种竞走并不公平，当脚夫在月台尽头转弯的时候，麦吉利卡迪太太还在一个劲儿地往前赶着呢。

因为有列火车刚刚出站，一号站台还不是特别拥挤。但在远处那块没划定用途的地方，动荡的人潮正向各个方向蜂拥而去，穿梭来往于地铁、行李厅、茶室、询问处、指示牌以及通往外界的进站口和出站口之间。

麦吉利卡迪太太被人群推来搡去，最后终于挤到了三号站台的入口。她把一个包裹搁在脚边，在手提包里摸索着。门边站着个检票员，身穿制服，一本正经。只有找到那张票，才能通过他的检查。

这时候，一个略带沙哑但颇有素养的声音在她头上响起：

“四点五十分开往布拉克汉普顿、米尔切斯特、韦弗顿、卡维尔枢纽站、罗克塞特和查德茅斯各站的列车现在正停靠在三号站台。去布拉克汉普顿和米尔切斯特的乘客请在列车后部车厢就坐。去范尼奎伊的乘客请在罗克塞特换车。”

“咔嗒”一声，广播停止了。过了一会儿，它又开始播送四点三十五分从伯明翰和伍尔弗汉普顿发出的火车已经到达九号站台的消息。

麦吉利卡迪太太总算把票找了出来，递给检票员看。他剪完票低声说道：“在后面车厢的右边。”

麦吉利卡迪太太慢慢在月台上走过去，找到了她的脚夫。他正站在三等车厢门外，百无聊赖地盯着天空。

“您来啦，太太。”

“我坐的是头等车。”麦吉利卡迪太太说。

“您可没这么说过。”脚夫发了一句牢骚，还轻蔑地扫了一眼她那件男式的椒盐色的呢子大衣。

尽管麦吉利卡迪太太的确曾提过这件事情，但她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也就懒得再争论了。

脚夫又拎起手提箱走到旁边的车厢，把麦吉利卡迪太太安顿在一个虽然豪华却有些冷清的小隔间里。坐四点五十这趟车的人并不多，因为头等车的乘客要么偏爱早晨的特快，要么更喜欢六点四十挂有餐车的那趟。麦吉利卡迪太太把小费递给脚夫，只见他脸上颇有失望之色，显然是在想

这种数目倒是更符合三等车乘客的身份。麦吉利卡迪太太远道从东部来，一夜旅途劳累，又加上狂热地大采购了一天，是打算破费一下舒舒服服地度过这段旅程，但她可不愿大手大脚地乱给小费。

她靠在丝绒座垫上，舒了口长气，打开了一本杂志。五分钟后，汽笛长鸣，火车开动了。那本杂志慢慢地从她手中滑落下来，她脑袋一歪，三分钟之后就睡着了。这一觉便是三十五分钟，醒来之后只觉得精神焕发，她戴好偏在一旁的帽子，重新坐正，看着窗外飞掠而过的乡村景色。天色已经很暗了，这是十二月里阴郁多雾的一天，离圣诞节只有五天了。伦敦城已沉浸在一片沉沉的黑暗之中，乡村也是如此；只有在火车偶尔疾驶过城镇和车站时，那不断闪现的点点灯火才让人有一丝愉快的感觉。

“现在供应最后一次茶点。”服务员像幽灵般轻手轻脚地推开走廊门说。麦吉利卡迪太太已经在一家大商场用过茶点，这会儿还饱饱的呢 。于是服务员又继续沿着走廊往前走，单调地重复着那几句话。麦吉利卡迪太太抬头看看行李架上的大包小包，露出了一脸的喜悦。那条洗脸毛巾买得很划算，正是玛格丽特想要的；太空枪是给罗比的，兔子是给琼的，这两样都让她非常满意；那件短款晚装是她自己要的，又暖和又时髦；还有给赫克托的套头毛衣……对这次圆满的大采购，她心里不无得意。

她满意地把目光收回，投向了窗外，一列火车正尖啸着往相反方向疾驰而去，震得窗子嘎嘎地响，把她吓了一大跳。而她自己乘坐的车子，在铁轨交叉点上咔嗒哐啷地响了

几声，又进了一站。

大概是依照信号的指示，车子突然减速，慢慢地往前移了几分钟，停了下来，过了一会儿才开始继续前行。又有一列上行列车驶来，却没像前一列那样惊天动地。麦吉利卡迪太太坐的车开始加速，与此同时，另一列下行列车也恰恰正往里转弯冲了过来，一时让人感觉很是可怕。有一段时间这两列下行列车是平行行驶的，你追我赶，麦吉利卡迪太太可以从她的窗口一直望到那列车的车窗里面，不过大多数的百叶窗都放了下来，只是偶尔才能看见车里的乘客。那车坐得不是很满，有很多节空车厢。

正当两列车几乎让人产生相对静止的错觉时，有一节车厢的窗帘"哗"地一下飘了起来，麦吉利卡迪太太往几步之外那节灯火通明的头等车厢里瞥了一眼。

她倒吸了一口凉气，半站起身来。

那边有个男人正背对着窗子站着，麦吉利卡迪太太只能看见他的背影。一个女人面朝着他，被他扼住了喉咙。他正在慢慢地、毫不留情地掐死她。她的眼睛开始突出，面色转为青紫，整张脸都扭曲变形了。麦吉利卡迪太太一直目瞪口呆地看着，直至最后，那女人的身体在男人手中软软地瘫了下来。

麦吉利卡迪太太坐的火车偏偏这时又慢了下来，而那列列车开始加速往前驶去，不一会儿就从视野里消失了。

她的手几乎是无意识地移向了警铃，又犹豫不决地停在半空。说到底，按响自己车上的警铃又有什么用呢？居然会在近在咫尺的地方看见这样恐怖的一幕，麦吉利卡迪太

太面对这种非同寻常的情况，感到自己真是彷徨无助。必须马上采取行动——但是采取什么行动呢？

小隔间的门被推开了，一个检票员说："请您出示一下车票。"

麦吉利卡迪太太猛然转向他，说：

"有个女人被掐死了，就在刚才过去的那列火车上，我亲眼看见的。"

检票员疑惑地看着她：

"您再说一遍好么？夫人？"

"一个男人掐死了一个女人！在一列火车上，我透过那个看见的。"她指了指车窗。

检票员更是困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掐死了？"

"是的，掐死了！我告诉你我亲眼见到的！你必须立即采取措施！"

检票员很抱歉地咳嗽了一声：

"夫人，您不觉得是您小睡了一会儿——嗯——"他很是机灵，没有继续往下说。

"我是打了个盹，但如果你认为这只是一场梦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亲眼看到的！我告诉你！"

检票员的目光落到了座位上，那儿放着本打开的杂志。翻开的那页上画着个女孩，正被人扼住喉咙，已是奄奄一息，门边还站着另一个男子，手持左轮手枪威胁着他们。

于是他颇有说服力地解释道："夫人，难道您现在还不觉得是您刚看了一篇很刺激的小说，然后打了会儿瞌睡，醒

来时还有点迷迷糊糊——”

麦吉利卡迪太太打断了他的话头：

“我是亲眼所见，跟你一样地清醒。当时我正往窗外望去，透过邻车的窗子看到一个男人正在掐死一个女人。现在我想知道的是，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唔——夫人——”

“我想你总会采取什么措施吧？”

检票员老大不情愿地叹了口气，瞥了一眼手表。

“七分钟后我们会到达布拉克汉普顿，我会把您告诉我的情况报告上去的。您说的那趟车是往哪个方向开的？”

“当然是这个方向。你总不会认为如果火车朝相反的方向飞驰，我还能看见这一切吧？”

检票员大概觉得，麦吉利卡迪太太在她自己的想象中可以无所不至、无所不见吧，但他还是保持着应有的礼貌，说：

“您尽可以相信我，夫人，我会把您的话报告上去的。请允许我记下您的姓名和地址，万一……”

麦吉利卡迪太太把以后几天将逗留的地址以及苏格兰的永久地址都告诉了检票员，他一一记下来。看他那副神气，好像自己已经尽到了责任、成功地打发了一位讨厌的旅客似的。

可麦吉利卡迪太太依然愁眉不展，心中隐隐有些不满，检票员会把她说的情况汇报上去吗？他会不会只是在敷衍她呢？她茫然地想着：毕竟每天有那么多上了年纪的老太太乘车四处旅行，她们深信自己揭露了布尔什维克的阴谋啊，

处于被人谋杀的危险中啊，看见飞碟和秘密的太空船啊，还把压根儿没发生的谋杀案也报告上去。要是那人把她也归入其中，根本不予理睬呢……

火车慢下来了。经过了几个路闸之后，从一个灯火通明的大镇里穿过。

麦吉利卡迪太太打开手袋，只翻出来一张收据，她就在背面用圆珠笔匆匆写了便条，正好手边还有个空信封，她把便条放进信封，封好，然后又在上面写了几个字。

火车慢悠悠地停在拥挤的站台边。和别处一样，这儿的扬声器里也在抑扬顿挫地播送着：

“现在停在一号站台的是五点三十分开往米尔切斯特、韦弗顿、罗克塞特和查德茅斯各站的列车。去贝辛市场的旅客请在三号站台上车。一号侧线月台只停靠开往卡伯里的列车。”

麦吉利卡迪太太焦急地站在月台望下去，这么多的旅客，脚夫却寥寥无几。啊，那儿有一个！她以命令式的口吻招呼他过来：

“脚夫！马上把这个送到站长办公室去。”

她把信封和一个先令递给他，然后靠在椅背上叹了口气。好了，她已经尽力而为了。有那么一会儿她一直心疼着那个先令……六便士就已经绰绰有余了……

她的思绪又回到了刚才目睹的那一幕。可怕啊，太可怕了！她是个意志坚强的女人，可还是忍不住打了个寒噤。她，埃尔斯佩思·麦吉利卡迪遇到的，是一件多么奇怪、多么荒诞不经的事情啊！要不是那车厢的窗帘刚巧飘了起来……

但那一切当然都是天意。

上天注定要她——埃尔斯佩思·麦吉利卡迪成为这起命案的目击者。她紧紧地抿着嘴。

人群的喧闹声中，汽笛长鸣，门又被"砰"的一声关上了。五点三十八分，火车缓缓驶出布拉克汉普顿车站。一小时五分钟后停在米尔切斯特。

麦吉利卡迪太太收拾好包裹和手提箱下了车，往月台两头看了看，情况再次印证了她先前的判断——脚夫不够。这些脚夫好像都是负责背邮包、装卸行李车的；而如今的旅客似乎也都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了。唉，她可拿不动手提箱、雨伞和那些大大小小的包裹，看来只好等着了。幸好不久她就不失时机地招来了一个脚夫。

"要出租车吗？"

"我想会有人来接我的。"

她走出米尔切斯特车站后，有个一直盯着出站口的出租车司机迎了上来，操着本地口音温和地问道：

"您是麦吉利卡迪太太吧？去圣玛丽米德的？"

麦吉利卡迪太太点头称是，还给了司机一份酬金，虽然说不上丰厚，也还算过得去。汽车载着麦吉利卡迪太太，当然还有她的手提箱和包裹，驶进了夜色之中。这段长九英里的路程，她一直挺着腰板坐着，无法放松下来，心中充满了倾诉一切的渴望。车子驶过那熟悉的村中大道，终于抵达了目的地，麦吉利卡迪太太走出车子，沿着砖砌小路走向门边。一个老女仆开了门，司机忙着往里搬东西。麦吉利卡迪太太径直穿过大厅，走到敞开的起居室门边。女主人——一

位上了年纪、身体单薄的老太太正在那儿等着她。

“埃尔斯佩思!”

“简!”

她们互相亲吻了一下。然后麦吉利卡迪太太也没转弯抹角,就直截了当地冒出了一句:“哦,简!”她尖声说道,“我刚才看到了一场谋杀!”

第 二 章

从幼时起马普尔小姐的母亲和外祖母就不时告诫她：为人处事要保持理智，一个真正的淑女应该做到喜怒不形于色；她也一直遵循着这个准则生活，所以她听了麦吉利卡迪太太的话以后，只是扬了扬眉毛，摇摇头说：

“您心里一定很难受吧，埃尔斯佩思，这事的确非同小可。我想你最好马上把经过情形告诉我。”

这对于麦吉利卡迪太太来说正中下怀。马普尔小姐把她往火炉边拽了几步。她坐下来脱了手套，就完全沉浸在自己活灵活现的叙述中了。

马普尔小姐全神贯注地听着。当麦吉利卡迪太太最后停下来歇口气的时候，马普尔小姐很果断地说：

“亲爱的，我想你最好上楼去摘掉帽子洗把脸，然后我们一起吃饭，进餐时对这事要绝口不提，饭后我们再深入研

究，把各方面的情况都讨论一下。"

麦吉利卡迪太太接受了这个建议，于是两人一边吃饭一边谈论圣玛丽米德村居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人和事，马普尔小姐评论说人们对新来的管风琴手普遍缺乏信任感，又扯到最近有关药剂师妻子的风言风语，还简单提了提女教师和村教育委员会之间的敌对情绪，接着又聊到了各自的花园。

"牡丹花呀，"马普尔小姐说着站起身来，"真是说不清道不明。这东西有的种得活，有的却怎么也种不活；可一旦真的成活，可以说能够让人终生受用，而且现在有些品种确实非常美丽。"

她们又在壁炉边坐了下来，马普尔小姐从墙角碗橱里取出两个古老的沃特福德[1] 杯子，又从另一个橱里拿出一个瓶子，说：

"埃尔斯佩思，今晚可不能让你喝咖啡。你已经过于兴奋了，恐怕会睡不着觉的，不过这也难怪，我劝你喝一杯我的药用樱草酒，过会儿可以再来杯甘菊茶。"

麦吉利卡迪太太对这些安排表示默许，于是马普尔小姐给她倒了杯酒。

"简，"麦吉利卡迪太太美美地啜了一口酒，问道："你不会觉得我是在做梦或者瞎想吧？你会吗？"

"当然不会。"马普尔小姐的声音里透出暖意。

---

[1] 沃特福德：爱尔兰芒斯特省一郡。1729年起生产刻花玻璃制品。其特点是壁厚，以深刻的几何图装饰，抛光明亮。——译注。

麦吉利卡迪太太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

“可那检票员就是这么想的。他倒是彬彬有礼的，但是——”

“我想，埃尔斯佩思，在那种情况下他这么想也是很自然的。这事听起来的确有点像天方夜谭，再说你们俩又是素昧平生。不不，你说是你亲眼目睹，我对此一点都不怀疑。尽管这事的确离奇，但并非绝对不可能发生。我记得当别的火车跟自己乘坐的火车并排行驶时，我总是饶有兴趣地注视着对面几节车厢里发生的事情，一幕幕真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还记得有一次，一个小女孩正玩着玩具熊，突然故意把熊扔到一个坐在角落里打盹的胖子身上，那人猛跳起来，勃然大怒，其他乘客都乐不可支。每个人我都看得真真切切，事后还能准确地描述出他们的长相和穿着。”

麦吉利卡迪太太连连点头，不胜感激：

“情况就是那样。”

“你说那男人背对着你，那么你没看见他的脸喽？”

“没看见。”

“那个女人呢？你能形容一下吗？年轻还是年老？”

“还年轻吧。我想在三十到三十五岁之间，没办法说得更确切了。”

“漂亮吗？”

“我也说不上来，你要知道，她的脸都扭曲了……”

马普尔小姐飞快地说：

“是的，是的，我明白。她穿得怎么样？”

“穿了件毛皮大衣，颜色很浅。没戴帽子，头发是金黄色

的。”

“你没记住那男人有什么特征吗？”

麦吉利卡迪太太仔细地想了一会儿才回答：

“我记得他是个高个子，黑头发，穿着一件厚厚的外套，所以我看不清他的体形。”她又沮丧地加了一句，“真的再没什么好说的了。”

“当然还有，当然还有。”马普尔小姐说。她过了半晌，又问道：“你确定那个女人已经死了吗？”

“我可以百分之百地肯定她已经死了。她的舌头都伸出来了——我真不愿意再谈论这件事情……”

“当然，当然。”马普尔小姐赶快说，“我估计明天早上就会得知更多的消息。”

“明天早上？”

“我想明天的晨报上会登出来的。这男人袭击并杀死她之后，手里总该有具尸体吧，他将会怎么处理呢？也许会在下一站赶快下车——顺便问你一下，你记得那车厢是带走廊的吗？”

“不是的。”

“看来不是长途车，那它八成会在布拉克汉普顿停下来。我们想想看，那人在布拉克汉普顿下火车前，有可能把尸体放在一个角落的位置上，拿毛领遮住她的脸来延迟被人发现的时间。是的，我想他会那么干的，当然尸体也是该被发现了。可以想象，明天的晨报上十有八九会登出列车女尸案的消息。我们等着瞧吧。”

但是晨报上并没有那个消息。

这一点得到确定之后，马普尔小姐和麦吉利卡迪太太在沉默中吃完了早餐，两人都在苦思冥想着。

饭后，她们在花园里逛了一圈。往日两人对这项消遣总是兴致勃勃，今天却有些兴味索然。马普尔小姐几乎是心不在焉地带着麦吉利卡迪太太参观她那花园里新添的几个奇石品种，而麦吉利卡迪太太也没像往常一样把自己最近的新收获一串一串地报给马普尔小姐听。

“这花园根本就不该是这样。”马普尔小姐依然说得心不在焉，“海多克医生绝对禁止我弯腰或下蹲。可如果不弯腰也不下蹲，又能干什么活儿呢？当然啦，还有老爱德华兹，但他又总是这么倔头倔脑、固执己见。这些工作反而让他们养成了坏习惯，成天喝茶，做事吊儿郎当，根本就没在真正干活儿。”

“哦，我知道，”麦吉利卡迪太太答道，“当然医生也不允许我弯腰。说真的，尤其在饭后增重之后，”她往下瞅了瞅自己发福的部位，“弯腰可是会引发胃痛的。”

又是一瞬间的沉默。麦吉利卡迪太太停住脚步稳稳站定，转头对她的朋友说：

“怎么样？”

这本是个小小的、毫无意义的字眼儿，但从麦吉利卡迪太太的声调中可以听出其中另有深意。马普尔小姐已是了然于心：

“我知道。”

两人对望了一眼。

马普尔小姐说："我觉得我们可以去警察局和科尼什警佐谈谈。他又聪明又耐心，我们彼此也很了解。我想他会耐心听我们陈述并把情况反映给有关部门的。"

三刻钟之后，马普尔小姐和麦吉利卡迪太太就同警察局里一个办事员谈起来了。那人气色很好，一脸严肃，大约三四十岁，聚精会神地听着她们对有关情况的介绍。

然后弗兰克·科尼什客客气气、甚至可以说是恭恭敬敬地接待了马普尔小姐。他给两位女士放好椅子，问道："我们能为您效劳吗？马普尔小姐？"

马普尔小姐说："我希望您听听我的朋友麦吉利卡迪太太的经历。"

于是科尼什警佐听完了麦吉利卡迪太太的叙述。他沉默片刻才开口说：

"这事的确非同寻常。"

其实在麦吉利卡迪太太说话的时候，警佐一直在上上下下打量着她，只不过没有被人察觉罢了。他对她总体印象不错，就他的判断，麦吉利卡迪太太是个理智型的女子，能够清楚地叙述自己的经历，并不是想象力过于丰富或者神经质的人；况且马普尔小姐也相信她所言非虚。他了解马普尔小姐，圣玛丽米德的每一个人都了解她：尽管她举止有些笨拙，容易紧张兮兮的，但骨子里却很机警聪明。

科尼什警佐清清嗓子说：

"当然，也许是您弄错了——注意，我并没说你一定错了，但是您可能错了。有许多人爱玩过火的游戏，结果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更谈不上致人于死地。"

“我知道自己看见了什么。”麦吉利卡迪太太严肃地声明。

弗兰克·科尼什想：别说你要坚持己见，连我也觉得你可能是对的呢。

他大声地说：“您先把这事报告给铁路工作人员，然后又来报告我，所采取的措施非常得当。您尽可以相信，我会着手对此事进行调查的。”

他说完停了下来，马普尔小姐轻轻地点点头，很是满意。麦吉利卡迪太太不太满意，但也没说什么。科尼什警佐又开始和马普尔小姐攀谈起来，倒不是为了征求意见，而是想姑且先听听她有什么说法。

“假设事实正如报告的那样，”他问道，“那么您认为尸体是怎么被处理掉的呢？”

马普尔小姐毫不犹豫地回答：“看来只有两种可能，当然最大的可能性是尸体被留在了车上，但现在看似乎又不是这样，因为这样的话昨晚上尸体就会被其他乘客发现，或者在火车到达终点时被铁路工作人员看见。”

弗兰克·科尼什点点头。

“凶手另外一个方法，也是惟一的方法，就是把尸体弄出火车推到路轨上。我想那它一定还在铁路上某个地方，只是还没有被发现而已——不过好像也有点不合情理。但就我想来，再没有别的处理方式了。”

“你读过把尸体装在大衣箱里的报道，”麦吉利卡迪太太说，“但是如今也没人带着大衣箱旅行，只有带着手提箱的，况且也没法儿把尸体塞进一只手提箱呀。”

"有道理,"科尼什说,"我赞成你们两位的看法。如果真有那具尸体存在,到现在也该被发现了,或者很快就会有人发现的。情况一有进展,我就通知你们——不过你们肯定会在报纸上看到的。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那女人虽然受到猛烈的袭击,却还是幸免于难,自己走下了火车。"

"如果没人帮助,她下不了火车。"马普尔小姐反驳道,"而如果一个男人搀着一个女人下车,还声称她是个病人,那一定会有人注意到的。"

科尼什也表示同意:"对,那一定会被人看见的。另外,如果在车里发现一个女人不省人事或者得了病,把她送到医院里,肯定也会有记录的。我想你们可以放心,很快就会有消息的。"

一天过去了,又是一天。那天晚上马普尔小姐收到了科尼什警佐的一封便函:

> 我们就您所反映的情况作了全面的调查,结果一无所获。没有发现任何女尸,也没有医院曾给——如您形容的那样——一个女子提供过治疗,没人见到受惊、患病或被男子搀扶出站的女子。请您相信,我们已作过最细致、全面的调查。据我猜测,您的朋友可能的确目睹她所描述的那一幕,但事实并不如她想象的那样严重。

第 三 章

“没有那么严重？胡说八道！”麦吉利卡迪太太嚷嚷着，“那是谋杀呀！”

她忿忿地盯着马普尔小姐，马普尔小姐也瞅了她一眼。

“说啊，简！”麦吉利卡迪太太叫了起来，“说那完全是个误会呀！说整件事情都是我瞎想出来的呀！你现在就是这么认为的，是不是？”

马普尔温和地向她指出：“任何人都会有出错的时候，任何人，甚至你——埃尔斯佩思。这一点我们必须牢记在心。不过你知道么，我还是觉得你不太可能看错……你看书要戴眼镜，往远处看时视力却很好；而且你见到的那一切给你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致到这儿的时候还惊魂未定。”

“这件事情我永远都忘不了。”麦吉利卡迪太太说着打了个寒噤，“麻烦的是，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马普尔小姐沉吟着说道："我觉得你现在也是无能为力啊(如果麦吉利卡迪太太敏感一点，对她朋友说话的语调稍加注意，就会发现马普尔小姐在"你"字上略微加重了一点)。你已经把自己所看到的全报告给铁路方面和警方了，的确没什么事可干了。"

"从某个角度说，那也是一种解脱。"麦吉利卡迪太太说，"你也知道，圣诞后我马上要去锡兰[①]，跟罗德里克住一段时间。我一直盼着到那儿去玩，当然不想延期了。不过，如果我觉得自己义不容辞的话，会把行期往后推的。"她颇有责任感地补充道。

"我知道你会的，埃尔斯佩思。但我刚才已经说过，你已经尽力了。"

麦吉利卡迪太太答道："那就得看警方的了。如果他们表现得很愚蠢——"

马普尔小姐断然地摇了摇头。

"哦，不会的，警方并不是笨蛋。这样局面就变得非常有趣了，是吗？"

麦吉利卡迪太太大感不解地望着她，这让马普尔小姐再次印证了以前对她朋友所作的评价——坚持原则，但是缺乏想象力。"

"我们想知道的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马普尔小姐

---

① 锡兰：印度洋岛国，西北隔保克海峡与印度相望。1795 年起沦为英国殖民地长达 150 余年，1948 年成为英联邦中的自治领，1972 年成立共和国并更名为斯里兰卡。——编者注。

说。

“她被谋杀了。”

“对，但是谁杀的？为什么？凶手是如何处理尸体的？尸体现在在什么地方？”

“那是警方调查的事情。”

“没错，可他们并没有调查出来。这难道不足以说明凶手非常狡猾吗？我无法想象，”马普尔小姐双眉深锁，“他究竟是怎么处置尸体的……他在一时冲动之下杀了一个女人——肯定不是有预谋的，他总不会偏偏选在火车差几分钟要驶进一个大站时去杀人吧。不会的，一定是出于嫉妒或者诸如此类的原因，两人起了争执，他失手掐死了她，直到火车进站时手里还抱着具尸体。除了像我先前说的那样做，他还能怎么办呢？把尸体放在角落里靠好，弄得好像在睡觉似的，再把她的脸遮住，自己则尽快地离开火车。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可能——不过一定还有另外一个人……”

马普尔小姐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了。

麦吉利卡迪叫了两声，她才回过神来。

“你聋啦？简！”

“也许有一点吧。我看大家说话也不像从前那样吐字清楚，字正腔圆了。当然我没听见你叫不是因为这个缘故，大概是我有点走神了。”

“我在问你明天去伦敦坐哪趟车。下午那趟怎么样？我要去玛格丽特家，她希望我在下午茶时间赶到。”

“埃尔斯佩思，我在想你能不能乘十二点一刻的火车去？我们可以早点吃午饭。”

“当然可以，而且——”

马普尔小姐又接着说下去，嗓门儿盖过了麦吉利卡迪太太：

“我还在想，如果你不在下午茶时间赶到，玛格丽特会不会介意？你七点左右到那儿怎么样？”

麦吉利卡迪太太疑惑地看着她的朋友。

“你到底在盘算什么，简？”

“埃尔斯佩思，我建议咱们一块儿去伦敦；再像你那天那样，乘下行列车坐到布拉克汉普顿；然后你回伦敦，我回家，当然，车费由我来出。”马普尔小姐坚定地强调着这一点。

麦吉利卡迪太太倒没理会车费问题，反而问道：

“简，你到底想看到什么呢？另一起谋杀案吗？”

“当然不是。”马普尔小姐很是惊讶，“不过我承认我想在你的指点下亲自看看那个——那个——很难找到词语来表达——亲自勘察一下出事地点附近的地形。”

就这样，马普尔小姐和麦吉利卡迪太太搭乘四点五十从帕丁顿车站始发的火车离开了伦敦，两人相对坐在头等车两个角落的位置上。因为现在离圣诞节只差两天了，帕丁顿车站看来比星期五还要拥挤；但四点五十这趟车还是相对安静些，至少后面车厢是这样。

可这回并没有别的车子跟她们这列并驾齐驱。间或有开往伦敦方向的火车疾驰而过，还有两列火车往其他方向高速前进，把她们抛在了后面。麦吉利卡迪太太满腹疑团，不时看着手表。

“这下可说不准是什么时候了，我们刚过的那个车站我倒是认识……”火车依然在往前驶去，过了一站又一站。

“五分钟后我们就到布拉克汉普顿了。”马普尔小姐说。

一个检票员出现在门口。马普尔小姐把询问的目光投向麦吉利卡迪太太，她摇摇头，不是那个检票员。这时火车正在放慢速度大转弯，检票员验完票，跌跌撞撞地继续往前走。

“我估计火车正在驶进布拉克汉普顿吧。”麦吉利卡迪太太说。

“我们正在进入它的郊区。”马普尔小姐答道。

车外灯火闪烁，可以看到房屋了，偶尔还能瞥见街道和电车。火车行驶得更慢，开始过路闸了。

“再过一分钟我们就到了。”麦吉利卡迪说，“我压根儿就没看出来这段旅程有什么收获，你受到什么启发吗？简？”

马普尔小姐迟迟疑疑地回答：“恐怕也没有。”

“真可惜呀，白白浪费了一笔钱。”麦吉利卡迪太太不无遗憾。幸好车费不是她出的，否则她就更不高兴了。不过马普尔小姐是一定会坚持付钱的。

马普尔小姐反驳道：“话说回来，人么，总想身临其境亲眼看看的。这车晚到了几分钟，你星期五坐的那趟车是正点到的吗？”

“我想是的。说真的，我没怎么注意。”

火车慢慢地驶进了熙熙攘攘的布拉克汉普顿车站。扩音器里正在声嘶力竭地广播；门时开时关，乘客进进出出，在月台上挤上挤下，场面真是忙乱不堪。

马普尔小姐想：凶手可以轻而易举地消失在人群中，再

随着挤挤挨挨的人流离开车站，溜之大吉。他甚至可以先找个车厢坐上去，随便火车开到什么地方。一个大男人可以轻轻松松地混迹于众多乘客之中，但让一具尸体消失得无影无踪可没那么容易。尸体一定还在某个地方。

麦吉利卡迪太太已经下了车。她站在月台上，透过开着的窗子对马普尔小姐千叮咛万嘱咐：

“好好照顾自己，简，千万别着凉了。每年这时候天气最靠不住，你已经不再年轻了呀。”

“我知道。”马普尔小姐说。

“我们都别再瞎操心了，反正已经尽力了。”

“埃尔斯佩思，别站在冷风里吹，否则你倒要着凉了。去餐厅喝杯热茶吧，你还有时间，再过十二分钟你的车才会往回开呢。”

“也许我会去的。再见，简。”

“再见，埃尔斯佩思。祝你圣诞快乐。希望玛格丽特一切都好。好好在锡兰玩，代我问候亲爱的罗德里克——我都怀疑他是否还记得我。”

“当然，他记得清清楚楚。他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好像是放在橱柜里的钱不翼而飞了吧，你还帮过他的忙呢，他从来就没忘记过。”

“哦，你说那事啊！”

麦吉利卡迪太太转身离去。汽笛声中，火车开始缓缓移动，马普尔小姐目送着她朋友敦敦实实的身影逐渐远去。埃尔斯佩思是可以问心无愧地去锡兰了，她已经尽到责任，不必再承担任何义务了。

火车加速时马普尔小姐并没有靠到椅背上去，反而笔直地坐着，陷入了深深的思索。虽然她说起话来含混不清，啰啰嗦嗦，实际上头脑清楚，思想敏锐。当务之急是要确定下一步的行动。奇怪的是，她和麦吉利卡迪太太深有同感，都觉得这件事情关系到一个人责任心的问题。

麦吉利卡迪太太曾说过她们俩都已经尽力了。对麦吉利卡迪太太而言，情况确实如此；但她自己呢？马普尔小姐就可没那么肯定了。

有时候这是一个如何运用自身特殊天赋的问题……也许她过高估自己了……归根结底，她又能做什么呢？她的耳边又回响起麦吉利卡迪太太的声音："你已经不再年轻了……"

像将军在策划战役，像会计师在评估财产，马普尔小姐冷静地在心里权衡着下一步行动的利弊因素。对她有利的有如下几点：

一．我长久的人生经验以及对于人性的了解；

二．亨利·克利瑟林爵士及其教子。我相信她的教子现在在伦敦警察厅刑事部任职，曾在小牧场一案中表现得非常出色；

三．侄儿雷蒙德的次子戴维。他十有八九是在大英铁路局工作；

四．格丽泽尔达的儿子伦纳德关于地图方面的知识非常渊博。

马普尔小姐把这些有利条件又想了一遍，心里很满意，但同时还有许多不利因素存在——特别是她虚弱的身体，

所以取长补短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

看来我是不能东跑西颠地去调查、去发现新情况了。马普尔小姐暗自思量着。

是的，年龄和虚弱的身体是她最大的障碍，尽管就她这个岁数来说，健康状况还算是好的，但毕竟是岁月不饶人了。如果海多克医生严格禁止她从事实际园艺劳动的话，八成也不会赞成她去追踪凶手的，而事实上她正有此意——问题就在这里。以前可以说是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如今却是有点自找麻烦了。这会儿连她自己也弄不清是否真想去调查这个案子了……她已经老了，也累了，疲惫的一天过后，这一刻她真是不愿实施任何计划也不愿做任何事情，只想回家坐到壁炉边美美地吃顿晚餐，然后上床睡觉。明天到花园里修剪修剪花草，稍微清扫一下，不弯腰，也不用力，悠闲地度过一天的时光……

"我已经太老了，不适合再去冒险了。"马普尔小姐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心不在焉地看向窗外，路基转弯处的弧线赫然映入眼帘……

一个转弯……

她心中隐隐约约若有所悟……就在检票员剪完票后……

她大受启发，心中突然产生了一个全新的设想，但现在还只是设想而已。

马普尔小姐的脸上微微泛起了红晕，忽然一点儿也不觉得累了。

"明天一早我就写信给戴维。"她对自己说。

与此同时，她脑海中闪过了另一个得力助手的名字：

“当然，还有我忠实的弗洛伦斯！”

马普尔小姐开始有条不紊地实施自己的作战方案，并且还充分考虑到了圣诞节所造成的时间障碍。

她写信给侄孙戴维·韦斯特，祝他圣诞快乐，同时还要求他尽快地提供有关信息。

和往年一样，她很荣幸地被邀请到教区牧师家进圣诞大餐，还跟回家过节的小伦纳德谈到了地图问题。

伦纳德对各式各样的地图情有独钟，老太太想要一张某个地区大比例尺的地图，其中的原因并没有引起他的好奇。他只是滔滔不绝地谈论着地图概况，还把最适用的资料准确无误地写了出来。事实上，伦纳德帮的忙还不止这些。他发现自己的收藏里正好有这么一张地图，就借给了马普尔小姐。马普尔小姐答应会妥善保管，并且及时归还。

“地图？”伦纳德的母亲格丽泽尔达很感意外。尽管她的孩子都已长大成人，她依然显得出奇地年轻漂亮，好像不该住在这么破旧的牧师住宅中似的。“她要地图干什么？我是说，她要拿地图派什么用场呢？”

小伦纳德说：“我不知道。我想她并没有明确地告诉我。”

“我怀疑……”格丽泽尔达说，“我看这事很可疑。像她那么大岁数的老太太也不该再干那种事情了。”

伦纳德忙问是什么事情，格丽泽尔达却闪烁其词地答

道:“哦,她多管闲事吧。奇怪,为什么要地图呢?”

马普尔小姐很及时地收到了侄孙戴维·韦斯特的来信。信中充满感情地写道:

亲爱的姑婆:

你现在在忙什么呢?我已经查到了您所需要的资料,符合情况的只有四点三十三分和五点的两趟车。四点三十三分的是辆慢车,沿途停在哈灵·百老汇、巴韦尔·希斯、布拉克汉普顿,然后开往贝辛市场等地。五点钟的则是开往加的夫、纽波特和斯旺西的威尔士特别快车。前者尽管会在某个地方被四点五十分的车赶上,却还是会比它早五分钟到布拉克汉普顿,而五点那趟则刚好在到布拉克汉普顿前超过四点五十的车子。

我怀疑是不是其中涉及到村里某些人的风流韵事?是不是您在城里大采购后搭四点五十那班车回家,看见旁边的车上市长太太正被卫生督察员搂在怀里?可这跟车次又有什么关系呢?也许您要去波斯考尔度周末?谢谢您给我的套头毛衣,正是我想要的那种。您的花园怎么样了?我想这个时候花儿恐怕不会开得太盛吧?

侄孙:
戴维敬上

马普尔小姐微微一笑，开始分析戴维提供给她的信息。麦吉利卡迪太太曾经很肯定地说过那趟车的车厢是不带走廊的，因此开往斯旺西的快车被排除掉了，那就是四点三十三分的车子了。

看来再做一次旅行势所难免，马普尔小姐虽然唉声叹气的，还是拟定了计划。

她像上回那样乘十二点一刻的车去伦敦，但这次回来没坐四点五十分的车子，而是搭乘四点三十三分那趟坐到布拉克汉普顿。一路上太平无事，但还是把一些特定的细节都记了下来。车上并不拥挤，四点三十三分还没到交通高峰时间呢。头等车里只有一个乘客——一位正在看《新政治家》杂志的老先生。马普尔小姐也坐在一个空车厢里。火车停在哈灵·百老汇和巴韦尔·希斯时，她把脑袋探出窗外，观察着上下车的旅客。几个三等车的乘客在哈灵·百老汇上了车，又有几个三等车乘客在巴韦尔·希斯下了车。除了那位拿着《新政治家》杂志的老先生外，没人出入头等车厢。

火车快到布拉克汉普顿时开始转一个大弯，马普尔小姐试着站起身来背对着窗子站好。窗帘已经放下来了。

果然不出所料，火车急转弯时减速的力量足以让人失去平衡向窗子后仰过去，带得窗帘也飘动起来。她向窗外望去，虽然天色才黑下来，比麦吉利卡迪太太经过这儿的时候还要亮一些，但已经看不清什么了。要想好好观察的话，她就得再在大白天乘车旅行一次。

第二天她搭上早班车去伦敦，为了把这次调查和添置日用品结合起来，她还买了四个价格高得令人咋舌的亚麻

布枕套;然后再坐十二点一刻从帕丁顿车站开出的火车回来,这回她又是独自坐在头等车厢里。马普尔小姐想:就是因为税金太高,所以除了商人之外谁也不愿在高峰期坐头等车,大概商人可以把车票钱记到差旅费上报销吧。

火车到布拉克汉普顿前一刻钟左右,马普尔小姐拿出伦纳德提供的地图,开始观察这一带的乡村。事先她已经仔细研究过地图,还把沿途经过的站名一一记录下来,所以车子一开始减速转弯,她就认出了自己所处的位置。火车在一个很高的路基上行驶着,马普尔小姐全神贯注地研究着下面的地形,连鼻子都贴在窗子上了。她的注意力始终在车外的乡野和地图之间来回移动着,直到火车开进了布拉克汉普顿。

当晚,她写信给住在布拉克汉普顿麦迪逊路四号的弗洛伦斯·希尔小姐,第二天早晨又去郡图书馆研究布拉克汉普顿的姓名录、地名索引和郡志。

迄今为止,还没有什么情况跟她先前那个简单模糊的构想相抵触,她的推测是有可能成立的。此外,她也不愿再往深里想了。

可是下一步就关系到行动问题了,而且是一系列以她的健康状况不宜从事的行动。如果她想检验自己的想法是否正确,在这个关键时刻就必须求助于他人。问题是找谁呢,马普尔小姐翻来覆去地想着几个人的名字,可仔细一分析,又都苦恼地摇着头一一加以否定了。那些智慧超群、可以助她一臂之力的人都是大忙人,他们各自担任要职,连业余时间也都早有安排,至于脑筋不够聪明的人,即使手里抓

着大把时间，马普尔小姐也是不屑一顾的。

她陷入了沉思，越想越头疼。

突然她眉头一展，嘴里迸出了一个名字：

“当然要找露西·艾尔斯巴罗！”

第 四 章

露西·艾尔斯巴罗在某些圈子里已经很有名气了。

她今年三十二岁，在牛津大学读书时数学考试还拿过第一名。大家公认她才华出众，并坚信她会在学术领域里卓有建树。

但是露西·艾尔斯巴罗不仅仅在学业上出类拔萃，还具备了丰富的普通常识，自然不会不注意到在学术界成就与报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她无意于教书，却喜欢跟才能远逊于己的人打交道。简而言之，她感兴趣的是人，各种不同类型的人。坦率地说，她也珍爱钱。人要想赚大钱，就得哪行缺人干哪行。

露西马上发现社会上严重缺乏有经验的家政管理人才，就干起了家政管理这一行，使得她的朋友和学术界同行大为吃惊。

不出露西的所料，她迅速获得了成功。几年过去了，到现在，她已经闻名英伦三岛。做妻子的也习惯了开心地告诉丈夫：“没事了，我可以跟你去美国啦！我已经请到了露西·艾尔斯巴罗！”露西·艾尔斯巴罗的特点在于：她一进屋子，所有那些烦恼、忧虑和繁重的家务顿时就烟消云散了。她事必躬亲，安排得井井有条。令人不敢置信的是，凡是你能想到的事情，露西都能愉快地胜任：她会照顾老人，看管孩子，护理病人，还做得一手好菜；不但与家里的老仆人（通常情况下是没有的）关系融洽，而且还能轻松自如地应付一些难缠的家伙；她有办法使酒鬼平静下来，连狗在她面前也很听话！最难得的是，露西从不计较自己做什么，擦洗厨房地板啦、开垦园子啦、清扫狗粪啦，甚至还搬过煤块！

露西有个原则，从来不接长期性的工作。她通常是干两个星期，特殊情况下也不超过一个月。为那两个星期，你可得付出一大笔钱！但在此期间，你会觉得如同生活在天堂之中，可以彻底地放松一下；或者去国外，或者呆在家里，随心所欲地干自己想干的事情！你尽可高枕无忧，因为家中的一切都会在露西·艾尔斯巴罗的巧手中变得井然有序。

自然，她的服务总是供不应求。如果愿意的话，她可以提前三年预定下自己的服务项目。曾经有人愿出高薪聘请她担任永久性职务，但露西没有接受，她甚至都不肯提早六个月预约以后的工作。那些争先恐后要请她的顾客们并不知道，每年露西总要留出一段闲暇时间，要么去度个短假，奢侈一番（因为她薪水很高，也没什么别的花费，就把钱都存了起来）；要么心血来潮地喜欢上某个特别的工作或是其

中某些当事人，就又兴致勃勃地干上了。反正她如今可以在那些吵吵嚷嚷争着请她的人中间自由挑选自己的雇主，也就乐得由着自己的性子来了。如果你光有钱没别的，可买不动露西·艾尔斯巴罗为你效劳！既然她有选择的余地，又何不加以选择呢？露西就这样尽情地享受着生活，并从中发现了无穷无尽快乐的源泉。

露西把马普尔小姐的信一读再读。她是两年前认识马普尔小姐的。当时小说家雷蒙德·韦斯特聘请她去照顾正从肺病中复原的老姑妈，露西应聘去了圣玛丽米德。她非常喜欢马普尔小姐，而马普尔小姐呢，有一次从卧室窗口往外看，一眼瞥见露西正在内行地挖沟种豌豆，就往枕头上一靠，长长舒了口气。然后她一面吃着露西做的诱人的小点心，一面又惊又喜地听着她那脾气暴躁的老女仆说自己如何如何"教那个艾尔斯巴罗小姐钩一种她从没听说过的花样"，露西又如何如何"感激不尽"。从这以后，连医生都诧异于她的康复速度之快了。

马普尔小姐信中问艾尔斯巴罗小姐能不能接受一个非同寻常的特殊任务，还询问她是否能安排一次面晤，以全面商量有关事宜。

露西考虑再三，做微蹙了蹙眉头。她的日程确实已经安排得满满的了，但是"非同寻常"这个词以及记忆中马普尔小姐的个性还是占了上风，于是她立即打电话给马普尔小姐，解释因为工作缘故自己现在无法去圣玛丽米德，但次日下午从两点到四点有空，可以在伦敦任何地方和马普尔小姐会面。她还提议地点可以放在她自己的俱乐部，那儿虽说

没什么大意思，但好在有几个光线幽暗的小写字间，通常总是空着的。

马普尔小姐接受了她的建议，第二天两人就见面了。

寒暄之后，露西·艾尔斯巴罗引着客人来到最暗的那个房间，开门见山地说："目前恐怕我的时间已经排满了，不过您能说说要我接受什么样的任务吗？"

"真的非常简单，"马普尔小姐说，"虽然这任务非同寻常，但是的确很简单，我想请你去找具尸体。"

露西的脑海中迅速掠过一个疑问：马普尔小姐是不是有些精神失常了！但她马上否定这个想法。马普尔小姐神志清楚，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什么样的尸体？"露西·艾尔斯巴罗的冷静让人钦佩。

"一具尸体，"马普尔小姐回答，"这个女人被谋杀了——事实上她是在火车上被人掐死的。"

露西轻轻一扬眉毛：

"哦？那倒真是非同小可。您跟我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马普尔小姐原原本本讲了一通。露西聚精会神地听着，一言不发。听完后她说：

"那要看您朋友所看见的事情——或者说她自以为看见的事情是不是——"

她没有把话说完，把问题留给了马普尔小姐。

马普尔小姐解释道："埃尔斯佩思·麦吉利卡迪从来不无中生有，所以我对她说的话坚信不疑。如果这话出自多萝西·卡特赖特之口，那就要另当别论了。多萝西经常编得有

鼻子有眼的，最后连她自己都信以为真了。她的故事倒还有点事实根据，不过除此之外就全是捕风捉影了。但埃尔斯佩思那种人是不会轻易相信会有什么传奇故事发生的，她像块花岗岩，几乎不受外界的影响。"

"我明白了。"露西深深地思索着，"好吧，我们就相信她的话吧。那么我该从哪儿人手呢？"

"你以前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马普尔小姐告诉露西，"你也看得出来，我现在身体不行了，不能再东奔西跑的了。"

"您想让我去搞调查之类的吗？难道警方不会干这些事情吗？或看您觉得他们有点玩忽职守？"

"哦，那倒不是，他们并没有玩忽职守。只是我个人关于那具女尸有个设想，我觉得它一定还在某个地方。如果它没在车上被人看见，那一定是被推出或者扔出了火车，可铁路沿线至今也没有发现。所以，我沿着同样的路线做了一次旅行，看看是否有什么地方既能扔尸体又不会被铁路上的人发现。后来还真给我找到了。铁路通进布拉克汉普顿前在一个很高的路基上转了个大弯儿，如果火车驶到那儿有个倾斜度时有人把尸体扔出去，我想它会不偏不倚地落到路基下面去的。"

"但尸体即使扔在那儿，肯定还是会被发现的呀。"

"哦，不。它可能会被人挪走。我们马上就要谈到这一点。这张地图上那个地方在——这儿。"

露西弯下腰仔细研究着马普尔姐拿手指指着的地方。

马普尔小姐介绍道："它位于布拉克汉普顿的郊区，原

先是个庄园，有非常广阔的庭园和猎场。现在庄园还是安然无恙地在那儿，但周围尽是正在兴建的新区和小小的乡村住宅。这地方叫做拉瑟福德庄园，是一个很富有的大制造商克拉肯索普在一八八四年兴建的。据我所知，原先那个克拉肯索普的儿子，现在也是个老人了，还跟他的女儿一起住在里面。铁路正好环绕着大半个庄园。"

"那么您想要我去干什么呢？"

马普尔小姐迅速地回答：

"我想你在那儿谋份差使。现在大家都很想找个能干的人帮忙料理家务，所以我估计这个不算太难。"

"我想也是。"

"我听说克拉肯索普先生在地方上有吝啬鬼之称，如果薪水比较低的话，我会适当补偿你的，反正数目总会比一般的报酬要高。"

"因为工作难度很大吗？"

"说它有难度倒不如说它有危险。我想应该事先提醒你一下。你要记住，这事也许很危险。"

露西沉思片刻说："我觉得自己不会因为工作危险就打退堂鼓的。"

"我也有同感，你不是那种人。"

"我敢说呀，您甚至认为这事儿很可能会吸引我。我这一生可没遇到过什么大风大浪，您真的相信可能有危险吗？"

马普尔小姐一针见血地指出："凶手顺顺当当地作案，却没有人挺身而出大声疾呼，甚至连狐狸尾巴都没抓到。只

有两个老太太说了个天方夜谭式的故事。警方调查了一阵，结果一无所获。于是就算天下太平、万事大吉了。我想只要你干得成功的话，不管凶手是谁，他一定不会料到这起案子还会被重新翻出来。”

“确切地说，我要去找什么呢？”

“找路基一带所有的蛛丝马迹。比如衣服碎片啦、折断的灌木啦，诸如此类的东西。”

露西点点头：

“然后呢？”

“我会住在你附近的。”马普尔小姐说，“我以前的女仆弗洛伦斯就住在布拉克汉普顿，她对我真是忠心耿耿。她的父母亲都上了年纪，这些年她一直在照顾他们，现在老人家也去世了，她就开始出租房间，接收的房客都是些很体面的人。弗洛伦斯已经给我安排好了房间，就跟她住在一起，她可以尽心尽意地照顾我。我呢，也愿意住在这附近，你可以随时找得到我。你不妨说自己有个老姑妈住在这一带，所以才想就近找份工作，还可以事先跟主人讲明条件，必须留出适当的空闲时间，以便可以经常去看望她。”

露西又会意地点点头：

“我原来打算后天去陶尔米纳的，假期往后推推没关系，但我只能答应给您三个星期，后面的时间我已经预约好了。”

“三周就足够了。如果三周之内我们什么也没发现，只好竹篮打水一场空，宣布放弃算了。”马普尔小姐答道。

马普尔走后，露西略加思索，便拨通了布拉克汉普顿一

个职业介绍所的电话。那儿的女经理跟她很熟，她解释说为了照顾她的“姑妈”，想在附近找个工作；经理举出几个条件十分优越的地方，让露西有些难以推辞，但还是被她巧妙地拒绝了，最后女经理终于提到了拉瑟福德庄园。

“那正是我想去的地方。”露西斩钉截铁地说。

于是职业介绍所打电话给克拉肯索普小姐，克拉肯索普小姐又通过电话联系上了露西。

两天后露西离开伦敦，动身去拉瑟福德庄园。

露西·艾尔斯巴罗开着自己的小汽车，驶进了两扇气派非凡的大铁门。刚进大门处有一间小屋，原来是守门人住的，现在看来已经彻底废弃了。至于这是由于战争的破坏，还是仅仅因为主人的疏忽，具体原因就不得而知了。一条长长的车道弯弯曲曲地穿过几丛暗淡无光的山杜鹃，一直通到别墅前。当露西看见那座如同小型温莎城堡似的建筑时，不禁惊讶地屏住了呼吸。门前的石阶早该清扫了，石径的转弯处长满绿绿的野草，也没有人去收拾。

她拉了拉老式的熟铁门铃，铃声在房子里久久地回响着。一个邋邋遢遢的女人在围裙上擦着手开了门，一脸怀疑地盯着露西，问道：

“你是预约好的吧？主人告诉我说是个叫什么巴罗的小姐。”

露西回答：“我就是。”

屋子里冷得瘆人。那女人带着露西穿过阴暗的大厅，开了右侧的一扇门。出乎露西意料的是，这是一间很舒适的起

居室，里面陈列着各种书籍，椅套是印花棉布做的。

“我去通报小姐。”那女人冷冷地看了露西一眼，带上门走了。

几分钟后，门又开了。露西觉得自己从初见面的那一刻起就喜欢上了埃玛·克拉肯索普。

埃玛是一位中年女子，没有什么突出的特点，既说不上漂亮也说不上难看。她穿着一身合体的花呢衣服和套头毛衣，一头褐发从额前往后掠去；眼睛也是褐色的，眼神沉静；声音非常悦耳。

她一边说一边伸出手来：“您就是艾尔斯巴罗小姐吧？”随即又犹犹豫豫地问：

“我想了解一下您是不是真想做这份工作。您知道吗，我并不需要管家来管理家务，只想找个干活儿的人。”

露西说其实大部分雇主都有这种想法。

“您也明白，很多人以为只要随便打扫一下就行了，但实际上这些轻活儿我自己也能干。”埃玛·克拉肯索普不无歉意地解释着。

“我明白您的意思。”露西说，“您想找人帮忙做饭、洗衣服、给锅炉加煤，没关系，我可以胜任的。我不怕劳动。”

“这房子很大，恐怕做起事来多有不便，家里只有我父亲和我两个人，住了其中一部分房子。父亲身体很不好，我们过着十分平静的生活。噢，这儿还有个阿嘉瓦斯炉。我有几个兄弟，但他们不常来，家里雇了两个女人帮忙，基德尔太太早上来，哈特太太每周来三次，擦擦铜器什么的。您自己有车吗？”

“有车。如果没地方放的话，停在露天里也无所谓，反正它也停惯了。”

“哦，我们这里有的是旧马厩，这个没有问题。”埃玛又皱着眉头说，“艾尔斯巴罗——这个姓可不多见。我有几个朋友曾跟我提起过一个露西·艾尔斯巴罗，大概是肯尼迪夫妇吧？”

“没错。肯尼迪太太在北德文郡生孩子的时候，我给他们料理过家务。”

埃玛·克拉肯索普微微一笑。

“我听他们说您在那儿把每件事情都处理得妥妥贴贴，他们从来没那么舒服过。不过我记得您的薪水非常高，刚才提到的那个数目——”

“那已经很不错了。”露西忙说，“您不知道，我特别想离布拉克汉普顿近一点，可以就近照顾我的老姑妈。她身体糟透了。不过我也不能不工作呀。所以我就只好把薪水问题放在第二位考虑了。请问您一下，我是不是经常有自由支配的时间呢？”

“哦，当然，每天下午一直到六点钟。您觉得可以吗？”

“那真是太好了！”

克拉肯索普小姐犹豫再三才开口说道：“我父亲上了年纪，有时候有点难侍候。他特别节俭，有的时候说话不太中听。我不希望——”

露西马上接过话头：

“我已经习惯和各种各样的老年人打交道了，并且总是能跟他们相处得很愉快。”

埃玛如释重负。

露西已然心中有数："老头子看来很难对付，一定是个暴君式的人物。"

她被安顿在一个阴暗的大卧室里，里面装了个小小的电暖器，根本就发挥不了作用。然后女主人带着她参观这栋令人怪不舒服的大房子。她们从大厅的一个门边上经过的时候，听见有个声音咆哮着：

"是你吗？埃玛？那个新来的女孩子也在吗？带她进来！我要看看她！"

埃玛的脸"唰"的一下红了起来，充满歉意地瞟了露西一眼。

于是两人一起走进了房间。微弱的光线透过狭窄的窗户射进来，只见屋里装设着富丽堂皇的深色天鹅绒，还挤满了维多利亚时代笨重的红木家具。

克拉肯索普老先生直直地靠在轮椅里，身旁放了根镶着银头的手杖。他个头高大，但是形容憔悴，脸上的皮肉都松松地打着褶，下巴的线条显示出强悍好斗的个性，整张脸看上去很像牛头犬。他那浓密的黑发中已经夹杂着银丝，小小的眼睛里透出怀疑的神色。

"让我好好看看你，年轻的姑娘。"

露西走上前去，镇定自如地微笑着。

"有一件事你最好马上弄清楚，别因为我们住在一幢大房子里就觉得我们多有钱似的。我们并不富有，日子过得非常简朴。你听见没有？非常简朴！来这儿干活期望值太高可没什么好处！不管什么时候吃鱼都别忘了，鳕鱼和比目鱼

都是鱼，一样的好吃！我绝不能容忍任何浪费的行为！这房子是我父亲建的，我自己也喜欢，所以才住在这儿；我死后他们爱卖就卖好了，他们会卖的，这些毫无家族观念的人！这房子造得不错，坚固得很，周围环绕着自己的土地，把我们和外界隔开。如果卖作建筑用地倒能攒一笔大钱，但只要我活着一天，就决不允许他们这样胡搞！谁也无法让我离开这儿，除非先拖着我的脚出去！”

他发泄完了，怒气冲冲地瞪着露西。

“您的家就是您的堡垒。”露西说。

“你在嘲笑我吗？”

“当然不是。城市正中居然有一片世外桃源，这种感觉真是非常美妙。”

“这就对啦。从这儿望出去见不到别的房子呢，只能看见牧场上牛儿成群——要知道这是在布拉克汉普顿的市中心啊。风从那个方向吹来的时候，你能听见一点车声，但其余的时间它仍然保持着乡村的本色。”

他意犹未尽，继续操着那副腔调对他的女儿发号施令：

“给那个该死的傻瓜医生打个电话：告诉他上次的药一点用都没有！”

露西和埃玛退了出来，老头子还在她们身后大喊大叫：

“别让那个混蛋女人来这儿抹灰！她把我的书都弄乱了。”

露西问：

“克拉肯索普先生病了很久吗？”

埃玛躲躲闪闪地回答：

“噢，好几年了……这是厨房。”

厨房非常宽敞，有个很大的炉灶，炉膛冰冷，已经废弃不用了；旁边端端正正放了个阿嘉瓦斯炉。

露西问了用餐时间，检查了食品橱，然后愉快地对埃玛说：

“我都弄清楚啦，别担心，一切都交给我好了。”

那天晚上埃玛·克拉肯索普上床休息的时候舒了口长气：

“肯尼迪夫妇没说错，她真够能干的。”

第二天早上露西六点钟起床，首先是打扫房间，接着洗菜做饭，把早餐端上去，随后又和基德尔太太一起整理床铺，一直忙到十一点钟，两人才在厨房坐下来喝浓茶吃饼干。基德尔觉得露西为人随和，也很喜欢茶水又浓又甜的味道，就开始轻松地聊起天来，她个子瘦瘦小小，眼神尖利，总爱把嘴唇绷得紧紧的。

“他是个十足的老吝啬鬼！小姐真是受尽了委屈！不过我看她也不是逆来顺受，万不得已的时候也会坚持自已的意见。这不，先生们一回来，她照样体体面面地款待他们。”

“先生们？”

“是啊，这是个大家庭，老大埃德蒙先生在战争中阵亡了，老二塞德里克先生住在国外什么地方，还是个光棍儿，老在外国各地跑来跑去画画儿。老三哈罗德先生就住在伦敦，娶了个伯爵小姐。老四艾尔弗雷德先生人倒不错，却是个败家子，有几次还惹出了大麻烦。还有伊迪丝小姐的丈夫布赖恩先生，为人特别好——伊迪丝小姐几年前去世了，但

布赖恩先生还是这家庭中的一员。另外还有小主人亚历山大，是伊迪丝小姐的儿子。他还在学校里念书，假期经常来这儿住一段时间，埃玛小姐很喜欢他。”

露西把这些情况摸清楚后，继续劝基德尔太太用茶。最后基德尔太太很不情愿地站起身来：

“我们今天早上真是享了回清福啊。”她又好奇地问道：“亲爱的，需要我帮你削土豆吗？”

“我已经全弄完了。”

“哎呀，你做事真是一把好手！看来我没什么事可干了，可以好好歇歇了。”

基德尔太太回去了，而露西还有的是时间，就把厨房的桌子擦洗了一番。其实她早就想干了，之所以一直拖到现在，是因为不想得罪原本该做这事的基德尔太太。然后她把银器擦得光可鉴人，又做好午餐，收拾完餐具，最后洗了洗手，两点三十分便准备出发去探险了！茶点也已经准备停当，放在一个托盘里；她还在三明治、面包和黄油上加了块用来保温的湿纸巾。

露西绕着园子闲逛，反正这也没什么不正常的。菜园里草草地种了些蔬菜，温室已成为一片废墟，小径也没在了荒烟蔓草之中，屋子旁边是惟一没长野草的地方，还种了些草本植物，长势很不错，露西猜测那一定是出自埃玛之手。园丁是个老头儿，耳朵有点聋，干活儿只是摆摆样子。露西和颜悦色地跟他聊了一会儿，得知他就住在马厩边上的一间小屋里。

后面有条车道通出马厩，穿过四周围着栅栏的猎场，在

铁路拱桥下转入后面的一条小路。

每过几分钟就有一列火车沿着铁路干线轰隆隆地驶来，从拱桥上经过。当车子减速驶过绕着克拉肯索普庄园的那个大弯时，露西便凝神观察着。她又从拱桥下穿过，踏上那条少有人迹的小路，路的一边是铁路路基，另一边是高高的围墙，墙里耸立着高大的厂房。露西沿着小路往前走去，尽头是条小街，街上的房子都很矮小，还能听见不远处大路上的车声。她看了看手表。一个女人正好从旁边一所房子里走出来，露西叫住了她：

"对不起，请问这附近有公用电话吗？"

"这条路转弯有个邮局。"

露西道了谢，一直走到那个兼当邮局和商店的房子前，边上就有个电话亭。露西进去拨了号码，找马普尔小姐，但听筒中传来一个女人粗声大气的声音：

"她正在休息！我不能打扰她。她这么一大把年纪了，需要好好的休息！我该怎么称呼您？"

"艾尔斯巴罗小姐。不用叫醒马普尔小姐了。请你转告她我已经到达目的地，目前情况良好。一有消息我就通知她。"

她挂了电话，走回拉瑟福德庄园。

第 五 章

“我能不能用铁头球棒在猎场里练高尔夫球?”露西问。

“哦,可以,当然可以。你喜欢打高尔夫球吗?”

“我打得不太好,不过想坚持练习下去。这种运动方式让我心情愉快,比光是散散步要强。”

“出了庄园就没什么地方可散步了!”克拉肯索普先生又大吼大叫起来,“外面除了人行道,就是可恶的小火柴盒似的房子,此外啥都没有!他们对我的土地虎视眈眈,还想造出更多这样的火柴盒来!除非我死了,否则都是白日做梦!可我现在还不想死呢,免得让这帮人得逞!我可以明白告诉你,我不会让任何人得逞的!”

埃玛温和地劝解着:“算啦,父亲。”

“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也知道他们到底要得到什么。那些人都是一路货色,塞德里克,还有那个像狐狸一样狡猾

的哈罗德，成天一副自命不凡的样子！至于艾尔弗雷德，他不想亲手谋杀他老爸才怪呢！说不定圣诞节的时候就是他在搞鬼！那次我的病情突然起了很奇怪的变化，使得老昆珀伤透了脑筋，还谨……慎……地问了我一大堆问题。”

“父亲，每个人都会偶尔有些消化不良的。”

“好啦，好啦，直截了当地说我暴饮暴食得了！你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我为什么吃得那么多呀？因为桌上的东西实在太多太多了！奢侈浪费啊！这倒提醒我了——你，年轻的姑娘，午餐你放了五个土豆，个儿还挺大的。不管是谁吃，两个土豆就绰绰有余了！以后一次不要超过四个，今天多余的那个只好浪费了。”

“没有浪费，克拉肯索普先生。我打算今晚做一个西班牙式的煎蛋卷，它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啊哈！”露西端着咖啡盘走出房间时，听见老头儿在说，“好伶俐的女孩子，答起话来头头是道；不光菜做得好，人也漂亮。”

幸好露西·艾尔斯巴罗很有先见之明，随身带了根轻便的铁头高尔夫球棒。她拿着球棒翻过栅栏，进了猎场。

起初她连续打了好几组球，大约五分钟后，一记明显的斜击球，球儿被击到了铁路路基那边。露西走过去开始找了起来。她回头望望别墅，距离已经非常远了，根本没有人注意她在干什么。于是她一直找下去，有时还从路基往下面的草地上打。那天下午露西搜寻了整段路基的三分之一，但是一无所获，只好一路打着球回到别墅。

第二天她突然发现了新情况：一丛长在路基半腰的荆

棘被压断了，断枝散落在地上。露西检查了那丛荆棘，注意到有根枝条上挂着一小片撕破的毛皮，是浅褐色的，和木头的颜色差不多。她看了一会儿，从口袋里掏出把剪刀，小心翼翼地剪下一半，放进随身带着的信封里，然后又走下陡坡搜寻别的蛛丝马迹。她仔细地观察着凸凹不平的草地，觉得草地上依稀可见有人走过的痕迹，但是非常模糊，还没有她自己的脚印清楚。这一定是一段时间以前留下的，而且模糊得让她无法确定是不是自己在一厢情愿地想象而已。

她走到那丛折断的荆棘下面，在路基底部的草丛中寻觅着，这回终于没有白费力气，找到了一个廉价的珐琅制的小粉盒。她用手帕裹住放进口袋，接着搜寻下去，但再没发现什么。

次日她驾车去看望生病的"姑妈"，埃玛·克拉肯索普对她和蔼地说："你不用急着回来，到晚餐时候我们才需要你帮忙呢。"

"谢谢您。我最晚六点钟回来。"

麦迪逊路四号在一条普通小街上，是一座很不起眼的小房子。窗帘干干净净的，镶着诺丁汉花边。白色的台阶非常光洁，连门把手也擦得锃亮。一个表情严肃的高个子女人开了门，她一身黑衣，铁灰色的头发盘成一个大髻，这女人带着露西去见马普尔小姐时，一直用审视的目光打量着她。

马普尔小姐在后面的起居室里，窗外是个方方正正、整整齐齐的小花园。房间里异常清洁，摆了一套庞大的詹姆斯一世时代的家具，还有许多小垫子和陶瓷饰品，花瓶里插着两枝蕨类植物，马普尔小姐坐在壁炉旁的一张大椅子里，正

忙着编织什么东西。

露西进去关上门，坐到马普尔小姐对面的椅子上，说：

“哎呀，看来您还猜得挺准的。”

随后她报告了自己的发现，并且把细节描述了一番。

马普尔小姐的脸上泛起了薄薄的一层红晕，很有成就地说：

“也许我本来不该有这种感觉，不过自己的设想得到证实，总是很让人开心的。”

她指指那一小块毛皮：“埃尔斯佩思说的那个女人正是穿着件浅色的毛皮大衣。我猜想那粉盒原先是装在大衣口袋里的，尸体被扔下山坡时掉了出来。虽然现在还看不出它的重要性，但总会有用的。你没把整块皮子取来吗？”

“没有，我把另一半留在那丛荆棘上了。”

马普尔小姐赞赏地点点头：

“非常正确，我亲爱的，你很聪明，警方一定希望实地勘察一下。”

“您准备把这些情况都报告给警方吗？”

“这个——现在还不到时候……”马普尔小姐思考着，“我认为当务之急要先找到尸体，你觉得呢？”

“是的，但您这个要求是不是太高了？我是说，就算您的猜测是正确的，凶手把尸体推出车外，接着在布拉克汉普顿下了火车，再找了个时间——也许就是当天晚上过来把尸体移走，但这以后会怎么样呢？他可以把尸体放到任何一个地方呀。”

“并不是可以放到任何一个地方的，”马普尔小姐说，

“我认为你并没有得出一个合乎逻辑的推论，亲爱的露西·艾尔斯巴罗。”

“您叫我露西吧；为什么不是呢？”

“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本来完全可以找个人迹罕至的地方轻而易举地杀死那个女孩，然后用车子把尸体运走，你没有考虑到——”

露西打断了她的话头：

“您说——您的意思是——这是一次有预谋的谋杀？”

马普尔小姐解释道：“开始我并没有那么想，当然谁也不会朝那方而想的。我原以为是两人起了一场争执，男的丧失了自制力掐死了那女孩，于是而临着一个不得不在几分钟内解决的问题——如何把尸体处理掉。但是事情未免也太凑巧了：他一时冲动杀了那女孩，往窗外一看，发现火车正在转弯，那地方正好能扔尸体，并且还确信可以重新找回去把尸体搬走。如果他只是偶然把尸体扔在那儿的话，也就不会再采取什么措施了，那么尸体早该被发现了。”

她稍稍停顿了一下，露西依然紧紧地盯着她。

马普尔小姐一边思索一边说道：“你知道么，我认为这是一起经过精心策划的谋杀案。凶手的手段的确非常高明，火车是最容易隐蔽自己的地方，假如他在那女孩居住或者逗留的地方杀死她，进进出出总会有人注意到的；如果他用车子带她到野外什么地方去呢，也难免会被人看见号码和车型。但是火车来来往往，车上的人又都是素昧平生，他和她在一节没有走廊的车厢里单独相处，可以很容易地——他清楚自己下一步要干些什么，这一点你意识到了吧？他一

定对拉瑟福德庄园的一切了如指掌，熟悉它那独特的地理位置——自成一体，与世隔绝，就像一个被铁路围绕的孤岛。

"的确是这样。"露西说，"它好像来自于过去，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周围紧张忙碌的都市生活对它没有丝毫影响。除了商人早上来送送货外，和外界就没什么别的联系了。"

"照你这么说，我们可不可以设想凶手那天晚上到过拉瑟福德庄园了？尸体被扔下来时天已经黑了，天亮之前不会有人发现的。"

"您不用设想了，事实就是这样。"

"你说凶手来过——他怎么来的呢？驾驶着汽车来吗？从哪条路走呢？"

露西想了想回答道：

"工厂墙边有一条崎岖不平的小道，他可能会从那条路进来，在铁路拱桥下转弯，驶上庄园后面那条车道，然后翻过栅栏，沿着路基底部找到尸体，再搬回车上。"

马普尔小姐接了下去："然后，他把尸体运到事先选择好的地方。你现在也知道了，这一切都是早已计划好的。就我想来，他不会把尸体搬出拉瑟福德庄园的，即使搬出去也不会太远。显而易见他是把尸体埋在什么地方了。"她一面分析一面用询问的眼光看着露西。

"我也觉得是这样。"露西沉吟着说，"可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

马普尔小姐也深有同感：

"他总不能把尸体埋在猎场里吧，那样不但费劲而且非

常引人注目，有没有什么地方的泥土已经被翻过了？”

“也许会埋在菜园里吧？可是园丁住的小屋就在附近呀，虽说他又老又聋，可还是挺冒险的。”

“那儿有狗吗？”

“没有。”

“那会不会在什么小棚子里或者库房里呢？”

“那倒是又简单又省事……庄园里有好多废弃的旧建筑：倒塌的猪圈啦、搁马具的仓房啦，还有那些从来无人问津的破作坊。他还有可能把尸体扔到山杜鹃花丛或者灌木丛里。”

马普尔小姐点头称是：

“没错，我想这种可能性要大得多。”

门被敲了一下，弗洛伦斯一本正经地端着托盘走了进来，对马普尔小姐说：“会会客人对您可大有好处。我给您做了我最拿手的烤饼，您以前很喜欢吃的。”

马普尔称赞道：“弗洛伦斯做的茶点总是最可口的。”

弗洛伦斯喜出望外，脸上笑开了花，欣欣然地走出了房间。

马普尔小姐提议说：“亲爱的，我想我们喝茶的时候就别谈那个谋杀案了。这话题太让人难受了！”

喝完茶后，露西站起身来。

“我也该回去了。我已经跟您说过，实际上住在拉瑟福德庄园里的人不是我们要找的凶手。那儿只有一个老头、一个中年妇女和一个又老又聋的园丁。”

"我可没说他一定是住在那儿。"马普尔小姐反驳道，"我的意思是对拉瑟福德庄园的情况非常熟悉。等你找到尸体后我们就可以着手调查这个问题了。"

"看来您对我信心十足啊。我可没那么乐观。"

"你会大获成功的，亲爱的露西，我对此深信不疑。你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

"在某些方面我还行，但对于寻找尸体我可没有什么经验。"

"我相信，需要的只是一点普通常识罢了。"马普尔小姐鼓励露西。

露西看着她哈哈大笑，马普尔小姐也对着露西微微地笑了。

第二天下午露西便开始有条不紊地行动起来。她在库房周围东寻西找，一会儿戳戳缠在猪圈上的石南根，一会儿瞅瞅温室后面的锅炉房。正在这时，她听见一声干咳，转头看见园丁老希尔曼正不以为然地盯着她，嘴里还警告着：

"小姐，您千万要小心，可别摔一大跤，这些台阶不太安全。您刚才还爬到阁楼上，那儿的地板也坏了。"

露西非常沉着，没有流露出一丝尴尬的神色，反而愉快地说：

"您可能会觉得我多管闲事，我正在想这地方能不能开发一下，比如说种点蘑菇之类的东西拿到集市上去卖。可现在这儿好像根本就没有人管似的。"

"都是老爷的缘故，他连一个小钱也舍不得花。本来要有两个男工和一个小孩来帮忙的话，我肯定能把这儿管得

好好的，可他硬是听不进去。我只能说动他买了电动割草机，他原先还指望我去割前面那片草呢。”

“那如果把这片地方整修整修，种些能卖钱的东西呢？”

“这种鬼地方能赚什么钱，您说得太离谱了。反正不管怎么样，老爷也不会考虑的，他只知道节约再节约。他也清楚自己死后会怎么样——那些年轻先生们会尽快把庄园卖掉，他们现在只是在等着他死罢了。我听说老爷去世以后他们能继承一大笔钱呢。”

“我猜他一定非常有钱吧？”露西问。

“克拉肯索普纺织品商场就是他们的，是老太爷——也就是克拉肯索普先生的父亲创办的。人人都说他很精明，这栋房子就是他发财之后建造的。别人还说他铁石心肠，又特别能记仇；不过除此之外，为人可大方了，一点都不小气。听说老太爷对两个儿子都很失望，他让他们受教育，送他们上牛津大学，把他们培养成上等人。可两个孩子偏偏清高得不得了，看不上做生意这一行。小儿子娶了个演员，酒后开车出了车祸，结果一命呜呼。老大呢，就是现在这个，又不怎么讨父亲的喜欢。他去了国外很多地方，买了许多异教的雕像带回家来。年轻时他也不是一毛不拔呀，到了中年反而变得越来越小气了。我还听说这爷儿俩从来就没有和好过。”

露西礼貌地倾听着，不时做出很感兴趣的样子，心中暗暗把这些情况记了下来。老头儿靠在墙上，还打算继续他的长篇大论——他聊天的劲头比工作热情要高得多了。

“老太爷是在战前去世的，脾气变得可坏了。谁也不能冒犯他，否则就吹胡子瞪眼的。”

“他去世后这位克拉肯索普先生就来这儿住了？”

“没错，他和他家人就住到这儿来了。那时候孩子们都快长大成人了。”

“那当然了……哦，我明白了，您指的是一九一四年的战争。”

“不是，我刚才说他是在一九二八年去世的。”

露西想一九二八年前倒也可以称为“在战前”，不过她自己是不会那么说的。

她对园丁说：“哎呀，您一定想回去工作了，别让我耽误您的正事儿。”

老希尔曼没精打采地答道：“啊，都这时候了还能干什么，光线太暗了。”

回别墅的路上有赤杨丛和杜鹃花丛，露西觉得凶手可能会把尸体藏在里面，就又停下来搜寻了一番。

她进屋时看见埃玛·克拉肯索普正站在大厅里读一封信，下午那趟邮件刚刚送来。

“我的侄子明天跟他学校里的一个朋友一起来这儿。门廊上那个房间是亚历山大的，旁边那间给詹姆斯·斯托达特一韦斯特。他们可以用对面的浴室。”

“好的，克拉肯索普小姐，我会把房间准备好的。”

“他们明天上午午餐之前到。”埃玛犹豫了一下，又说，“我想他们刚到的时候，一定会觉得挺饿的。”

“我敢打包票，他们肯定会饿的。我做些烤牛肉吧，您觉得怎么样？要不就来些糖蜜水果馅饼？”

“亚历山大特别喜欢吃糖蜜水果馅饼。”

第二天早上两个男孩来了。两人的头发都梳得一丝不乱，长着天使般纯洁的脸庞，举止文雅有礼。亚历山大·伊斯特利金发碧眼，斯托达特－韦斯特则是黑色头发，戴着一副眼镜。

午餐时他们严肃地谈论着体育界的重大事件，偶尔话题也涉及最新的太空小说，两人一本正经的样子俨然如同老教授在讨论旧石器时代的工具似的。和他们相比，露西自我感觉很年轻。

不一会儿，牛腰肉就风卷残云般地不见了，糖蜜水果馅饼也被吃了个精光。克拉肯索普先生对此颇有怨言："你们俩会把我吃得倾家荡产的。"

亚历山大的蓝眼睛责怪地瞥了他一眼：

"外公，如果您没钱供我们吃肉，我们也可以吃面包和奶酪的。"

"没钱供你们吃肉？我供得起！我只是不喜欢浪费罢了。"

"我们什么也没浪费呀，先生。"斯托达特－韦斯特低头看看面前的盘子，这个证明再清楚不过了。

"你们两个小家伙吃的东西是我的两倍。"

"我们现在正处于长身体的阶段，需要大量吸收蛋白质。"亚历山大解释着。

老头儿还在那儿咕哝着。

两个男孩离席时，露西听见亚历山大很抱歉地对他朋友说：

"你千万别在意我外公说的话，他大概正在节食，所以

才显得这么怪里怪气的，而且还吝啬得出奇。我想他的心理一定有点问题。”

斯托达特一韦斯特善解人意地回答：

“我有一个姨妈，老是以为自已快破产了，其实她的钱多着呢。医生说这是由于疾病引起的。你拿了那个足球吗？亚历克斯？”

饭后露西洗好餐具，收拾停当，便走了出去，远远就听见两个男孩在草地那边大呼小叫。她往相反的方向走去，下了前面的车道，从那儿穿过山杜鹃花丛，还不时地拨开叶子看看，仔仔细细地搜寻着。她有条不紊地从这丛检查到那丛，正拿球棒往里戳的时候，亚历山大·伊斯特利彬彬有礼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把她吓了一跳。

“您在找什么吗？艾尔斯巴罗小姐？”

“找一个高尔夫球，”露西迅速地答道，“实际上这儿有好几个球。我经常在下午练习打高尔夫球，已经丢了不少了。我想今天一定得找回几个。”

“我们来帮你找。”亚历山大一副责无旁贷的样子。

“太谢谢你们了，我起先还以为你们在踢足球呢。”

斯托达特一韦斯特解释说：“总不能老踢足球吧，那可热死了。你经常打高尔夫球吗？”

“我很喜欢高尔夫球，但玩的机会不多。”

“我想也是。你在这儿帮忙做饭，是吗？”

“是的。”

“今天的午餐是你做的吗？”

“是啊，味道好么？”

“真是太棒了!”亚历山大说,“我们学校的肉做得糟透了,吃起来老是干巴巴的。我喜欢粉红的牛肉,里面有汁水的那种。糖蜜水果馅饼也特别好吃。”

“你们应该告诉我最喜欢吃什么。”

“哪天我们吃苹果馅的蛋白甜饼吧?我最喜欢那个了。”

“当然可以。”

亚历山大快活地叹了口气,说:

“楼梯下面有一套钟面式高尔夫球[①]用具,我们可以把它放到草地上玩几把,怎么样?斯托德斯?”

“好哦!”斯托达特一韦斯特热列响应。

“他其实不是澳大利亚人,只是在练习那种说法而已,这样如果明年他家人带他去看国际板球锦标赛就有用武之地了。”亚历山大很周到地解释了一下。

在露西的大力鼓励之下,他们跑去拿那套草地高尔夫球球具去了。后来她回到别墅时,发现他们已经把它搬到外面的草地上,正在争论号码牌的位置呢。

“我们不想把它摆成钟形,”斯托达特一韦斯特说,“那是小孩子的玩意儿。我们想摆成一个有长洞和短洞的球道。可惜号码牌锈得这么厉害,都不太看得清楚了。”

露西说:“得用白漆好好刷刷,明天你们拿点漆来刷一下。”

“好主意。”亚历山大一脸灿烂的的笑容,“听我说,我知

① 钟面式高尔夫球:圆形草地球场中心只有一个穴,周围有12个球座,按顺序从球座击球入穴。——译注。

道‘长仓’里有几罐旧油漆，是以前的油漆匠留下的。我们去看看怎么样？”

“‘长仓’是什么东西？”露西问。

亚历山大指了指别墅不远处靠近后面车道的一长溜石头房子：

“那屋子年代很久了，外祖父称它为‘漏仓’，还说是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那纯粹是胡吹！这儿原先是农场，房子也是农场的，后来我曾祖父推倒了老屋，重新建了这么一座难看的房子。”

他又补充道：“里面有祖父很多收藏品，都是他年轻时从国外带回家的，大部分也都难看得要命。有时候在里面举办惠斯特牌[1]比赛之类的活动，都是妇女协会弄的，有时候还举行保守派工艺品拍卖会。来，我们去看看。”

露西非常乐意地跟着他们去了。

那仓库有一扇装着饰钉的橡木大门，在掩映着长青藤的大门右上角有颗钉子；亚历山大从那上面解下一把钥匙，在锁孔里转了几下，推开了门。三人走了进去。

露西的第一印象是自己正置身于一个异常拙劣的博物馆之中。屋里有两个大理石雕的罗马皇帝头像，两眼暴突，正对着她怒目而视；一具希腊罗马艺术衰落时期的巨大的石棺，一个立在基座上傻笑的维纳斯，一只手抓着下坠的衣裙。除了这些艺术品之外，还有两张折叠桌，几把堆在一起的椅子，以及各色各样的零星物品：比如一台生锈的手动割

① 惠斯特牌：类似桥牌的一种纸牌游戏。——译注。

草机，两个桶，一对虫蛀的汽车椅垫，一把漆成绿色的铁制花园椅——还是掉了一条腿的。

“我记得就在这儿看见油漆的。”亚历山大也不敢十分确定了，他走到墙角边，把遮在那儿的破帘子拉开。

他们找到了两个油漆罐和几把油漆刷，刷子已经变得又干又硬了。

“你们的确需要弄点松节油来。”露西说。

但他们没找到松节油。小伙子们自告奋勇要骑车去弄，露西也极力怂恿。她想：给草地高尔夫球号码牌刷油漆大概会让他们乐上一阵子吧。

露西喃喃自语着：“这地方真该好好打扫一下了。”

“要我就不会自找麻烦。”亚历山大劝说道，“如果这地方能派上什么用场的话，自然会有人打扫干净的，但每年这个时候它压根儿派不上用场。”

“要我把钥匙挂回门外去吗？是不是还搁在那儿？”

“是的。你看，这儿真没什么好拿的。不管怎么样，谁也不会要这些难看的石头家伙，足足有一吨重呢。”

露西也有同感，她实在不敢恭维克拉肯索普老先生的艺术品味。他似乎有种直感，可以把每个时期有代表性的最拙劣的艺术品准确无误地挑选出来。

小伙子们走了，把露西留在仓库里。她环顾四周，目光落到了石棺上，久久地停留在那儿……

那具石棺……

仓库里的空气有股霉味儿，似乎好久没通风了。她走到石棺边，只见上面有个沉重的盖子，盖得严严实实的。露西

一边看一边思索。

然后她离开仓库去到厨房，找了根重重的撬棍回来，这个活儿可真不容易干，但露西仍然顽强地撬着、撬着。

棺盖在撬棍的作用下，开始慢慢地升了上来。露西可以看得见里面的东西了……

第六章

几分钟后，露西脸色煞白地从仓库出来，锁了门，把钥匙挂回到钉子上。

她飞快地冲到马厩取车，沿着后面的车道开出去，在路尽头的邮局前停了下来，然后走进电话亭，投币，拨号。

"我想跟马普尔小姐说话。"

"小姐，她正在休息。您是艾尔斯巴罗小姐，是吗?"

"是的。"

"我不能打扰她，这事儿没什么好商量的。老太太上了年纪，需要多加休息。"

"你必须麻烦她来接一下，情况非常紧急。"

"我不——"

"请你马上按我说的去做。"

露西一旦下了决心，声音就变得像钢铁一样坚定，弗洛

伦斯听出了里面命令的意味。

没过多久，马普尔小姐的声音响了起来：

“喂？露西？”

露西深吸一口气，说：

“您的意见非常正确，我已经找到它了。”

“一具女尸？”

“是的，一个穿着毛皮大衣的女人。别墅附近有座兼作仓库和博物馆的房子，里面有个石棺，尸体就在那里面。您想让我怎么办呢？我认为应该去报告警方。”

“对，你应该报告警方，要赶快去！”

“但别的那些跟您有关的事情该怎么说呢？他们首先想知道的是我为什么要无缘无故地去撬起一个重重的棺盖。你要我编个理由吗？这个倒是可以。”

“不，你知道么，我认为我们惟一能做的事情就是一是一二是二地把事实陈述给他们听。”马普尔小姐的声音温和中不乏严肃。

“跟您有关的事儿也说？”

“每件事情都得说。”

露西苍白的脸上绽开了笑容：

“我动动嘴倒是简单，只怕他们很难相信！”

说着她挂断了电话，过了一会儿又接通了警察局。

“刚才我在拉瑟福德庄园‘长仓’的石棺里发现了一具尸体。”

“什么？”

露西又重复了一遍。她预计到下一问题，就该问她姓甚

名谁了，便先报上了自己的名字。

随后她驾车回去，放好车子走进了别墅，在大厅里思前想后踌躇了一会儿，果断地一点头，走进了书房，克拉肯索普小姐正在帮父亲填《泰晤士报》上的纵横字谜。

“我能跟您说几句话吗？克拉肯索普小姐？”

埃玛的脸上掠过一丝阴影，忧心忡忡地抬起头来，露西知道她纯粹是在为家务事担心，帮忙做家务的人说这种话就是要辞职不干了。

克拉肯索普老先生急躁地催促着：“啊，说啊，姑娘，说啊。”

露西对埃玛说：

“我想单独跟您谈谈。”

“乱弹琴！”克拉肯索普先生很是不满，“你有什么话就直接在这儿讲好了。”

“你稍等一会儿，父亲。”埃玛起身向门边走去。

老头儿火冒三丈：“真是瞎扯！你的话可以等一会再说嘛！”

“恐怕不能等啊。”露西答道。

克拉肯索普先生说：“一点礼貌都没有！”

埃玛走出房间进了大厅，露西紧跟其后，随手把门带上。

“嗯，”埃玛问，“有什么事吗？如果你觉得两个男孩在这儿你干的活儿太多的话，我也可以帮你做，而且——”

露西说：“根本不是那回事儿。我之所以不想当着您父亲的面说，是因为我知道他是个病人，只怕把他吓着了。您

不知道，刚才我在‘长仓’的石棺里发现了一具女尸，是被人谋杀的。”

埃玛·克拉肯索普愕然地盯着她：

“在石棺里？一个被谋杀的女人？这不可能啊！”

“很遗憾，千真万确。我已经给警察局打过电话了，他们随时都有可能来这儿。”

埃玛的脸微微红了起来：

“本来你报告警方之前应该先告诉我的。”

“真对不起。”露西道了声歉。

“我没听见你打电话呀——”埃玛瞥了一眼大厅桌子上的电话。

“我沿着那条路下去，在邮局打的。”

“奇怪！为什么不在这儿打呢？”

露西的脑筋飞快地一转：

“我怕那两个男孩在附近会听见——如果我在这儿打电话。”

“我明白了……是啊……我明白了，他们就要来了——我是说警察局的人？”

“他们已经来了。”露西说。话音刚落，一辆车子“嘎”的一声在前门停了下来，门铃声在屋子里回荡着。

“对不起，问您这件事情真是万分抱歉，”培根警督说。

他搀着埃玛的手臂，领她出了仓库。埃玛脸色苍白，一脸的病容，但依然把身子挺得笔直，步伐坚定地往前走着。

“我可以肯定从来没见过这个女人。”

"非常感谢,克拉肯索普小姐。我想了解的就是这一点。您要躺一躺吗?"

"我得去看看我父亲。我一听说这事就打电话给昆珀大夫,他现在正跟我父亲在一起。"

他们穿过大厅的时候,昆珀大夫正好从书房里出来。他高高的个子,态度和蔼,举止不拘小节,还略带几分愤世嫉俗。他的病人都觉得他很有意思。

他和警督互相点头致意,培根夸赞道:"克拉肯索普小姐非常勇敢地完成了一项让人很不愉快的任务。"

"不错,埃玛。"医生拍拍她的肩膀,"我一向知道你的承受能力很强。你父亲没什么事。进去跟他聊聊天,然后去餐厅喝杯白兰地。这是我给你开的处方。"

埃玛对他感激地一笑,走进了书房。

医生注视着她的背影,说:"她是个完美无瑕的女人,可惜到现在还没结婚。家里全是男人,只有她一个女的,真是活受罪啊。我记得她还有个妹妹,十七岁就嫁人了,算是得以幸免。埃玛这人其实长得挺漂亮的,要结了婚的话肯定是个贤妻良母。"

"我觉得她对父亲感情太深了。"培根警督说。

"她对父亲的感情其实还没深到那种程度,但她像某些女人一样,具备了一种天性,努力要使家里的男人们感到快乐。她知道她父亲喜欢做病人就让他做病人,对兄弟们也是如此。所以塞德里克觉得自己是个出色的画家;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哈罗德——以为自己的决断有多英明,埃玛又有多么依赖他;她还一惊一乍地听艾尔弗雷德吹嘘自己

与别人机智周旋的经历。哦，是的，她是个聪明的女人，一点都不笨。啊，您想让我帮什么忙呢？让我看看约翰斯通检查过的那具尸体吗(约翰斯通是法医)？看看是不是我凑巧开错了药，导致了她的死亡？”

“是的，我想请您去看看，大夫。我们想确认一下她的身份。总不可能让克拉肯索普老先生去辨认吧？恐怕会对他的心理造成太大的压力吧？”

“造成压力？胡说八道！你要是不让他看看，他永远不会原谅你我的！他都等得迫不及待了！这是十五年来让他最为兴奋的事情——而且看看又没什么损失！”

“这么说他实际上没什么大病了？”

医生说：“他已经七十二岁了，除此以外没什么大毛病。说真的，年龄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他患有奇怪的风湿痛，不过有谁没得过呢？他偏偏称之为关节炎。他饭后可能有点心悸，就一口咬定是‘心脏病’。可其实他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这种病人我见得多了！那些真正有病的人反而总是拼命自称身体健康。来来来，一起去看看你们的那具尸体。我想气味一定挺难闻的吧？”

“约翰斯通估计她是两周到三周之前死的。”

“那一定让人挺恶心的。”

医生站在石棺边往下看去，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好奇之情。虽然他刚才还说“气味难闻”，这会儿却又很职业化地对此无动于衷了。

“以前没见过她呀，不是我的病人。我也不记得在布拉克汉普顿一带见过她。她生前一定很漂亮——嗯——一定

有人曾拜倒在她的裙下。”

他们重新走到屋外，昆珀大夫望了望长仓。

“是在什么地方发现的？他们叫它什么来着——‘长仓’！在一具石棺里！真是匪夷所思！谁发现的？”

“露西·艾尔斯巴罗小姐。”

“哦？新来的那位帮工的小姐？她当时在干什么？在石棺里翻来翻去？”

培根警督板着脸说：“我正想问问她这个问题。现在轮到克拉肯索普先生了。您愿意——”

“我去带他过来。”

克拉肯索普先生裹着大围巾，步履轻捷地走过来，医生陪在她身边。

“可耻啊！真是有辱家声啊！我从佛罗伦萨把这口石棺带回来，那是在——让我想想——一定是在一九〇八年——要么是一九〇九年？”

“您得镇定一下。”医生告诫克拉肯索普先生，“您要知道，这东西看着让人怪不舒服的。”

“不管有多难受，我也得尽到自己的责任啊，是不是？”

克拉肯索普先生只在“长仓”呆了一小会儿，却仿佛已经过了很漫长的一段时间，他以异乎寻常的速度跌跌撞撞地冲到了外面。

“我这辈子从来没见过她！这是怎么回事？无耻之极！不是从佛罗伦萨带回来的——我现在想起来了——是从那不勒斯带来的，是非常出色的代表性艺术品啊！这蠢女人居然在这里面被人谋杀了！”

他扯着大衣左边褶子：

“我受不了了……我的心脏……埃玛在哪儿？大夫……”

昆珀大夫挽住他的手臂安慰道：

“您不会有事的。我给您开点兴奋剂——白兰地。”

他们一起往别墅走去。

“先生！先生！”

培根警督回头一看，两个男孩上气不接下气地骑着自行车来了，一脸的渴望和祈求。

“先生，请问我们能看看尸体吗？”

“不行。”培根警督一口拒绝。

“哦，先生，求您了，先生。您又不知道，兴许我们能认出她是谁呢。哦，求求您，先生，做做好事吧。谋杀案发生在这儿，就在我们的长仓里，您不让我们看多不公平啊，可能以后这种机会再也碰不上了。”

“你们俩是什么人？”

“我是亚历山大·伊斯特利，这是我的朋友詹姆斯·斯托达特—韦斯特。”

“你们在这附近看见过一个白肤金发、穿着浅褐色松鼠皮大衣的女人吗？”

“嗯，我记不太清楚了。如果我能看一眼的话——”亚历山大回答得很聪明。

“带他们进去吧，桑德斯。”培根警督对站在仓库门边的警察说，“一个人只能年轻一次呀。”

两个男孩高兴得大叫起来：“哦，先生，谢谢您了，先生。

您真是太好了，先生。”

培根转身向别墅走去，严肃地告诉自己：“现在，该去找露西·艾尔斯巴罗小姐了！”

露西领着警察来到“长仓”，简明扼要地说完来龙去脉后便退到了后院，不过她可没指望警察会就此罢休。

露西刚刚准备好晚上用的马铃薯条，就有人传话说培根警督想要见她。她把泡着薯条的一大碗冷盐水放到一边，跟着警察来到警督等候她的地方，镇静地坐下来等着他发问。

她报上自己的姓名和在伦敦的地址后，又主动地加了一句：

“如果您想全面了解我的情况，我可以给您提供一些人的姓名和住址以便查询。”

那些人都非常体面：一位是海军五星上将，一位是牛津大学某学院院长，还有一位英帝国的勋爵夫人。培根警督不由自主地对她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那么请问您，艾尔斯巴罗小姐，您为了找油漆进了‘长仓’，我说得没错吧？您找到油漆之后，又拿了根撬棍撬开石棺盖，从面发现了尸体。您想在石棺里找什么呢？”

“我想找一具尸体。”露西说。

“您想找一具尸体，就真的找到了？您不觉得这种故事太离奇吗？”

“哦，是啊，是很离奇，请您允许我解释一下。”

“我的确认为你最好是解释一下。”

露西把这个轰动性发现的前因后果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

警督有种被冒犯的感觉，他把露西的话总结成为：

“一个老太太雇用你来这儿找份差使，趁机在屋里和院子里搜寻一具尸体？是这样的吗？”

“是的。”

“这位老太太是谁？”

“简·马普尔小姐，她现在住在麦迪逊路四号。”

警督一一记了下来。

“您指望我相信这个故事吗？”

露西温和地回答：

“不。等您和马普尔小姐见了面，得到她的确认之后，也许您会相信的。”

“我会马上去跟她见面的，她一定是神经错乱了。”

露西本来想指出他的话正确与否并不能证明别人的神经是否有问题，但还是忍耐住了，问道：

“您打算怎么跟克拉肯索普说呢？我指的跟我有关的事情。”

“为什么要这么问？”

“噢，就马普尔小姐来说，我已经完成任务了，找到了她要找的尸体，但我仍然受雇于克拉肯索普小姐，再说屋里还有两个饿着肚皮的男孩呢，这件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之后，家里其他人也要陆续到来，她需要有人帮她分担家务。如果您告诉她我做这份工作只是为了寻找尸体，她八成会把我赶走；您要不说的话，我还能继续做下去，给她帮点忙。”

警督狠狠地盯了她一眼，说：

“目前我不会对任何人透露任何消息，我还没有查证你的陈述是否属实，只知道这一切可能都是你编造出来的。”

露西站起身来。

“谢谢，那么我可以回厨房继续干自己的事情了。”

第 七 章

“你是不是在想我们最好请伦敦警察厅刑事部的人来协助办理此案，培根？”

警察局长用询问的目光看着培根警督。这位警督是个大个子，轻易不动声色，脸上总带着一副对人类极端厌恶的神情。

“那女人不是本地人，局长。”他说，“从她的内衣来看，有理由可以相信，她可能是个外国人。当然，”培根警督赶快补充了一句，“我暂时不会把消息泄露出去的，一直到侦讯结束我们都要严守秘密。”

警察局长点点头。

“我想侦讯纯粹是个形式吧？”

“是的，先生。我已经见过验尸官了。”

“验尸安排在——什么时候？”

“明天。我听说克拉肯索普家的其他成员也会来这儿，那可是个大好机会，说不定他们中间有谁能认出她来。他们明天都要来。”

他把捏在手里的名单查看了一下。

“哈罗德·克拉肯索普，他在伦敦老城区里也算得上一个人物了——听说还是个重要人物。艾尔弗雷德，不太清楚他在从事什么职业。塞德里克，就是住在国外的那个，画画儿的。”警督强调着“画画儿”这个词，使它充满了一种不祥的意味。警察局长咧嘴一笑，问道：

“那还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证明克拉肯索普家族与这起谋杀案有牵连喽？”

“除了尸体就在这地方发现的之外。”培根警督回答，“当然，他们家那位搞艺术的也有可能认出那女人，不过让我想不通的是她们对火车上有关情形的描述，真是乱七八糟，有悖于常理。”

“啊，是啊，你已经见过这老太太了，这位——喔（他看了看桌上放的备忘录）——马普尔小姐。”

“是的，先生。她对整件事情所抱的态度非常坚决、肯定。我不知道她是否神经有问题，反正她一口咬定自己朋友的所见所闻以及别的事情都是千真万确的，就情形来看，我敢说这些事儿都是虚构的，是老太太们胡编乱造出来的。比如说花园最里面有个飞碟啊，图书馆里有俄国间谍啊。但显而易见的是她的确雇用了这个年轻女人，就是那帮忙做家务的女人，要她去找具尸体，而那女孩也确实找到了。”

“而且确实找到了一具尸体，”警察局长说，“唉，这个故

事真是离奇呀。马普尔，马普尔小姐，这名字听起来有点耳熟嘛。不管怎么样，我要跟伦敦警察厅刑事部联系。我想你的推断是正确的，这不是一起本地的案子——不过我们现在还不能把这件事情公布出去，暂时要对新闻界守口如瓶。”

侦讯纯粹是在走形式，没人来认领那具女尸。露西作为尸体的发现者被传唤到场作证，法医也证实了那女子的死因是被人掐住脖子窒息而死。整个侦讯程序就此告一段落。

克拉肯索普一家人走出举行侦讯的大厅时，外面天气阴冷，狂风怒号。一共有五个人被传讯：埃玛、塞德里克、哈罗德、艾尔弗雷德和布赖恩·伊斯特利——已经去世的伊迪丝的丈夫。还有温伯恩先生，那家负责处理克拉肯索普家法律事务的律师事务所的老板，他是不辞辛苦地从伦敦专程赶来的。他们哆哆嗦嗦地在人行道上站了一会儿，周围聚集了一大堆人，“石棺女尸”种种很具刺激性的细节已经被伦敦和当地的报界炒得沸沸扬扬。

四周响起一片窃窃私语：“就是他们……”

埃玛大声说：“我们离开这儿吧。”

一辆租来的大型戴姆勒轿车驶到了路边上，埃玛钻进车里，打手势招呼露西。温伯恩先生、塞德里克、哈罗德也跟在后面进了车子。布赖恩·伊斯特利说：“我可以带艾尔弗雷德坐我的小巴士。”司机关上车门，戴姆勒车一切就绪，即将起动了。

“哦！等等！”埃玛叫起来，“还有两个孩子！”

先前人们没理会两个男孩的苦苦哀求，把他们留在拉瑟福德庄园里，但现在两个又出现了，咧着嘴笑得很开心。

“我们骑自行车来的。”斯托达特一韦斯特说，“那位警察先生非常和气，放我们从后面进人会堂，我希望您不会介意，克拉肯索普小姐。“他礼貌地加了一句。

“她不会介意的。”塞德里克代他的妹妹回答，“你们也只能年轻一次啊。我猜这是你亲眼目睹的第一次侦讯，是吗？”

亚历山大答道：“真是太令人失望了。草草收场了事。”

“我们不能停在这儿聊天呀，旁边有一大群人呢，他们都带着相机。”哈罗德焦急地催促着。

他打了个手势，司机遵命把车子开出路边，两个男孩子快乐地挥着手。

“草草收场！”塞德里克说，“只有他们才会那么想，那些少不更事的孩子！这只是个开始罢了。”

“这一切真是不幸，太不幸了！我想——”

哈罗德说着看了看温伯恩先生，温伯恩先生把他那薄薄的嘴唇抿得紧紧的，厌烦地摇着头，闷声道：

“我希望整件事情能很快地水落石出，有个令人满意的结果。警方破案很有效率的。不过正如哈罗德所说，这一切实在太不幸了。”

他一边说一边瞅着露西，眼光中明显地流露出责备之色。他的眼神仿佛在说：“如果不是因为你这个年轻女人在那儿多管闲事，那就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了。”

这种想法，或者说是一种相似的想法，被哈罗德·克拉

肯索普讲出来了：

“顺便问一下——唔——小姐——唔——唔，艾尔斯巴罗小姐，你为什么要在石棺里寻来寻去呢？”

露西早就在想，不知什么时候某位家庭成员会想到这上面去。她原以为警方一定会先问这个的，结果奇怪的是直到现在才有人要追究这个问题。

塞德里克、埃玛、哈罗德和温伯恩先生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她。

她的回答关系重大，自然已经准备一段时间了。

“说真的，”她迟迟疑疑地答道，“我也不太清楚……我的确觉得那整个地方需要搞一次大扫除，彻底打扫一下，那儿有——”她犹豫了一下，“一种很古怪、很难闻的气味……”

她设想得非常正确，每一个人一想到那令人作呕的气味，都会赶快退避三舍的。

温伯恩先生低语着：“是的，是的，当然……法医说大约有三星期了……你们想到了吗，我认为我们都应该努力一下，别老是去想这件事情了。”他对脸色苍白的埃玛鼓励地一笑：“记住，这个可怜的年轻女人跟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都没有关系。”

“啊，但你也不能打包票呀，你做得到吗？”塞德里克问。

露西·艾尔斯巴罗颇感兴趣地看了他一眼，这截然不同的三兄弟早就引起她的好奇心了。塞德里克是个大个子，有一张饱经风霜的粗犷的脸，黑色的头发乱蓬蓬，态度亲切而愉快。他到机场的时候连胡子也没刮。虽然为了准备参

加侦讯会他特地刮了脸，却还是穿着刚来时的那套衣服，看来这是他惟一的衣服了：灰色法兰绒的裤子，松松垮垮的夹克，又打补丁又绽线的。他似乎在游戏人生，并且以此为荣。

他的弟弟哈罗德则正好相反，都市绅士和大公司董事的派头十足，他个头很高，体态匀称挺拔，头发是褐色的，两鬓微微有些秃了，还留着一丛小黑胡子。他的衣着也无可挑剔，剪裁合体的褐色外套，珍珠灰的领结。哈罗德的外表非常符合他的身份——一个精明的、成功的商人。

他冷冷地说：

“塞德里克，你说这话真是多此一举。”

“难道你不明白我的用意吗?毕竟她死在我们的仓库里呀。她去那儿干什么?”

温伯恩先生咳嗽一声，说道：

“也许有人——唔——在幽会。我听说本地人都知道钥匙就挂在门外的钉子上。”

从他的语调里可以听出，他对这种做法的疏漏之处极为不满。埃玛不无歉意地说：

“这是战时给空袭预防员预备的，那儿有个小酒精炉，他们自己煮热可可喝，后来因为里面实在也没什么好拿的，我们就把钥匙挂在门口了，这也是为了给妇女协会的人行个方便。如果我们把钥匙放在屋里，用起来可能会挺麻烦的——有时他们想要布置那个地方，家里却没人给他们钥匙。我们只有每天打杂的女工。没有住在家里的佣人……”

她的声音飘忽不定，兴味索然地做着机械而冗长的解释，仿佛思绪正停留在别的地方。

塞德里克飞快地瞟了她一眼，感到十分困惑：

"你好像很烦恼啊，妹妹？怎么回事？"

哈罗德恼怒地开了口：

"塞德里克，难道你当真还要问吗？"

"没错，我是要问。就算一个素昧平生的年轻女人在拉瑟福德庄园的仓库里被人杀死了——听起来倒很像维多利亚时代的通俗闹剧——就算埃玛那时候受了惊吓——但是埃玛一直是个很明智的女孩啊——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烦到现在。可恶！人们对任何事物都会慢慢习惯的。"

"某些人可不像你那样，对凶杀案司空见惯的。她们需要用更长的时间去适应。"哈罗德语含讥讽，"我敢说在马霍卡岛凶杀案一便士两个！"

"伊维萨岛，不是马霍卡岛。"

"这完全是一回事。"

"根本不一样——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岛。"

哈罗德继续数落着：

"我的意思是你住在容易冲动的拉丁人中间，凶杀案对你来说是家常便饭，但在英国，我们总把这种事情看得很严重。"他越说越恼火，又加了一句："说句老实话，塞德里克，你穿着这样的衣服参加公开侦讯——"

"我的衣服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吗？我穿起来很舒服呀。"

"它们很不合时宜。"

"不管怎么样，这是我随身带来的惟一一套衣服，我顾不上收拾衣箱就匆匆赶回家跟家人一起处理这事来了。我是个画家，画家就喜欢穿得舒舒服服的。"

“这么说，你还想画画喽？”

“看看，哈罗德，你说‘想画画’的时候——”

温伯恩先生很威严地清清嗓子，不满地说：

“这种讨论毫无益处。我亲爱的埃玛，希望你能告诉我，回城之前我还能为你做点什么。”

他的责备产生了效果，埃玛·克拉肯索普赶快回答：

“您能来这儿我就已经感激不尽了。”

“没关系，本来就应该有人代表你们家来参加侦讯，以便密切注视它的进程。我已经安排好了，在别墅里跟警督谈谈。尽管整个案子很让人头疼，但我坚信案情很快就会水落石出的。我看这案子的经过没什么蹊跷的地方。埃玛刚才跟我们说过，本地人都知道‘长仓’的钥匙就挂在门外面。看来这地方有可能被本地情侣用作冬天幽会的场所。不用说一定是两人起了争吵，某位年轻男子一时失去自制酿成大祸。他被自己做的事情吓坏了，突然他看见了石棺，想到这是一个藏尸的绝妙地方。”

露西心中暗想：是的，这个解释听来似乎很合情理，大家正是那么想的。

塞德里克说：“你说是本地的情侣——但本地并没有人认出那女孩啊。”

“时机未到嘛。毫无疑问，不久我们就会得知她的身份的，也有可能我们所谈的那个男子是本地居民，而这个女孩是从外地，也许就是布拉克汉普顿或别的地区来的。布拉克汉普顿可是个大地方——过去二十年里扩大了很多。”

“要是我是个女孩子，来跟我的情人相会，而他将我带

到一个前不挨村后不着店冷冰冰的仓库里来幽会，那我可受不了!”塞德里克反驳道，“我会在电影院里，和他美美地拥抱在一起。你会不会呢？艾尔斯巴罗小姐?”

“我们有必要老谈这个问题吗?”哈罗德悲哀地问道。

话音刚落，这辆汽车在拉瑟福德庄园前门外停了下来，于是他们都下了车。

第八章

温伯恩先生走进书房，一双依然不失精明的老眼径直越过已经见过面的培根警督，落到他身后那个一头金发、相貌英俊的男子身上，眼神有些闪烁不定。

培根警督作了一下介绍。

“这是警督级侦探克拉多克，伦敦警察厅新成立的刑事部来的。”

“伦敦警察厅新成立的刑事部——嗯。”温伯恩先生扬扬眉毛。

德莫特·克拉多克态度亲切，轻轻松松地切入了正题。

“我们奉命来调查这个案子，温伯恩先生。因为您代表克拉肯索普家族，所以我觉得很有必要告诉您一些绝密消息。”

克拉多克警督往往只对别人披露一小部分事实，却又

暗示对方整件事情的真相就是如此;谁也没有他表演得那么逼真。

“我可以确定培根警督也会同意的。”他瞟了瞟自己的同事,又加了一句。

培根警督十分严肃地表示赞成,好像这一切压根儿就不是事先安排好的。

“事情是这样的,”克拉多克说,“从我们已经掌握的情况看,有理由相信这个死去的女子不是附近一带的居民。她来自伦敦,最近刚从国外回来,大概——我们也不敢十分确定——是从法国来的。”

温伯恩先生又扬扬眉毛,问:

“是吗?真是这样吗?”

“因为出现了这种情况,”培根警督解释道,“所以警察局长觉得还是由伦敦警察厅出面调查这起案子更为合适一些。”

温伯恩先生说:“我只希望案子能早日真相大白。您肯定也能理解,这种事情给他们一家人带来了极大的不安。虽说并没有任何人被牵扯进去,可他们——”

他踌躇了一下,克拉多克警督飞快地接过话头:

“在自己的地盘上发现一个女子被人谋杀,总归是一件不太愉快的事情吧?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现在我想跟家里各位成员见个面,简单地聊聊——”

“我真不明白——”

“他们能告诉我什么呢?也许是没什么意思,但是谁也无法预料啊。我敢说能从您这儿打听到我所需要的大部分

资料，有关这幢房子和这一家人的。”

“但那跟一个从外国来、在这儿被谋杀的年轻女人又有什么关系呢？”

“哎呀，那正是关键所在。”克拉多克反问，“她为什么来这儿？跟这家人以前有什么联系吗？比方说，她过去会不会是这儿的佣人呢？也许是某位夫人的女佣。或者她来这里是想跟以前住在拉瑟福德庄园的人见面？”

温伯恩先生冷冷地说，自从乔赛亚·克拉肯索普一八八四年建起拉瑟福德庄园以来，就一直是克拉肯索普家族的人住在里面。

“这事本身就很有意思。”克拉多克说，“如果您愿意简单地给我讲讲家族的历史——”

温伯恩先生耸耸肩：

“没什么可讲的。乔赛亚·克拉肯索普是个制造商，生产糖果、开胃饼干、调味品、泡菜等等。他发了大财，建了这所房子。卢瑟·克拉肯索普，他的大儿子，现在住在这儿。”

“他还有别的儿子吗？”

“还有一个儿子亨利，一九一一年在车祸中丧生。”

“现在这位克拉肯索普先生没想过要卖房子吗？”

“他不能这样做，”律师干巴巴地答道，“根据他父亲遗嘱里的条件。”

“您能把遗嘱的内容告诉我吗？”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克拉多克警督笑了笑：

“因为如果我想知道的话，自己完全可以在萨默塞特宫

的登记里查到。”

温伯恩先生有些恼火，无可奈何地挤出了一丝笑容：

“您说得没错，警督。我只不过是抗议一下，因为您想要的资料与这案子毫无关系。至于乔赛亚·克拉肯索普的遗嘱嘛，也没什么秘密可言。他留下了一笔相当可观的财产，委托银行保管，儿子卢瑟可以终生享用银行所付给的利息。卢瑟死后这笔钱在埃德蒙、塞德里克、哈罗德、艾尔弗雷德、埃玛和伊迪丝几个人之间平分。埃德蒙在战争中阵亡，伊迪丝也在四年前去世，所以卢瑟·克拉肯索普过世后这笔财产就由塞德里克、哈罗德、艾尔弗雷德、埃玛和伊迪丝的儿子亚历山大·伊斯特利平分。”

“这房子呢？”

“那就归卢瑟·克拉肯索普在世的最大的儿子或者他的子孙所有。”

“埃德蒙·克拉肯索普结过婚吗？”

“没有。”

“所以这房子实际上将归——”

“归第二个儿子——塞德里克。”

“卢瑟·克拉肯索普先生自己无权处理吗？”

“是的。”

“他对财产也没有控制权？”

“是的。”

“那岂不是很奇怪？我猜，”克拉多克警督非常精明，“他的父亲不怎么喜欢他。”

“您猜得很准，卢瑟对他们家的生意毫无兴趣。——实

际上他对任何类型的生意都缺乏兴趣，老乔赛亚对他的长子很是失望，因为卢瑟把他的时间都花在出国旅行和收集艺术品[1]上了，老乔赛亚对此很不理解。所以他把财产交给银行保管，留给再下面的那一辈。"温伯恩先生说。

"与此同时，这一辈人除了自己赚的和父亲给的钱外，并没有别的收入；他们的父亲收入相当可观，又偏偏无权处理本金。"

"正是这样，但所有这些跟一个外国来的、不知名的年轻女子遇害又有什么关系呢？我真是无法想象！"

克拉多克警督马上表示同意："看来是没什么关系，我只是想把所有的事实确认一下。"

温伯恩先生敏锐地看了他一眼，似乎对警督工作的细致颇为满意，随后站起身来说：

"如果你们没有别的情况要知道的话，我打算现在就回伦敦。"

他一边说一边瞧瞧这个，又瞧瞧那个。

"没有了，谢谢您，先生。"

大厅外传来响亮的锣声，开饭了。

"天哪，"温伯恩先生说，"我想一定又是哪个男孩子在表演敲锣的本事了。"

克拉多克警督提高嗓门儿以便能压过锣声：

"我们会让他们一家吃顿安稳饭的。不过培根警督和我午饭后会回来——两点十五分左右吧——跟家里每个人都

① "艺术品"原著为法文。——译注。

简单地谈谈。”

“您认为有必要吗?”

“这个么……”克拉多克耸耸肩,“只是碰碰运气罢了。也许有人会想起什么事情,给我们提供一点线索,从而解开这女人的身份之谜。”

“我怀疑,警督。我看八成不会。不过祝您好运。我刚才已经说过,这件令人不愉快的事情早日水落石出,对大家都有好处。”

他摇着头慢慢地走出了房间。

露西从侦讯会上回来就直接回到了厨房。她正在忙着准备午餐的时候,布赖恩·伊斯特利把脑袋探进来问:

“我能帮你什么忙吗?做家务事我可是一把好手。”

露西稍稍集中起精神,瞥了他一眼,布赖恩是坐着他那辆莫里斯汽车制造厂制造的小汽车直接来到侦讯会的,她还没来得及好好品评一番呢。

映人她眼帘的人非常讨人喜欢,伊斯特利是一个三十出头、和蔼可亲的年轻男子。棕色的头发,一双很忧郁的蓝眼睛,还留了丛金黄色的大胡子。

“孩子们还没回来呢。”他说着进了厨房,坐到桌子上,“他们骑自行车还得再花二十分钟才能到家。”

露西微笑着回答:

“他们是打算不错过任何东西的。”

“也不能怪他们。我是说——年轻人么,头一次碰上侦讯会,而且这案子可以说就发生在自己家里。”

“您不介意从桌子上下来吧，伊斯特利先生？我想把烤盘放在那儿。”

布赖恩马上照办。

“我跟你说，那油脂已经熬热了。你要放什么进去？”

“约克郡式的布丁。”

“古老的约克郡式布丁，味道好极了。今天的菜单上有旧英格兰式的烤牛肉吗？”

“是的。”

“实际上就是葬礼用的烤肉。闻起来可香了。”他吸吸鼻子，一副很欣赏的样子，“我这么胡扯，你不会介意吧？”

“如果您来是要帮我忙的话，我何乐而不为呢？”她从烤箱上拿起另一个盘子，“这儿——把这些土豆翻个个儿，这样另一边才能烤成金黄色。”

布赖恩欣然从命。

“我们参加侦讯会的时候，这些东西就在这儿嘶嘶地烤着吗？烤焦了怎么办？”

“绝对不可能。烤箱上有度数，可以控制时间。”

“是某种电脑，对吗？”

露西往他那边飞快地瞟了一眼。

“完全正确。现在把盘子搁到烤箱里，搁这儿，把盖布拿来。把它放在第二层上。顶层我想放约克郡式布丁。”

布赖恩按她的要求干了起来，突然他不由自主地尖叫了一声。

“烫着自己了？”

“有一点。烹饪真是一种危险的游戏！”

“我猜您从来没有自己做过饭吧?”

“说句老实话,我自己做饭——而且经常做,但做的不是这种东西。我会煮鸡蛋——如果没忘了看钟,还会做熏肉蒸蛋,也会在烤架上挂块牛排烤来吃吃,要么就开个罐头喝汤。这种电动的玩意儿我公寓里也有一个。”

“您住在伦敦吗?”

“如果你把那种生活称为‘住’的话,那我是住在伦敦。”

他的声调中带着几分凄凉,看着露西把搅拌好的约克郡布丁糊放到盘子里。

“呆在这儿真开心啊。”他说着叹了口气。

露西忙完手头上的活儿,越发仔细地打量起他来。

“什么让您开心? 这个厨房吗?”

“是啊,它使我回想起我们家的厨房,那时候我还是个孩子。”

这话让露西觉得布赖恩·伊斯特利身上有种奇怪的被遗弃的感觉。她认真地观察着他,才恍然意识到他并没有自己先前想的那样年轻,一定已经将近四十岁了,但似乎很难想到他是亚历山大的父亲。他让露西回忆起战时结识的许多年轻飞行员。那时她还是个十四岁的少女。如今她已经长大了,走人战后的世界——但她感到随着时光的流逝,布赖恩并没有长大,反而落在了别人的后面,他下面那句话印证了露西的想法。他又慢慢地坐到桌子上,说:

“这个世界让人无所适从,是不是? 我指的是人很难确定自己在其中的位置。你也知道,我们并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

露西想起从埃玛那儿听到的事情，便说：

"你曾经做过战斗机飞行员吧?还获得过一枚优异飞行员十字勋章。"

"就是那种东西把人放错位置的。你得了一枚奖章，所以别人尽量想让你生活得舒服些。他们都是好人，给你一份工作以及别的东西。可那些工作全是管理型的，整天坐在办公桌前和数字纠缠不休，况且你未必就擅长干这类事情。我有自己的想法，你知道吗，有时也能想出一两个挺不错的计划。但我找不到人支持，也找不到人加入和提供资金。如果我有一笔钱的话——"

他沉思了一会儿，又说：

"你不认识伊迪丝吧？我的妻子。不，你当然不会认识。她跟这儿所有的人都不一样，比如说，她比较年轻，还在空军妇女辅助队里服务过。她总说她父亲有点疯狂，你知道，他的确有点不正常。在金钱上头吝啬得要命。事实上他那钱也带不走，死后就得被分掉。伊迪丝那份当然归亚历山大，不过他得到二十一岁才能动用。"

"对不起，您能不能再从桌子上下来？我想把菜盛到盘子里，再做点调味肉汁。"

就在这时，亚历山大和斯托达特一韦斯特回来了，满脸通红，上气不接下气的。

"哈啰，布赖恩。"亚历山大亲密地跟他父亲打着招呼，"原来您在这儿呀？啊！多棒的牛肉！有约克郡布丁吗?"

"有啊。"

"我们学校的约克郡布丁做得糟透了，又湿又软的。"

露西说："别挡着道儿，我还想做点肉汁呢。"

"多做点肉汁吧。我们能不能把两个调味碟都装满呢？"

"可以。"

"好哦！"斯托达特一韦斯特小心翼翼地发出这个词儿来。

"我不喜欢肉汁给做得白白的。"亚历山大急切地告诉露西。

"不会做得很白的。"

"她是个出色的厨师。"亚历山大对他父亲说：

露西有一瞬间觉得他们俩的角色弄颠倒了。亚历山大的口气倒像一个慈祥的父亲对着儿子说话似的。

"我们能帮上忙吗？艾尔斯巴罗小姐？"斯托达特一韦斯特礼貌地问道。

"没错，你们能助我一臂之力。亚历山大，去敲锣宣布开饭。詹姆斯，你能把这个托盘端到餐厅里去吗？还有您伊斯特利先生，把肉片捧进去好吗？我来拿土豆和约克郡布丁。"

"这儿还有个伦敦警察厅刑事部的人呢。"亚历山大问，"你觉得他会不会跟我们一起吃饭？"

"那就得看你阿姨怎么安排了。"

"我看埃玛阿姨不会在意的……她非常热情好客，但哈罗德舅舅会不高兴的，他一直对这起谋杀案耿耿于怀。"亚历山大端着盘子出了门，又扭头加了一句，"温伯恩先生和伦敦警察厅刑事部的人在书房里。但他说他得赶回伦敦，不留下来吃饭了。来，斯托德斯。哦，他已经去敲锣了。"

这时候锣声响了。斯托达特一韦斯特真是个艺术家，他

施展出浑身解数敲着锣，底下所有谈话的声音都被锣声压下去了。

布赖恩把肉片端了进来，露西紧随其后端着蔬菜，接着她又回厨房拿了满满的两碟肉汁过来。

埃玛快步走下楼时，温伯恩先生正站在大厅里戴手套。

“您真不能留下来用午餐吗？温伯恩先生？都已经准备好了。”

“不了，我在伦敦还有个重要约会。火车上也有餐车的。”

“您实在是太好了，还特地赶到这儿来。”埃玛感激不尽。

两位警官从书房里走了出来。

温伯恩先生握着埃玛的手说：

“没什么好担心的，亲爱的。这位是伦敦警察厅刑事部的克拉多克警督，他是来主持调查这个案子的。他两点十五分再来这儿向你了解一些事情，以便协助调查。我已经说过了，你没什么好担心的。”他看看克拉多克，问道：“我可以把您跟我说的话再转告给克拉肯索普小姐吗？”

“当然可以，先生。”

“克拉多克警督刚才告诉我，这个案子几乎可以断定不是地方性的。他们认为遇害的那个女人是从伦敦来的，有可能是外国人。”

埃玛·克拉肯索普突然问：

“外国人？她是法国人吗？”

本来温伯恩先生说这番话分明是想安慰安慰埃玛，听

了这话他有些吃惊,德莫特·克拉多克的目光迅速从他那儿转移到埃玛脸上。

为什么她一下子就断定那被谋杀的女人是法国人呢?为什么这个想法让她深感不安呢?克拉多克大为不解。

第九章

真正赏识露西烹制的美味佳肴的，只有两个男孩子和塞德里克·克拉肯索普。塞德里克本是因为这起谋杀案被召回英国的，却似乎丝毫没有受到它的影响。他好像真的把这件事情看成了一个挺不错的恐怖笑话。

露西注意到塞德里克这种态度让他的弟弟哈罗德大为恼火；哈罗德把这个案子视为对克拉肯索普家族的侮辱，强烈的受辱的感觉让他食不下咽。埃玛也是心事重重，愁容满面，吃不下什么东西。艾尔弗雷德似乎正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更是沉默寡言。他有一张瘦削的浅褐色脸庞，是一个相貌英俊的男子，只不过两只眼睛之间的距离太近了。

午饭后两位警官又回来了，彬彬有礼地问问他们是否能跟塞德里克·克拉肯索普先生谈谈。

克拉多克警督的态度亲切而友好。

“请坐，克拉肯索普先生。听说您刚从巴利阿里群岛回来，您住在那儿吗？”

“最近六年我都住在那里，在伊维萨岛上。那儿比这个沉闷乏味的国度更适合我。”

“我想您比我们享受到了更多的阳光。”克拉多克警督轻快地说，“您不久前刚刚回过家——准确地说是回家过圣诞节，是哪阵风又把您这么快地吹回来了？”

塞德里克咧嘴一笑：

“埃玛——我妹妹给我拍了个电报。我们家里从来没发生过谋杀案，我可不愿意错过这大好机会——所以就来了。”

“您对犯罪学很感兴趣吗？”

“哦，我们就不必用这么高深的术语了吧！我只是对谋杀本身感兴趣，喜欢看看侦探小说什么的。侦探故事在家门口上演，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此外，我想可怜的埃玛可能需要一点帮助，帮她应付老头子、警察以及其他的事情。”

“我明白了，它激发起您酷爱冒险的天性，同时也唤起了您对家庭的感情，您妹妹一定对您很感激——尽管另外两个哥哥也来这儿陪着她。”

“但不是来让她开心、给她安慰的。”塞德里克告诉克拉多克，“哈罗德烦着呢。伦敦的工商界巨子是不屑于跟一个被谋杀的身份可疑的女人搅和在一起的。”

克拉多克轻轻一扬眉毛。

“她是个——身份可疑的女人吗？”

“噢，你可是这方面的权威呀。不过从情形来看，我觉得很有可能。”

“我想也许您能猜出她是谁吧？”

“算了吧，警督，你已经知道了——或者你的同事会告诉你的，我并没有认出那女人。”

“我只是说猜一猜，克拉肯索普先生。您也许以前从没见过那女人，但您可以猜猜她是谁——或者她可能是谁。”

“你找错人啦，我的确是一无所知。我猜你在暗示她可能是来‘长仓’赴我们中间某个人的约会，但我们都不在这儿住呀。住在这房子里的只有一个女人和一个老头，你总不会真地以为她是来跟我敬爱的老爸爸约会的吧？”

“我们看法是——培根警督也同意我的意见——那女人可能以前跟这庄园有某种联系，也许已经是好多年前的事了。您回想一下，克拉肯索普先生。”

塞德里克想了一会儿，摇了摇头。

“我们家像大多数人家一样，偶尔请外国人帮忙料理家务，但我想不出谁会有这种可能性。你最好去问问别人吧，他们知道得比我多。”

“我们当然会问的。”

克拉多克靠回到椅背上继续提问：

“你在侦讯中已经听到了，法医无法准确断定死亡时间。时间比两周长，但不到四周——那大概就是圣诞节期间了。您告诉过我回家过的圣诞节，那么您什么时候到的英国，又在什么时候离开的呢？”

塞德里克思索片刻：

“让我想想……我是坐飞机来的。圣诞节前的那个星期六到这儿——就是二十一号。”

“您直接从马霍卡岛坐飞机来的？”

“是的。早上五点钟起飞，中午到达这儿。”

“您离开的时间呢？”

“我在第二个星期的星期五，二十七号坐飞机回去的。”

“谢谢您。”

塞德里克笑笑。

“真不幸，我正好有作案时间。说真的，警督，掐死年轻女人可不是我喜欢的圣诞节娱乐方式。”

“我也希望不是这样，克拉肯索普先生。”

培根警督只是露出一脸不以为然的神气。

“这种行为真是让人没太平日子过，你说是不是？”

塞德里克这个问题是对着培根警督问的，培根只是哼了一声。克拉多克警督礼貌地说：

“好了，谢谢您，克拉肯索普先生。没什么事了。”

“你觉得他怎么样？”塞德里克出去带上门后克拉多克问。

培根又哼了一声，说：

“目空一切，我不喜欢这种类型的人，这些艺术家生活放荡，很可能跟一些不正派的女人混在一起。”

克拉多克笑了。

“我也不喜欢他穿衣服的方式，”培根继续说下去，“显得一点儿都不庄重——穿成那样去参加侦讯会。我很长时间没见过那么脏的裤子了。你看见他的领结了吗？就像是

用彩色的绳子做的。你要是问我对他的印象如何，我看他就是那种能轻轻松松掐死一个女人并且不留丝毫痕迹的人。”

“噢，他并没有掐死那女人——如果他直到二十一号才离开马霍卡。这一点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查出来。”

培根看了他一眼，目光犀利。

“我注意到你并没有透露命案发生的准确时间。”

“是的，我们暂时还要保密。我总是喜欢在时机尚未成熟时留着一手。”

培根深有同感地点点头说：

“时机到来时再出其不意地告诉他们，那是最好的办法。”

“那么现在，”克拉多克说，“我们来看看我们伦敦城的高尚的绅士会说些什么。”

哈罗德·克拉肯索普嘴唇薄薄的，对这件事所言极少。“真是令人生厌——很不幸的意外事故。恐怕报纸……听说记者已经在要求采访了……这一切……太令人遗憾了……”

哈罗德语不成句，断断续续，最后终子告一段落。他靠回椅子里，脸上的表情就像突然闻到了一股很难闻的气味似的。

警督的试探毫无结果。不，他不知道那女人是谁或者可能是谁。是的，他来拉瑟福德庄园过圣诞节了，他直到圣诞前夜才来，但一直呆到下一个周末。

“那就这样吧。”克拉多克警督说，没有再追问下去。他已经知道哈罗德·克拉肯索普是提供不了什么帮助的。

下一个是艾尔弗雷德。他神情冷漠地走进房间，但反而显得太过火了一点。

克拉多克看着艾尔弗雷德·克拉肯索普，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他以前一定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位克拉肯索普家族的成员吧？或者报纸上登过他的照片？记忆中好像他与什么不太光彩的事情有关。克拉多克问起艾尔弗雷德的职业，但对方的回答含含糊糊的：

“我目前在从事保险业。直到最近我一直致力于把一种新型留声机投放于市场，是经过彻底改良的；说老实话，我干得很不错。”

克拉多克警督露出一脸赞赏的样子，可谁也不知道他正在留心观察艾尔雷德的衣着，并且准确地判断出那套衣服貌似考究实则价廉。塞德里克的衣服虽然很不雅观，几乎都快要脱线了，但本来是质料精良、剪裁合体的。这一位呢，虽然衣冠楚楚，但一望而知都是些便宜货。克拉多克接着和颜悦色地问了他几个例行公事式的问题。艾尔弗雷德显得很感兴趣，甚至有些兴奋起来：

“那女人从前在这儿做过事，这个想法很有道理。她不可能是某位夫人的女仆，我不清楚我妹妹有没有底过，但我想现在不会有这种事了。当然，有很多帮忙做家务的外国人经常来来去去的。我们雇过波兰人——还用过一两个喜怒无常的德国人。既然埃玛断定不认识那女人，我看您就可以打消这个念头了。警督，埃玛对人的相貌记得可清楚了。不不，如果这女人是从伦敦来的……顺便问一下，您怎么会想到她是伦敦来的呢？”

他似乎是在不经意中间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眼神犀利，充满了兴趣。

克拉多克警督笑着摇摇头。

艾尔弗雷德热切地望着他：

“不想说，是吗？也许是她大衣口袋里的回程票，对不对？”

“也许吧，克拉肯索普先生。”

“好吧，假定她是从伦敦来的，也许她来会面的那个家伙知道‘长仓’是个好地方，可以在那儿神不知鬼不觉地进行谋杀。很明显，他了解这儿房子的构造。警督，如果我是您的话，我就要去找他。”

“我们正在找。”克拉多克警督沉着面自信地吐出了这几个字。

他谢过艾尔弗雷德，把他打发走了。

“你知道吗？”克拉多克对培根说，“我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这家伙……”

培根警督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很厉害的角色，只怕聪明反被聪明误。”

“我没想到您要见我。”布赖恩·伊斯特利走进房间，在门边踌躇了一下，抱歉地说，“严格来讲，我并不属于这个……”

“我想，您是布赖恩·伊斯特利先生，四年前过世的伊迪丝·克拉肯索普的丈夫？”

“是的。”

"哦,谢谢您,伊斯特利先生。特别是如果您知道什么情况,觉得在某些方面会对我们有所帮助的话——"

"但我并不知道呀。我也希望我知道。这整件事情真是古怪透顶,是不是?大冬天的过来在四面漏风的旧仓库里跟人见面,我可不喜欢那样做!"

"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克拉多克警督深有同感。

"她真是外国人吗?传闻似乎是这么说的。"

"这对您有什么启发吗?"警督敏锐地看着他,但布赖恩温和的脸上一片茫然。

"没有,说实话没什么启发。"

"也许她是法国人。"培根警督说,话里隐隐透出怀疑的意味。

布赖恩稍微热心了一点,蓝眼睛里闪过一抹很感兴趣的神气,还摸了摸自己金黄色的大胡子。

"真的,放荡的巴黎女郎?"他摇摇头,"从总体来看,这就更匪夷所思了,是不是?我是说,居然会在仓库里乱搞一气!您没有遇上别的石棺陈尸案吧?会不会是他们中间某一个人过于冲动——或者有点心理变态?自以为他是卡利古拉[①] 或者诸如此类的大人物?"

克拉多克警督甚至没有费心去反驳他的话,相反,他随随便便地问道:

"据您所知,克拉肯索普家庭里没有人跟法国人有联系——或者——或者——有亲戚关系吗?"

---

① 卡利古拉,罗马皇帝(公元12~41),以残忍著称。——译注。

布赖恩说克拉肯索普一家子不是那种生活很放纵的人。

"哈罗德体体面面地娶了个穷贵族的女儿，那人脸孔长得像鱼。我觉得艾尔弗雷德对女人没什么大兴趣——他总是喜欢从事一些不正当的交易，最终总是没什么好结果。大概在伊维萨有几个西班牙女郎[①]对塞德里克百般讨好。女人们总是为塞德里克倾倒。他经常不刮脸，那样子就像从来不洗澡似的，真不明白为什么他对女人那么有吸引力，可显而易见事实就是这样——我说，我对你们没什么帮助吧，是不是？"

他对他们咧嘴笑笑：

"最好找小亚历山大来帮这个忙。他和詹姆斯·斯托达特一韦斯特正大张旗鼓地出去寻找线索呢。我敢打赌他们会有所发现的。"

克拉多克警督说但愿如此，然后谢过布赖恩·伊斯特利，并且说他还想跟埃玛·克拉肯索普小姐谈谈。

克拉多克警督比先前更加专心地看着埃玛·克拉肯索普。他仍然对午餐前埃玛听了他的话后脸上受惊的表情感到迷惑不解。

一个很文静的女人，既不笨也不聪明。有一种女人总是让人感到亲切而舒服，男人们也把这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她们仿佛掌握了某种艺术，能让一间屋子产生家的感觉，使

① 女郎：原著为法文，原意为一种小雪茄烟，这里指女郎。——译注。

家里充满宁静和谐的气氛。他觉得埃玛·克拉肯索普正是这种人中的一个。

这样的女人经常被低估，在她们安安静静的外表之下有着强烈的个性，她们是不容忽视的。克拉多克想，也许解开石棺女尸之谜的线索就埋藏在埃玛的心灵深处。

这些想法在克拉多克脑海中飞掠而过，与此同时，他问了不少无关紧要的问题。

“我想您没告诉培根警督的话不会太多，”他说，“所以我没必要用一大堆问题来困扰你。”

“您想问什么就尽管问好了。”

“温伯恩先生已经告诉您了，我们已经得出结论，这个遇害的女子并不是当地人。那或许会让您宽慰一点——温伯恩先生好像也是这么想的——但这给我们造成了更大的困难，更难辨认她的身份了。”

“可她难道没带什么东西吗？手袋？证件？”

克拉多克摇摇头：

“没有手袋，口袋里也没什么东西。”

“您不知道她的名字——她从哪里来——什么都不知道？”

克拉多克心中暗想：她想知道——并且急于知道那女人是谁。我怀疑她是不是一直都是这样。印象中培根并没有告诉我啊——他可是很精明强干的……

“我们对她一无所知。”他说，“所以我们希望你们中的哪一位能助我们一臂之力，您肯定自己无法帮助我们吗？即使您不认得她，您能想想她可能是谁吗？”

也许是他自己的想象，他觉得她在回答前稍稍犹豫了一下，才说：

“我确实什么也不知道。”

克拉多克警督的态度有些轻微的改变，不过除了声音稍稍强硬了一点之外，几乎令人察觉不到。

“当温伯恩先生告诉您那女人是外国人时，您为什么认为她是法国人呢？”

埃玛不慌不忙，轻轻一扬眉毛：

“我说过吗？是的，我想我是说过。我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只是我们在没有发现外国人的真正国籍前，总是容易以为他们是法国人。国内大部分外国人都是法国人，难道不是吗？”

“哦，我觉得恐怕不是这样的吧，克拉肯索普小姐。现在不同于以往了，我们这儿有这么多不同国籍的人。意大利人，德国人，奥地利人，还有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人……”

“对，我想您是对的。”

“您难道不是因为什么特殊的理由，才认定这女人可能是个法国人吗？”

她并没有急于否认，思索片刻后才几乎是遗憾地摇摇头说：

“不，我确实不这么认为。”

四目相接，埃玛的目光温和平静，毫无畏缩之意。克拉多克看看培根警督，后者则往前探着身子，拿出一个珐琅小粉盒。

“您认得这个吗？克拉肯索普小姐？”

她拿过去仔细端详了一番。

“不认得，肯定不是我的。”

“您不知道这是谁的吗？”

“不知道。”

“那么我认为我们暂时没有必要打扰您了。”

“谢谢。”

她对他们笑笑，起身走出了房间。也许又是出于想象，克拉多克觉得她如蒙大赦，走得飞快。

“你认为她知道什么吗？”

克拉多克警督沮丧地说：

“在某个特定阶段，人们总是容易认为别人知道的东西比他愿意告诉你的要多一点。”

“人们通常都是这样的。”培根从他多年的人生经验出发得出了这个结论。“只是，”他又加了一句，“往往跟手头上正在处理的事情没什么关系。不外是家里什么人犯了小错，或者做了傻事自寻烦恼，不想公之于众罢了。”

“是的，我知道。那么，至少——”

克拉多克警督的话还没来得及说出口，门突然被推开了，克拉肯索普老先生拖着步子火冒三丈地走了进来！

“伦敦警察厅刑事部的人来这儿，事情就变得一团糟！也不先跟一家之主打个招呼，真是一点礼貌都没有！我倒想知道，谁是这房子的主人？回答我！谁是这儿的主人！”

“当然是您，克拉肯索普先生。”克拉多克起身安慰他，“但我们明白您已经把所知道的事情都告诉培根警督了，况且您的身体也不太好，我们不能在这个问题上过于刨根问

底。昆珀大夫说——”

“大概——大概我的身体的确不很健壮……至于昆珀大夫呢，他十足像个老太婆——不过他绝对是个好医生，非常了解我的病情，但恨不得拿棉花把我裹起来才好。他头脑里总是想着我的饮食状况。圣诞节的时候，我的病情起了一点变化，他就一个劲儿地问我——吃了什么？什么时候吃的？谁做的？谁拿来的？真是大惊小怪！大惊小怪！尽管我身体不算太好，总还能尽自己所能帮你们一下吧？这个凶杀案就发生在我自己家里——不管怎么说也是在我的仓库里呀！那幢建筑很有意思，是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本地的建筑师说不是——那帮家伙简直不知所云！不会比一五八〇年晚一天——不过那不是我们要谈论的主题，您想了解什么？你们现在得出什么推断了？”

“克拉肯索普先生，说推断还为时过早，我们仍在努力调查那女人是谁。”

“你们说是外国人？”

“我们是这样认为的。”

“敌国间谍？”

“我认为不太可能。”

“你认为，你认为！这些间谍无处不在！四处渗透！为什么内政部把他们放进来！我敢打赌她是来刺探工业秘密的，她干的勾当就是那个！”

“在布拉克汉普顿刺探？”

“到处都是工厂，我们家后门外面就有一个。”

克拉多克把询问的目光投向培根，培根回答道：

“是生产金属盒子的。”

“您怎么知道他们真是在生产金属盒子?不能轻信那些家伙告诉你的话。好吧,就算她不是间谍,那么你认为她是谁呢?认为她跟我的某个宝贝儿子有一手?如果真是这样,那一定是艾尔弗雷德,不会是哈罗德,他太小心谨慎了。塞德里克呢,他不屑于住在英国。好了,那么她是艾尔弗雷德的相好。有个残忍的家伙知道她是来跟他相会的,就跟着来到这儿,把她给干掉了。怎么样?”

克拉多克警督圆滑地回答说那当然也是一种看法,但他又提到艾尔弗雷德·克拉肯索普先生并没有认出她。

“哼,他怕呗!还会有别的什么!艾尔弗雷德一直是个胆小鬼。记住,他还是个撒谎精!说起谎来面不改色,我的儿子没一个是好东西!一群贪得无厌的东西!眼巴巴地等着我死,那才是他们真正的职业呢。”他自以为风趣地笑笑,“让他们等好了。我可不想死了让他们得逞!好了,我只能帮你这些了……我累了,得去休息休息。”

他又拖着脚走了。

“艾尔弗雷德的相好!”培根疑惑地说,“我看尽是那老头编出来的。”他停下来犹豫了一会儿又说:“我个人觉得,艾尔弗雷德是清白的——也许他在某些方面不太靠得住。但并不是我们目前要调查的对象,听我说,我倒是怀疑那个在空军里呆过的家伙。”

“布赖恩·伊斯特利?”

“是的,我遇到过一两个他那种类型的人。可以说他们到处漂泊不定——过早地去冒险,出生入死,过着很有刺激

性的生活。现在他们发现生活沉闷乏味。很不如意。尽管在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对他们有些苛刻，但我也不知道如何去帮助他们。他们现在的样子，可谓大势已去，没有任何前途了。而且他们是那种不怕冒险的人——普通人总是本能地'万事求稳'，这样做不仅是出于道德感，更大程度上是出于谨慎。但这些家伙不怕——他们的词汇中没有'谨慎'这个词。如果伊斯特利跟一个女人纠缠不清从而想杀她的话……"他打住了话头，无可奈何地一甩手，又说："可是他为什么想杀她呢？假设你杀死了一个女人，为什么又把尸体放到你岳父家的石棺里呢？不不，要是你征询我的意见，我看这一家人没人跟这起凶手案有牵连。可以这么说吧，如果案子牵涉到他们，他们就不会自找麻烦，把尸体搬到自家后门口来了。"

克拉多克也同意那样做几乎毫无意义可言。

"你在这儿还有事情要办吗？"

克拉多克回答说没什么事了。

培根提议回布拉克汉普顿喝杯茶，但是克拉多克警督说他还要去拜访一个老熟人。

第 十 章

马普尔小姐坐在那儿，腰板挺得笔直，冲德莫特·克拉多克警督赞许地微笑着，身后还摆着几个瓷器狗和玛格丽特送给她的礼物。

她说："真高兴派你来调查这起案子，我本来就希望你能来。"

"我一收到你的来信，"克拉多克答道，"就直接拿给副厅长看。他那时正好接到布拉克汉普顿警察局的报告，要求我们去协助调查。布拉克汉普顿方面似乎认为这不是一起地方性的案子。我告诉副厅长关于您的一些情况，他非常感兴趣，我想他是从我教父那儿得知您的大名的。"

"亲爱的亨利爵士。"马普尔小姐亲切地低唤着。

"他让我告诉他小收场一案的始末，您想听听他后来是怎么说的吗？"

"如果不算泄密的话，就跟我说说吧。"

"他说，啊，这案子办得真够轻率的，居然全是两个老太太想出来的！奇怪的是，事实还证明她们是正确的！既然你认识其中一个老太太，我就派你去办这起凶杀案吧！所以我就来了。亲爱的马普尔小姐，那么我们现在从哪儿入手呢？大概您也知道，这不是什么官方的访问，我也没带手下的人过来，咱们可以先放松一下，随便聊聊。"

马普尔小姐对他微笑了一下。

"我可以肯定，谁要是只在正式场合见过你，绝对不会想到你会这么有人情味，而且你比从前更英俊了——别脸红啊……那么到现在为止，准确地说，你掌握了什么情况？"

"我想自己已经掌握所有资料了。我有您的朋友麦吉利卡迪太太在圣玛丽米德对警方所作陈述的原始记录，检票员对她的证词也作了确认，我还有送给布拉克汉普顿车站站长的字条。可以说对有关人物——铁路工作人员和警方的调查都已经进行过了。您古怪的猜想过程无疑要比他们高明。"

"不是猜，"马普尔小姐说，"我的一大优势是了解埃尔斯佩思·麦吉利卡迪，而别人没有做到。她的经历没有明确的旁证，如果没有关于失踪妇女的报告，人们自然会想到这只是一个老太婆在瞎想——上了年纪的老太太经常这样——但埃尔斯佩思·麦吉利卡迪是不会的。"

"埃尔斯佩思·麦吉利卡迪是不会。"警督表示赞同，"但愿能再见到她，真希望她没去锡兰。顺便说一下，我们已经安排好了，在锡兰跟她见面。"

“我推理的过程其实一点儿都没有创意，全在马克·吐温的小说里写着呢。学那个找到马的男孩子，他只是想象如果自己是一匹马将会去什么地方，他去了那个地方，马果然就在那儿。”

“于是您就想象要是自己是个残暴冷血的杀手，将会采取什么措施?”克拉多克注视着马普尔小姐白里透红、苍老衰弱的脸庞，不觉陷入了沉思，“真的，您的头脑——”

“像个水槽。我的侄子雷蒙德曾经说过。”马普尔小姐轻轻点头以示赞许，“我经常跟他说，水槽是必备的家庭生活设施，而且实际上是非常卫生的。”

“您能不能稍稍再进一步，把自己放到凶手的位置上，告诉我他现在会在哪儿吗?”

马普尔小姐叹了口气。

“但愿我能告诉你，可是我不知道——一点儿都不知道。但他一定是住在拉瑟福德庄园里的人或者是对庄园了如指掌的人。”

“我同意您的看法，可那样的话要调查的面就广了。在这儿打过零工的女人陆陆续续有很多。妇女协会——之前还有空袭预防员，他们都知道‘长仓’、石棺和放钥匙的地方，那儿的整个结构在当地已广为人知。住在附近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看中‘长仓’，作为自己行事的好地方。”

“确实如此，我非常理解你的难处。”

克拉多克说：“如果我们无法确认死者的身份，案情就不可能再有任何进展。”

“确认尸体大概也很难吧?”

"哦,最后总会查出来的。我们正在调查年龄和外表与此相似的失踪女子的报告,可是没有一个是符合所有特征的。验尸官认为她大概三十五岁左右,身体健康,可能已经结婚,至少生过一个孩子。她的毛皮大衣是便宜货,伦敦一家商店里买的。最近三个月里这样的大衣卖了几百件,买主百分之六十是金发碧眼的女子。没有一个售货小姐能认出死者的照片,或者记得圣诞节前曾有这样一个人买过大衣。她其余的衣服好像主要是外国货,大部分是在巴黎买的,上面也没有英国洗衣店的标志。我们已经跟巴黎警方联系过了,他们正在那儿给我们调查。当然迟早总会有人来报告某个亲戚或者房客失踪了,这只是时间问题。"

"那粉盒没什么用吗?"

"真可惜,没派上用场。里沃利路[1] 上有几百家商店在卖那种东西,非常便宜。顺便提一下,您要知道,当初该马上把粉盒交给警察局——或者更准确地说,艾尔斯巴罗小姐当时该这么做。"

马普尔小姐摇摇头:"但那时候并不存在什么凶杀案的问题呀。"她指出:"如果一位正在练高尔夫球的年轻女士在草丛里拾起一个没什么特殊价值的旧粉盒,她会马上拿着它跑到警察局去吗?"马普尔小姐停顿了一下,又斩钉截铁地补充道:"我认为先找到尸体才是明智之举。"

克拉多克警督来了兴趣:

"你好像一直对找到尸体这一点深信不疑?"

---

[1] "里沃利路"原著为法文。——译注。

“我对此很有把握。露西·艾尔斯巴罗是一个非常聪明能干的人。”

“我领教过了。她能干得惊人，都把我给吓坏了！没有哪个男人敢娶那样的女孩子！”

“嗯，我可不觉得……当然，得那种特别有本事的男人才敢娶她。”马普尔小姐沉思半晌，考虑着这个问题，“她在拉瑟福德庄园干得怎么样？”

“就我所知，他们完完全全地依赖着她。毫不夸张地说——全靠露西那双手，他们才有饭吃。顺便跟您提一下，他们对你们俩的关系一无所知。我们一直严守着秘密。”

“她现在跟我没什么关系了。她已经完成我交给她的任务了。”

“那么如果她想不干的话，就可以提出辞职走人了？”

“是的。”

“但她还是留下来了。为什么？”

“她没有对我提起过原因。她是个很聪明的姑娘，我想她已经产生兴趣了。”

“对这个案子感兴趣？还是对这个家庭感兴趣？”

“也许很难把这两者截然分开吧。”马普尔小姐说。

克拉多克定定地看着她：

“您心里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吗？”

“哦，没有——哦，我的天哪，没有。”

“我觉得您已经有了。”

马普尔小姐摇摇头。

德莫特·克拉多克叹了一口气：“那么用我们的行话

说，我只能‘继续调查’了。做警察真是乏味！”

“我坚信你会有收获的。”

“您还有什么看法要告诉我吗？更加有创意的猜测？”

“我在想剧团之类的事情。”马普尔小姐说得含含糊糊，“他们从一个地方流动到另一个地方，可能没有很多家庭的羁绊。去剧团找那样的年轻女子，就不大可能错过了。”

“是的，您说的有点道理，我们会从这个角度加以特别注意的。”他又追问了一句：“您在笑什么呢？”

马普尔小姐答道：“我在想埃尔斯佩思·麦吉利卡迪听到我们已经找到尸体时，脸上会是个什么表情！”

“哇！哇！”麦吉利卡迪太太感叹着，一时想不出什么话说，只是上下打量着眼前这个谈吐文雅、态度亲切的年轻人。他是带着证明文件登门造访的，随后她又把目光投到他递过来的照片上。

“就是她！是的，就是她！”她说，“可怜啊！我真高兴你们把她的尸体给找到了。没人相信我说的一个字！无论是警察、铁路上的工作人员，还是其他的人！不被人信任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啊！不管怎么样，反正我已经尽力了。”

那彬彬有礼的年轻人深表同情和理解。

“你说那尸体是在哪儿发现的来着？”

“在一个叫拉瑟福德的庄园的仓库里，就在布拉克汉普顿的郊外。”

“没听说过，真奇怪，尸体怎么会到那儿去的呢？”

年轻人没有回答。

“我想是简·马普尔发现的吧。你要相信简。”

“那尸体，”年轻人查了查记录，说，“是露西·艾尔斯巴罗小姐发现的。”

“我也从来没听说过。”麦吉利卡迪太太答道，“我还是认为简·马普尔小姐跟这件事情有着某种联系。”

“不管别的，麦吉利卡迪太太，您能确定这张照片上的女人就是您在火车上看见的那个吗？”

“她正快要被一个男人掐死了。是的，我可以确定就是她。”

“那您能把那个男人描述一下吗？”

“他是个高个子。”麦吉利卡迪太太说。

“还有呢？”

“头发是黑色的。”

“还有呢？”

“我只能告诉你这些了。他背对着我，我看不见他的脸。”

“您看见他时能认出来吗？”

“当然认不出来，他背对着我，我一直没看见他的脸。”

“您对他的年龄有没有概念？”

麦吉利卡迪太太想了想。

“没有——说真的，没有。我是说，我不知道……差不多可以确定，他不是特别年轻。他的肩膀看起来——嗯，挺厚实的。不知道你是不是明白我的意思。”年轻人点点头。“三十岁以上吧，我没法说得更确切了。你也知道，其实我并没有在看他，我看的是她——被人用手掐住喉咙，脸全青了

……你知道吗，现在有时候我还梦见……”

“这种经历真是可怕。”年轻人充满同情地说。他合上笔记本问：

“您什么时候回英国？”

“再过三星期吧，没必要急着回去吧？”

他赶快宽慰她：

“哦，不用不用，现在您也没什么可干的。当然，如果我们抓到凶手的话——”

他的话就此打住。

邮差送来了马普尔小姐写给她朋友的信。字迹笔画细长，非常潦草，字的下面还重重地画着好多线。麦吉利卡迪太太见多了这种笔迹，倒也不觉得难认。马普尔小姐详详细细、原原本本地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麦吉利卡迪太太一字不漏地一口气看完，感到十分满意。

她和简已经向别人证明：她们所说的话是千真万确的！

第十一章

“我实在是摸不透你。”塞德里克·克拉肯索普说。

他放慢速度，在猪圈快要倒塌的墙上走着，那猪圈已经废弃很久了。他紧紧地盯着露西·艾尔斯巴罗。

“摸不透什么？”

“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在赚钱谋生啊。”

“做佣人？”他一副轻蔑的口吻。

“你太落伍了！”露西说，“佣人，真是的！我是一个帮忙料理家务的人，一个职业家务工作者，或者说是个有求必应的人，主要是后者。”

“你不可能喜欢自己做的所有事情——煮饭，铺床，闹哄哄地转来转去做事，还有别的叫得上名叫不上名的活儿。还得把手臂泡在油腻腻的水里，一直没到胳膊肘。”

露西哈哈大笑起来：

“不仅仅只有这些琐事吧，烹饪很投合我热爱创造的天性。而且对我来说，心里真是还挺喜欢把原来一团糟的地方整理得井井有条的。”

“我住的地方总是一团糟。”塞德里克又作对似地加了一句，“我就喜欢那样。”

“你看上去好像的确如此。”

“我在伊维萨岛的小房子陈设非常简单，三个碟子，两个茶杯和茶杯碟，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到处都是垃圾、颜料点儿和石头屑——除了画画外我也搞雕塑——我不允许任何人碰我的东西。我从来不让女人靠近我的地盘。”

“任何身份的女人都不行吗？”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觉得一个有艺术品味的人总有自己的爱情生活吧？”

“我的爱情生活，按照你的叫法啊，那是我自己的事情。”塞德里克严肃地说，“我不能忍受女人在身边，整理房间，干扰我的工作，还把我支使来支使去的。”

“我真想去你的小屋看看，”露西说，“一定会是个挑战！”

“你不会有机会的。”

“我想也是。”

几块砖头从猪圈的墙上掉了下去。塞德里克转头往里看了看，里面成了荨麻草的天下。

“亲爱的老马奇，”他说，“我还记得很清楚，它性情很讨人喜欢，还是个多产的猪妈妈，最后一窝生了十七个。我们经常在天气好的下午来这儿，拿根棍儿给它挠背，它特别喜欢这样。”

“为什么这整片地方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不会仅仅是因为战争吧？”

“我猜你又想打扫这地方了，是不是？你真是个爱管闲事的女人！我现在明白为什么发现尸体的人会是你了。你连一个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石棺都不愿放过。”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不，不仅仅是因为战争，是我父亲的缘故。顺便问一句，你觉得他怎么样？”

“我还没有很多时间去想这个问题。”

“不要逃避回答问题。他吝啬得要命，我看还有点疯疯癫癫。当然，他讨厌我们大家——可能埃玛除外吧，那都是由于我祖父的遗嘱。”

露西一脸疑惑。

“我祖父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先是做脆饼、薄脆饼干、炸薯片等等下午茶的精美点心，由于他很有长远眼光，早早地把生产转向了奶酪和夹心面包，大规模地供应鸡尾酒会所需要的点心，从中赚了大钱。后来我父亲终于明白表示他的志趣要超出做脆饼之类的事情，并开始在意大利、巴尔干和希腊旅行，业余还研究艺术。祖父大为恼怒，他断定父亲既不是个做生意的料子，也没什么艺术鉴赏力——这两点都说中了——就把自己所有的钱都交给银行保管，留给他的孙子辈。父亲有一笔用来维持生活的收人，却无权动用本

金。你猜他怎么办？他停止花钱了，来这儿住下后就开始厉行节约。我说呀，到现在他积的财产跟祖父留下的也差不多了。可我们呢，哈罗德、我、艾尔弗雷德，还有埃玛，没拿到祖父一分钱的遗产。我是个一文不名的穷画家，哈罗德去从商，成了伦敦有头有脸的人物——他赚钱挺机灵的，不过我听传闻说他最近正陷于困境之中。艾尔弗雷德——嗯，我们家私下里叫他华而不实的阿尔夫——"

"为什么呢？"

"你想知道的未免太多了吧？因为阿尔夫是个败家子。他虽然还没进监狱，但也差不离了。战时他在军需部做事，但在非常可疑的情况下突然离职；此后他做过水果罐头方面的买卖，也很可疑——贩鸡蛋还惹出乱子，虽然并不是什么大规模的生意——只是附带做些不太可靠的交易。"

"告诉陌生人这些事情是不是不太明智呢？"

"为什么不行？你是警察局的探子吗？"

"说不定我就是。"

"我可不觉得。警方注意我们之前你就在这儿效力了。我说——"

他打住了话头，因为他妹妹埃玛从菜园那边的门进来了。

"哈啰，埃玛。看你好像为什么事情很烦恼啊。"

"是的，我想跟你谈谈，塞德里克。"

"我得回屋去了。"露西机灵地说。

塞德里克喊住她："别走，这起谋杀案实际上已经使你成为我们家的一分子了。"

"我还有很多事要干。"露西说,"我出来只是想拿点香菜。"

她赶快退到菜园里去。塞德里克的目光追随着她,说:

"好漂亮的女孩子。她到底是谁呢?"

"哦,她很有名的。"埃玛说,"干这一行是她的专长。别想露西·艾尔斯巴罗了,塞德里克,我现在烦死了。警方显然认为那个遇害的女子是外国人,还可能是法国人,塞德里克,你不觉得她可能是——马蒂娜吗?"

塞德里克好像一时还没反应过来,定定地看着埃玛:

"马蒂娜?但究竟是谁呢——哦,你指的是马蒂娜?"

"是啊,你觉得——"

"到底为什么会是马蒂娜呢?"

"嗯,你想一想就会觉得她拍的那个电报非常蹊跷。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发生的。你不觉得她可能会到这儿来,然后——"

"胡说八道,为什么马蒂娜会来这儿,还能找到去'长仓'的路?她去那儿干吗?我看绝对不可能!"

"你觉不觉得我应该告诉培根警督——或者另一个警督?"

"告诉他什么?"

"关于马蒂娜的事,还有她那封信。"

"你就别把事情复杂化了,妹妹,把许多风马牛不相及的事都扯进来,而且我本来就不太相信马蒂娜那封信。"

"我相信。"

"你没吃早餐前总是轻信子虚乌有的东西,老小姐,我

劝你安安稳稳地坐着，闭上嘴别说话。至于辨认那具宝贝尸体么，那是警察的事情。我敢打赌哈罗德也会这么说的。”

“哦，我知道哈罗德会这么说，艾尔弗雷德也是。可我还是很担心，塞德里克，我真很担心。我不知道怎么办好。”

“什么也不要做。”塞德里克迅速地回答，“你得守口如瓶，埃玛。别去自找麻烦，这是我的座右铭。”

埃玛·克拉肯索普长叹一声，慢慢走回屋去，心中还是无法释然。

她走上车道时，昆珀大夫刚好从屋里出来，打开他那辆破旧的奥斯汀轿车的车门。他一见埃玛就停下来，离开车子走了过来。

“哎，埃玛。”他说，“你父亲身体状况很好。凶杀案很对他的胃口，给了他生活的乐趣。我得向更多的病人推荐这种疗法。”

埃玛机械地笑了笑。昆珀大夫总是能迅速捕捉到对方的反应。

“出了什么事吗？”

埃玛抬头看看他。她已经变得非常依赖大夫，依赖他的善良与同情。他不仅仅是个医生，更是个可以依靠的朋友。他那种装出来的唐突态度并没能骗过她——她知道后面深藏的关切之情。

“是的，我很担心。”她承认。

“愿意告诉我吗？如果你不想讲的话就别讲。”

“我愿意告诉你。你已经知道一部分了。关键是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我觉得你的判断通常都是比较靠得住的。出了什么问题?”

“你还记得——也许你想不起来了——我曾经告诉你的有关我哥哥的事情——那个战争中阵亡了的哥哥?”

“你说他已经结婚了——或者想跟一个法国女孩结婚?是那回事吗?”

“是的。就在我收到那封信后,他就去世了。我们再也没有那女孩的消息。事实上我们知道的只有她的教名。我们一直盼望她能写信来或者出现在我们面前,但我们一直没有她的任何音信——直到大约一个月前,将近圣诞节的时候。”

“我想起来了。你收到了一封信,是吗?”

“是啊,她说自己现在在英国,想来看看我们。我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可是最后一刻她拍了个电报过来,说由于意外的原因不得不赶回法国。”

“哦?”

“警方认为那个被谋杀的女人——是法国人。”

“是吗?他们这么认为的?我看她更像英国人,不过我们也很难真的下定论。那么你所担心的事情就是死者可能是你哥哥的女朋友?”

“正是这个。”

“我觉得不太可能。”昆珀大夫说,“不过,我能明白你的感受。”

“我在想是不是该跟警察——和盘托出呢?塞德里克和其他人说毫无必要,你觉得怎么样?”

“嗯，”昆珀大夫鼓鼓嘴，深深地思索着，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几乎是不太情愿地说：“当然，如果你三缄其口的话，事情就简单得多了。我明白你哥哥是怎么想的，不过——”

“不过什么？”

昆珀看看她，眼睛闪亮，流露出脉脉深情。

“我去告诉他们吧。你要是不说会一直担心下去的。我了解你。”

埃玛的脸微微有些红了。

“也许我太傻了。”

“做你想做的事情，我亲爱的——别管家里其他人！不管什么时候，我都会支持你的决定，哪怕别人都持反对意见。”

第十二章

“姑娘！说你呢，姑娘！到这儿来！”

露西惊讶地转头一看，克拉肯索普先生正在一道门里拼命向她招手。

“您需要我效劳吗？克拉肯索普先生？”

“别说那么多，到这儿来。”

露西在他命令式的手势之下顺从地走了过去。克拉肯索普老先生抓住胳膊把她扯进门去，又关上门说：

“我想给你看点东西。”

露西环视四周，她正置身于一个房间里。显然这间屋子原来是设计作书房用的，但同样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已经好久没人用过了。桌上放着的成堆的文件都布满了灰尘，蛛网从天花板角落里垂下来，屋里的空气潮潮的，还有股霉味儿。

"您要我打扫房间吗？"她问。

克拉肯索普老先生猛烈地摇摇头。

"不，不用。我一直锁着这房间。埃玛想在这儿翻翻我都不让。这是我的房间。看见那些石头了吗？都是地质标本。"

露西看着他收藏的十二三块石头，有的光滑，有的粗糙。

"挺不错的，"她温和地说，"很有意思。"

"你算说对了，这些石头很有意思。你真是个聪明的姑娘，我可没有把它们拿给每一个人看。再给你看点别的东西。"

"太感谢您了，但我真的要去干活了。家里住着六个人——"

"吃得我倾家荡产……他们来这儿就是吃吃吃，从来不付钱。吸血鬼，都在等着我死。哼，我还不打算死呢——不打算死了让他们快活。其实我比埃玛想象的要健壮得多哩。"

"我相信您的确如此。"

"我还没那么老。她认定我是个老头子，就拿我当老头子看待。你不觉得我很老吧，是吗？"

"当然不觉得。"露西回答。

"聪明的姑娘。看看这个。"

他指着挂在墙上的一张褪色的大图表。露西一看，是一张家族谱系图，做得精细之至，有的名字拿放大镜才能看见。那些年代久远的祖先们的名字都是用大写字母写的，又大又有气魄，上面还有王冠图样。

"是从帝王传承下来的。"克拉肯索普先生说,"那是我母亲家族的谱系图——不是我父亲的。他是个暴发户,俗气的老头子,一点都不喜欢我,我可比他强多了。我继承了母亲的血统,对艺术和古典雕塑有天生的感受力——他对此却一无所知——那个老傻瓜。我记不得我母亲了——我两岁时她就去世了,是她们家族最后一个人。她们家族被人出卖后,她才嫁给我父亲的。你看那儿——忏悔者爱德华[1],还有拖遢王艾特尔雷德[2] ——他们都是,那是在诺曼人来之前了。诺曼人来之前啊——了不起啊,是不是?"

"的确是。"

"我再给你看点别的东西。"他带着她穿过房间,来到一件庞大的暗褐色的橡木家具前。露西感到他的手指有力地抓住自己的手臂,心中很不自在,克拉肯索普老先生今天看上去真的一点都不虚弱无力啊。"看见这个没有?从卢欣顿弄来的——那是我母亲娘家的地盘。这可是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四个男人才扛得动它。你不知道我把什么东西放在里面吧?想让我给你看看吗?"

"给我看看吧。"露西礼貌地说。

---

① 忏悔者爱德华:(1003~1066),英格兰国王(1042~1066年在位)。因为笃信宗教,获忏悔者称号。兴建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放逐权贵戈德温,重用异族宠臣,后因戈德温兴兵叛乱而被迫恢复其权势。——译注。

② 拖遢王艾特尔雷德:艾特尔雷德二世(968~1016)的别名,英格兰国王(978~1016年在位)。980年丹麦人入侵,几乎整个英格兰都遭到蹂躏。后来他大批屠杀移民,从而引起丹麦人再度侵犯。1013年末,丹麦国王斯韦恩一世被公认为英格兰国王,艾特尔雷德二世逃往诺曼底。——译注。

“好奇吧？女人总是好奇的。”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把钥匙，开了下面橱门的锁，又从里面拿出一个新得出奇的钱盒，把这个也打开了。

“来这儿看看，我亲爱的，知道这是什么吗？”

他取出一个用纸包着的小圆筒，把一端的纸拉开，金币便一个个地滑进他的手掌里。

“瞧瞧这些，年轻的小姐！看一看，握一握，摸一摸，知道是什么吗？我打赌你一定不知道！你太年轻了！沙弗林[1]——是沙弗林啊。在脏兮兮的纸币流行之前，我们用的就是这个，比那些傻里傻气的纸币可值钱多了！我好久以前存的。我还有别的东西搁在这盒子里，有好多呢，好好地放在这儿，都是准备将来用的。埃玛不知道——没人知道。这是我们的秘密，知道吗？姑娘？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告诉你，还拿给你看吗？”

“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让你以为我是个背时的、病病歪歪的老家伙，我这把老骨头还挺有劲哩。我太太已经去世很久了。她什么事情都要反对，也不喜欢我给孩子们取的名字——都是些很好的撒克逊人的名字——对家族的谱系也毫无兴趣。我从来不注意她说的话——她总是萎靡不振、逆来顺受——你是个生气勃勃的女孩子——真的是个非常美丽、非常活泼的女孩子。我要给你几句忠告，别把终身托付给年轻小伙子，年轻人都是些傻瓜！你得慎重考虑自己的将来，得

---

① 沙弗林：英国金币，面值一英镑，现已不通用。——译注。

等待……”他用力抓住露西的胳膊，俯在她耳边说：“我不多说了，等着吧。那些傻瓜以为我快要死了，我才不呢，就算我比他们长命，那也一点儿不稀奇。咱们那时候就瞧见了！哦，是的，咱们那时候就瞧见了！哈罗德没孩子，塞德里克和艾尔弗雷德还没结婚，埃玛——埃玛现在是不会结婚的了。她对昆珀有点意思——但昆珀可没想过要娶埃玛。当然，还有亚历山大，对，还有亚历山大……可你知道，我很喜欢亚历山大……那可就糟糕了……我喜欢亚历山大。”

他皱着眉头停顿半晌，然后说：

“那么姑娘，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啊？”

“艾尔斯巴罗小姐……”

埃玛的声音从紧闭的书房门外隐隐约约地传来。露西终于逮住了机会，真是感激万分。

“克拉肯索普小姐在叫我，我得走了。非常感谢你给我看的一切……”

“不要忘了……我们的秘密……”

“我不会忘的。”露西说罢匆匆冲进大厅，一时无法确定是否真的听到了一次有附带条件的求婚。

德莫特·克拉多克在伦敦警察厅总部自己的办公室里，坐在办公桌旁。他闲适地斜倚在椅子里，一只胳膊肘支在桌子上，手里握着话筒打电话。他说的是法语，还算比较流利。

“这只是一种设想，你要知道。”他说。

“但是它不失为一种可能的设想。”从电话另一端，巴黎

警察局长官署传来的声音说,“我已经布置下去,在这些范围内着手调查。我的情报员报告说他有两三条调查线索还挺有希望的。除非那些女人没有家累,或者没有情人,否则就很容易流动到别处去,也没人替她们操心;她们或许去旅行,或许另结新欢——反正谁也无权过问。真遗憾,您寄给我们的照片太难认了。被掐死的人样子总是不会好到哪儿去的。那也没法子。我现在再去研究一下我的情报员关于这件事的最新报告,也许会有新发现。再见,我亲爱的[①]。”

克拉多克礼貌地重复了一句“再会”,这时候,一个警察把一张字条放到他的办公室桌上,上面写着:

克拉肯索普小姐
求见克拉多克警督级侦探
拉瑟福德庄园一案

他放好话筒对那警察说:

“领克拉肯索普小姐过来吧。”

他往椅子上一靠,一边等一边想。

这么说他并没有搞错——埃玛·克拉肯索普的确知道一些事情——也许不多,但总是有的。而且她已经决定要告诉他了。

埃玛被领进屋时,他站起身来跟她握手,请她在椅子里坐下,并递过一支烟,埃玛谢绝了。之后是短暂的冷场,克拉

① “再见,我亲爱的”原著为法文。——译注。

多克想她是在努力搜寻合适的措词。他往前探了探身子，说：

“您来是有事告诉我吧？克拉肯索普小姐？我能为您效劳吗？您在为什么事情担心，对吗？也许您觉得只是小事一桩，跟本案没有关系；但反过来想，或许与本案有关也说不定。您来这儿是想把这事告诉我的，是吗？这可能会有助于辨认遇害女子的身份。您觉得自己知道她是谁吗？”

“不，不，不全是那样，我真的觉得不太可能，但是——”

“但是还是有可能性存在，所以您很担心。您最好把它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或许能让您安心一些。”

过了一会儿埃玛才开口说道：

“您已经见过我三个哥哥了。我还有一个哥哥埃德蒙在战争中阵亡了。就在他去世前不久，他从法国给我来了封信。”

她打开手提包，取出一封破旧褪色的信读了起来：

> 我希望不会让你大吃一惊，亲爱的埃米，我快要结婚了——跟一个法国女孩。这一切也许太突然了——但我相信你会喜欢马蒂娜的——万一我有什么不测，你也会好好照顾她的。下封信我再把详情告诉你，那时候我就是个已婚男子了。慢慢地把这个消息透露给老爸，好吗？他也许会气得七窍生烟的！

克拉多克警督伸出一只手，埃玛踌躇了一下，把信放到

他手里。她接着急急地说下去：

“收到这封信两天后，我们接到电报说埃德蒙下落不明，可能是阵亡了，后来有报告确认他已经牺牲。那正是在敦刻尔克战役前夕——一个极端混乱的时期。就我能查出来的情况看，军方并没有他已经结婚的记录——可是正如我刚才所说的，那时候是个极端混乱的时期。我从此再没有了那女孩子的消息。战后我也努力作过一些调查，但我也只知道她的教名，那片法国领土又曾经被德军占领，我们不知道她的姓氏以及别的情况，想发现什么实在是太难了。最后我想可能婚礼根本就没有举行，也可能她在战争结束前就嫁给别人了，或者她也未能幸免于难。”

克拉多克警督点点头，埃玛接着说下去：

“就在大约一个月前，我收到一封落款是马蒂娜·克拉肯索普的信，您可以想象我当时吃惊的样子。”

“您把信带来了吗？”

埃玛从包里拿出信递给他。克拉多克颇有兴趣地读着。信是用斜体字写的，出自一个受过教育的法国人的手笔。

亲爱的小姐：

希望收到这封信不会让你太感意外。我甚至都不知道，你哥哥埃德蒙是不是已经把我们结婚的事告诉了你，他说过要这样做的。我们结婚才几天他就牺牲了；与此同时，德军又占领了我们村，尽管埃德蒙曾经嘱咐我写信给你或者跟你联系，但战争结束之后，我并没有那样做。那时我已经拥

有自己的新生活，再没有必要那样了。可现在情况起了变化，我写这封信是为了我儿子，他的确是你哥哥的亲骨肉。你知道么——我无法给他本应享有的权益。下星期的头几天我会到英国来，如果我获准能去看你的话，可以告诉我一声吗？我的通信地址是：伦敦北部第十邮区埃尔维斯新月街一百二十六号。再次希望不会让你感到太意外。

谨致以良好的祝愿。

马蒂娜·克拉肯索普

克拉多克沉默半晌，又仔细地重读了一遍，才把信递回去。

“您收到这封信后都做了些什么？克拉肯索普小姐？”

“我的妹夫——布赖恩·伊斯特利正好跟我在一起，我就把这事跟他说了。然后我又打电话给在伦敦的哥哥哈罗德，和他商量了一下。他对整件事情持怀疑态度，嘱咐我要千万小心，还说我们必须把那女人的证件好好查看一下。”

埃玛略作停顿，又继续说下去：

“当然，那些话也只是些普通常识，我也很赞同他的看法。但如果这女孩——这女人——真的是埃德蒙信中提到过的马蒂娜，我觉得我们得好好款待她。我按照她信中留的地址回了信，邀请她来拉瑟福德庄园跟我们会面。几天后我收到一封从伦敦拍来的电报：‘万分抱歉，迫于意外事故返法。马蒂娜。’此后就再也没来信或者有任何消息了。”

“这都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埃玛皱皱眉头。

“就在圣诞节之前。我之所以记得，是因为我本来想建议她跟我们共度圣诞节的——但我父亲怎么也不愿意——所以我就提议让她在圣诞节之后的那个周末，趁大家还在这儿的时候来。我想那封说她要回法国的电报是在圣诞节前几天发出来的。”

“于是你就相信石棺里的女尸可能就是这个马蒂娜了？”

“不，当然不是。但你说她可能是外国人时——唉，我不由自主地开始怀疑……如果……”

她的声音慢慢地低了下去。

克拉多克赶快开解她：

“您做得很对，把这件事情告诉我们。我们会深入调查的。我觉得很有可能那个写信给你的女人实际上的确回法国了，现在还活得好好的呢。另一方面，的确存在特定的时间上的巧合。您很聪明，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侦讯会上您也听见了，法医证明死亡时间是在三四个星期之前。别担心，克拉肯索普小姐，交给我们处理吧。”他又随随便便地加了一句：“您跟哈罗德·克拉肯索普先生商量过了；那您父亲和其他哥哥是怎么说的？”

“我当然得告诉我父亲了。他非常紧张，”埃玛淡淡一笑，“认为这事早有预谋，目的是想讹诈我们的钱。我父亲一说到钱就特别激动。他相信，或者是假装相信吧，自己是个穷人，得尽力节约每一分钱。我相信老年人有时候会有那种成见的。实情当然不是这样，他收入很高，而且实际上连四

分之一都用不了——或者说是在个人所得税没有变得这么高之前吧。他肯定已经存下了一大笔钱。"她停了一下,又接着说:"我也告诉另外两个哥哥了。艾尔弗雷德好像把它当笑话看待,不过他也认为十有八九是个骗局。塞德里克则丝毫没有兴趣——他生性以自我为中心。最后我们决定接待马蒂娜,还要把我们的家庭律师温伯恩先生邀请到场。"

"温伯恩先生对这封信有什么看法?"

"我们还没来得及跟他商量这件事情。正要这么做的时候,马蒂娜的电报来了。"

"您再没采取什么措施吗?"

"有啊,我写信到伦敦那个地址去,信封上还写明了'请转'字样,但是没有任何回音。"

"真是怪事……嗯……"

他敏锐地看了她一眼。

"您自己是怎么想的呢?"

"我不知道该怎么想。"

"您当时的反应是什么?您觉得这封信是真的吗?或者说您同意父亲和哥哥的意见吗? 顺便问一下,您的妹夫呢? 他又作何想法?"

"哦,布赖恩觉得信是真的。"

"那么您呢?"

"我——不敢确定。"

"那您的感觉如何——假设那女子真是您哥哥埃德蒙的遗孀?"

埃玛的脸色变得柔和起来。

"我非常喜欢埃德蒙，他是我最喜欢的哥哥。我看这封信确实是马蒂娜那样的女孩处在那种情况下写的。她描述的事情的经过情形也很合乎情理。我猜想战争结束之后，她或者再婚了，或者跟某个能保护她和孩子的男人生活在一起。后来这男人也许死了，也许离开了她，于是 觉得应该像埃德蒙生前希望的那样，请他的家族接受她。依我看，这封信写得真实而自然——当然，哈罗德指出如果是某个招摇撞骗的人写的，那八成是一个认识马蒂娜，或者是掌握了所有情况的女人，炮制了这封貌似真实的信。我不得不承认他那种说法很合理——但是我仍然……"

她停下不说了。

"您希望这是真的？"克拉多克温和地问道。

她感激地看了他一眼。

"当然，我希望这是真的。要是埃德蒙留下一个儿子，那我真是太高兴了。"

克拉多克点点头：

"正如您所说，那封信从表面上看是很真实的。令人惊奇的是后面接踵而来的事情：马蒂娜·克拉肯索普突如其来地离开英国返回巴黎，事实上你也从此没了她的消息。您已经很亲切地答复了她，并且正准备欢迎她的到来，那为什么她返回法国之后就再也不给您写信了呢？那是假定真有其人而言的。如果她是个骗子呢，当然是好解释得多了。我原以为您跟温伯恩先生商量过，于是他着手进行调查，结果弄得打草惊蛇；但您又告诉我并没有跟温伯恩先生商议过。还有一种可能是您的哪位哥哥这样做了，而这个马蒂娜有

某些背景也经不起调查。她本以为对付的只是埃德蒙亲爱的小妹妹,而不是头脑精明、生性多疑的生意人。她本来指望从您那儿为她的孩子争取到一笔钱——现在也不是孩子了——大约是一个十五岁或十六岁的大男孩了——不用接受什么盘问,后来却发现她要应付的是一个根本不同的局面。结果呢,可以想象,一些严重的法律方面的问题会随之而生。如果埃德蒙·克拉肯索普真的留下一个儿子,是在婚姻状态下生下的儿子,他会成为您祖父遗产的继承人之一吧?"

埃玛点点头。

"而且,从我被告知的各种情况看,他还将继承拉瑟福德庄园和周围的土地——到现在大概已经是很值钱的建筑用地了。"

埃玛看上去有点吃惊。

"是啊,我可没想到那上面去。"

"哎呀,我不该瞎担心。"克拉多克警督说,"您做得很对,来把这事告诉我。我会进行调查的。不过我看很有可能那个写信的女人——她可能是想诈取钱财——和石棺中发现的女尸没有什么联系。"

埃玛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站起身来。

"真高兴我告诉了您,您的态度真好。"

克拉多克一直把她送到门口。

然后他打电话叫警佐级侦探韦瑟罗尔。

"鲍勃,交给你一个任务。你去伦敦北部十号邮区埃尔维斯新月街一百二十六号走一趟,把拉瑟福德庄园一案中

遇害女子的照片也带去。看看你能不能调查到一个自称克拉肯索普太太——马蒂娜·克拉肯索普太太的女人的情况。大概在十二月十五日到月底这一段时间，她或者在那儿住过，或者曾把那儿当作通讯处。”

“是，先生。”

克拉多克开始埋头处理桌上堆积如山的其他公文。下午他去拜访一个做剧团经纪人的朋友，向他询问了一番，也毫无结果。

当天晚些时候他又回到办公室，发现桌上有份从巴黎拍来的电报：

> 您所提供情况与马里茨基芭蕾舞团安娜·斯特拉文斯卡娅有关。建议来巴黎。德桑，巴黎警察局长官署。

克拉多克宽慰地吁了一口长气，眉头舒展开来。

他想，马蒂娜·克拉肯索普的事总算有点眉目了……他决定搭晚上的渡船去巴黎。

第十三章

“你真是太客气了，还请我跟你们一起用茶。”马普尔小姐对埃玛·克拉肯索普说。

马普尔小姐一副可爱的小老太太的样子，显得特别的糊里糊涂、傻里傻气。她一边冲着每一个人微笑，一边环顾四周——只见哈罗德·克拉肯索普穿着件剪裁合体的深色外套，艾尔弗雷德正带着一个充满魅力的微笑把三明治递给她，塞德里克则穿了件破旧的花呢夹克站在壁炉边，瞪着眼睛看着家里其他的人。

“真高兴您能来。”埃玛彬彬有礼地答道。

她只字未提那天午餐后发生的一幕。

她叫道：“天哪，我都忘了，我告诉艾尔斯巴罗小姐今天带她的姑妈来喝茶的。”

“去她的吧。”哈罗德粗暴地说，“我们还有好多话没讲

呢，不需要陌生人在这儿。”

“让她跟那女孩在厨房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喝吧。”艾尔弗雷德说。

“哦，不行，我不能那样做。”埃玛坚定地说，“那太不礼貌了。”

“哦，让她来吧。”塞德里克说，“我们正好可以从她那儿套出一点那个精灵古怪的露西的底细。我承认，我想进一步了解她。我无法信任她，她太聪明了。”

“她的人事关系很好，而且的确是真的。”哈罗德说，“我已经把调查她的来历这件事包揽下来了。一定要弄清楚。像她那样到处乱翻，找出那具尸体……”

艾尔弗雷德说：“如果我们能知道那该死的女人是谁就好了！”

哈罗德怒气冲冲地加了一句：

“我一定要说，埃玛，你真是脑子出问题了，居然去示意警察那具尸体可能是埃德蒙的法国女朋友！那会导致他们认为她来过这儿，还可能是我们当中的某个人谋杀了她！”

“哦，不，哈罗德，不要夸大其辞。”

“哈罗德说得没错。”艾尔弗雷德也说，“你被什么鬼迷住了心窍，我不知道，反正我是觉得不管走到哪儿都有便衣跟着。”

塞德里克说：“我让她别那样干，可是昆珀支持她。”

“又不是他的事。”哈罗德怒不可遏，“让他钻到药片药粉堆里，去研究他的国民健康吧！”

“哦，别再吵了。”埃玛疲倦地说，“这不知名的老小姐

要来喝茶，我真是挺高兴的。有个陌生人在这儿，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可以不必把同样一件事情翻来覆去地说上一遍又一遍。我得去稍微整理一下。”

她走出了房间。

“这个露西·艾尔斯巴罗啊。”哈罗德说完停顿了一下，“正如塞德里克说的，这事也太怪了。她在‘长仓’里东寻西找，居然还弄开了石棺——干这活儿需要很大力气啊。也许我们是该采取措施了，我觉得她午饭时很有敌对情绪——”

艾尔弗雷德说：“把她交给我吧，我很快就能查出她是不是有目的而来。”

“我指的是，她为什么要打开石棺呢？”

“说不定她根本不是真正的露西·艾尔斯巴罗。”塞德里克提出他的观点。

“但那又有什么要紧的呢——”哈罗德看上去非常烦恼，“哦，真该死！”

他们面面相觑，忧虑之情溢于言表。

“我们正想仔细考虑一下，这个讨厌的老太婆又要来喝茶了。”

“今天晚上再好好商量商量吧。”艾尔弗雷德说，“我们还得从老太太嘴里多套点露西的情况出来。”

于是，露西在适当的时候把马普尔小姐接了过来，把她在壁炉边安顿好；这会儿，艾尔弗雷德正递给她三明治，而她则对艾尔弗雷德赞许地微笑着。她对相貌英俊的男人总是这样。

“太谢谢你了……请问……哦，鸡蛋和沙丁鱼，真是太

好了。我一喝茶恐怕就要贪嘴起来了……你知道，一个人年纪大了……当然，晚上我吃得很少……我不得不小心谨慎。”他又转向女主人，“你的房子真漂亮啊！还有这么多漂亮的陈设，这些铜器，嗯，让我想起我爸爸在巴黎博览会上买的东西……真的？是你祖父买的？古典式样，是不是？真美啊。你真幸福，兄弟们都在身边。很多家庭都是四处离散——有的在印度，不过我想现在那儿是完了——还有非洲西海岸，气候那么糟糕。”

“我两个哥哥住在伦敦。”

“多好哇！”

“但我还有个哥哥塞德里克，他是个画家，住在伊维萨，巴利阿里群岛中的一个岛屿。”

“画家总是这么喜欢岛屿，是吧？”马普尔小姐又说，“萧邦——他喜欢玛祖卡岛，对吧？但他是个音乐家。我还想起了高更来着。他过着一种很让人悲哀的生活——有人觉得他在虚度光阴。我个人从来不喜欢以土著妇女为题材的画——不过我知道他很受推崇——我不喜欢他那种火红的颜色，看他的画让人觉得悲从中来。”

她有些不以为然地瞥了塞德里克一眼。

“马普尔小姐，跟我们说说露西小时候的事儿吧。”塞德里克说。

她开心地对他笑笑。

“露西从小就很聪明。”她说，“是的，你很聪明，亲爱的——现在，别插话啦；她的数学成绩尤其突出。啊，我记得有一次卖肉的多算了我的钱……”

马普尔小姐滔滔不绝地回忆起露西的童年，从那儿又说到了自己在乡村度过的童年生活。

布赖恩和孩子们进来了，打断了马普尔小姐的长篇大论。三个人热情高涨，去寻找线索，结果弄得又湿又脏。茶点拿来了，接着又来了昆珀医生。他被介绍给老太太后，环视四周，微微有些吃惊：

"你爸爸没什么不舒服吧，埃玛？"

"哦，没有——今天下午他只是觉得有点累——"

"我想他是不想接待客人吧。"马普尔小姐恶作剧地笑着，"我还很清楚地记得我亲爱的老爸爸总是对我母亲说：'有很多老太太要来吗?把我的茶端到书房里来。'他很有些顽皮劲儿。"

"您可别以为——"埃玛刚一开口，就被塞德里克插了进来。

"他亲爱的儿子们一回来，他就在书房里喝茶。从心理学上分析，这也是可以预见的，是不是，大夫？"

昆珀医生通常很少把时间花在吃饭上，他正在狼吞虎咽地吃着三明治和咖啡蛋糕，脸上还带着毫不掩饰的赞赏之情，说：

"如果心理学都留给心理学家去研究就好了。麻烦的是，如今每个人都是业余心理学家。我的病人们能准确地告诉我他们正受着什么样的情结和神经官能症的煎熬；也不给我机会让我来告诉他们。谢谢你，埃玛，我还想再来一杯。今天没时间吃午饭。"

"我总是认为医生这一行是高尚而充满牺牲精神的。"

马普尔小姐说。

“可能您认识的医生不是很多。”昆珀医生说，“他们过去被称为吸血鬼，现在常常也是吸血鬼。无论如何，我们现在是有报酬的，国家会提供照顾的。我们不会明知收不回钱还把账单寄出去。麻烦在于所有的病人都想尽可能地享受政府提供的一切福利。最后，如果小詹尼一晚上咳嗽了两次，或者小汤米吃了两个青苹果，那可怜的医生就不得不半夜赶去看病！哦，不错，这蛋糕真好吃！埃玛，你做得太棒了！”

“不是我做的，是艾尔斯巴罗小姐的手艺。”

“你做得也一样好。”昆珀很忠诚地说。

“请你来看看父亲好吗？”

她站了起来，医生也跟着起身，马普尔小姐目送他们俩离开房间。

“克拉肯索普小姐是个很孝顺的女儿，我看得出来。”她说。

“我真是不能想象她怎么受得了老头子！”塞德里克快人快语。

“她在这儿有个舒适的家，父亲也很爱她。”哈罗德赶快说。

塞德里克说：“埃玛可好，注定要做个老处女。”

马普尔小姐眼光微微一闪，说道：

“哦？你这么认为吗？”

哈罗德赶紧说：

“我哥哥说老处女这个词并没有任何贬意，马普尔小

姐。”

“哦，我没有生气。”马普尔小姐说，“我只是怀疑他的说法是否正确。我个人以为埃玛小姐不会做老处女，她属于那种结婚比较晚的人——但婚姻会很美满。”

“住在这儿就不太可能了，找不到什么可嫁的人。”塞德里克说。

马普尔小姐眼中的光芒更强烈了。

“总还有牧师——和医生吧。”

她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眼神亲切而略带顽皮。

显然她在暗示他们并没有意识到的某些事情，而且这事并没能让他们觉得开心。

马普尔小姐站起身来，还带落了几块羊毛小围巾和手提包。

三兄弟很殷勤地替她捡起来。

“你们真是太好了。”马普尔小姐的声音像长笛一样悦耳，“哦，对了，还有我那蓝色的小围巾。是的——我说过了——感谢你们的盛情款待。你们知道么，我一直在心里想象你们家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以便设想亲爱的露西在这儿的情形。”

“无可挑剔的家庭条件——还有谋杀案发生在里面。”塞德里克说。

“塞德里克！”哈罗德勃然大怒。

马普尔小姐朝塞德里克微笑着。

“你知道你让我想起谁来了？小托马斯·伊德，我们银行经理的儿子，总是突如其来地吓人一大跳。这在银行界当

然行不通，所以他去西印度群岛了……他在父亲死后才回来，继承了一大笔财产。这倒真是不错，他花钱的本身比赚钱强多了。”

露西送马普尔小姐回家。回来的路上她正要转进后面那条小路时，有人从黑暗中闪出来，站在汽车前灯的光柱里举起手。露西认出那是艾尔弗雷德·克拉肯索普。

他钻进车子，说：“这就好多了。啊，外面好冷啊！我原来想舒舒服服地溜达溜达，可是也没走成。你已经把老太太送回去了？”

“是啊，她玩得很高兴。”

“我们都看出来了。真是好笑，老太太们喜欢各种各样的聚会，而不管它有多枯燥乏味。说真的，没有比拉瑟福德庄园更乏味的地方了。我最多只能在这儿呆两天。你怎么忍耐下去的，露西？不介意我叫你露西吧？”

“没关系。我不觉得这儿乏味啊。当然，我也不会长久做下去的。”

“我一直在注意着你——你是个聪明的女孩，露西，你太聪明了，煮饭打扫卫生只是在耽误你自己。”

“谢谢您，但我宁愿煮煮饭，打扫打扫卫生，也不想坐办公室。”

“我也是，但还有别的生活方式啊。你可以做一个自由职业者。”

“我就是啊。”

“不是这种类型的自由职业者。我是说，为自己工作，把

智慧用于对抗——”

“对抗什么？”

“权力！对抗那些束缚我们的、愚蠢的、庸人自扰的教条！有趣的是，如果你够聪明的话，就会发现总会有办法绕开那些教条的。你就是个聪明人。告诉我，这个想法对你有吸引力吗？”

“也许吧。”

露西把车子驶进了马厩。

“你不想表个态吗？”

“我还得再听听您的高见。”

“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我亲爱的姑娘，我可以起用你。你有一种难能可贵的气质——让人对你产生信心。”

“您想我帮您卖金砖吗？”

“没那么冒险。只是稍微绕开法律——仅此而已。”他的手在她的胳膊上滑动，“你真是迷死人，露西。我希望你能跟我合作。”

“您过奖了。”

“你不打算干吗？好好考虑考虑。多有意思啊，以自己的智慧战胜那些正人君子。麻烦的是，我们需要资金。”

“恐怕我也没钱。”

“哦，我可没向你借贷。不久我就有钱了。我那敬爱的老爸爸，那个老吝啬鬼，又不会长命百岁。他--呜呼哀哉，我就真有钱了。怎么样？露西？”

“条件是什么？”

“你要是乐意的话，咱们就结婚。女人嘛，不管有多么高

高在上，多么自立，归宿总是婚姻，而且已婚女子不会提供不利于丈夫的证明。”

“这话听着可真不舒服！”

“别装蒜了，露西，难道你还没意识到我已经爱上你了吗？”

露西诧异的是自己居然有种奇怪的意乱情迷的感觉。艾尔弗雷德身上的确有股魅力，也许只是纯粹的肉体的吸引力罢了。她大笑着从他环抱的手臂中挣脱出来，说：

“现在不是调情的时候，还得想想晚餐怎么做呢。”

“是的，露西，你是个可爱的厨师！晚上吃什么？”

“等着瞧吧！您可真坏，就跟孩子似的！”

他们进屋后露西就急忙跑进了厨房。她正在准备晚餐，哈罗德·克拉肯索普又来了，露西感到十分意外。

“艾尔斯巴罗小姐，我能跟你说件事吗？”

“过一会儿好吗？克拉肯索普先生。我正忙着呢。”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晚饭后怎么样？”

“好的。”

晚餐上得正是时候，深得大家赞赏。露西洗涮完毕，走进大厅，发现哈罗德·克拉肯索普正在那儿等着她。

“有事吗？克拉肯索普先生？”

“我们来这儿说好吗？”他开了起居室的门，领着露西走进去，还把门给带上了。

“明天一早我要就走了。”他解释道，“但是你的能干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谢谢您。”露西微感诧异。

“我觉得你的天赋在这儿被浪费了——确实是浪费了。”

“是吗？我倒不觉得。”

无论如何，他总不能让我嫁给他吧，露西想，他已经有太太了。

“承蒙你的好意，陪我们度过这段令人痛心的危机时期。我建议你到伦敦来找我；如果你愿意打电话过来约个时间的话，我会交代秘书的。说实话，我们公司可以起用像你这样能力出众的人。我们会认真讨论，看在哪个领域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你的才干。艾尔斯巴罗小姐，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份很高的薪水以及良好的发展前途，我想你会喜出望外的。”

他宽厚地微笑着。

露西严肃地回答：

“谢谢您，克拉肯索普先生。我会考虑的。”

“不用想太久，一个在社会上努力求上进的女孩子是不该错过这种机会的。”

他又露齿一笑：

“晚安，艾尔斯巴罗小姐，好好睡一觉。”

“哈，”露西自言自语，“哈……这一切真是有趣……”

露西上楼睡觉时，在楼梯上遇见了塞德里克。

“听我说，露西，我想跟你说点事。”

“你指望我嫁给你，去伊维萨岛照顾你吗？”

塞德里克大吃一惊，微微有些慌乱：

“我从来没想过这种事情。”

“对不起，我弄错了。”

“我只想问问你屋里是不是有时刻表？”

“就这么回事？大厅桌上就有一份。”

“你知道吗？”塞德里克责备她说，“你别以为每个人都想娶你。你是个漂亮女孩，但还没漂亮到那种程度。那种毛病有点名堂——它会在你身上不断发展，而你也变得越来越糟糕。事实上，我最不想娶的女孩子就是你，你是我最不愿意娶的人！”

“真的吗？”露西说，“你不用再唠叨了。也许你更愿意我做你的继母？”

“你说什么？”塞德里克目瞪口呆地看着她。

“你刚才已经听见了。”露西说着走进自己的房间，关上了门。

第十四章

德莫特·克拉多克跟巴黎警察局长官署的阿尔芒·德桑非常友好。两人见过一两次面，相处得很不错。因为克拉多克的法语说得很流利，所以两人的谈话大部分是通过法语进行的。

“那只是一种设想而已。”德桑提醒他，“我这儿有张芭蕾舞团[1] 的照片——那就是她，左边数过来第四个——这能给你说明什么问题吗？啊？”

克拉多克警督承认的确不能说明什么。一个被掐死的女人本来就不易辨认，更何况这张照片上所有的年轻女孩子都化着浓妆，戴着华丽的鸟羽头饰。

“可能是她，”他说，“我无法再作进一步的判断了。她是

① “芭蕾舞团”原著为法文。——译注。

谁？你知道她的什么情况？”

“几乎等于零。”另一个乐呵呵地说，“你知道吧，她不是什么重要角色。这个马里茨基芭蕾舞团嘛——本身也不是什么重要剧团。它在郊区的剧院表演，并且不断巡回演出——没有真名，没有明星，没有著名的女主角。不过我会带你去见见管理剧团的乔伊莱特夫人。”

乔伊莱特夫人是个精力旺盛、办事有条不紊的法国女人，一双精明的眼睛，唇上的汗毛偏重，还有一身的肥肉。

“我，我可不喜欢警察。”她狠狠地盯着他们，丝毫也不掩饰对这次会晤的厌恶之情，“他们总是尽可能地使我难堪。”

“不，不，夫人，您千万不能那么说。”德桑是个高高瘦瘦、神色忧郁的人。他接着道：“我什么时候让您难堪啦？”

“为了那个喝石炭酸的小傻瓜，”乔伊莱特夫人马上接腔，“因为她爱上了乐队指挥[1]——而那家伙呢，自己另有兴趣所在，对女人毫不在意。你就为了那件事大做文章！这对我那些美丽的芭蕾舞演员们一点好处都没有。”

“正好相反，票房价值大为提高，”德桑说，“而且那都是三年前的事了，您不必耿耿于怀。现在来谈谈这个女孩，安娜·斯特拉文斯卡娅。”

“啊？她又怎么啦？”夫人小心翼翼地问道。

克拉多克警督问：“她是俄国人吗？”

“不，实际上不是。因为她的名字你才这么想的吧？但

---

[1] “乐队指挥”原著为法文。——译注。

这些女孩子给自己取的名字全是这样。她不是什么重要角色，跳得也不怎么好，长得也不特别漂亮。她也算可以吧，如此而已[1]。集体舞跳得不错——但独舞就不行了。"

"她是法国人吗？"

"也许吧。她有本法国护照，不过她有一次告诉我说她有个英国丈夫。"

"她告诉你她有个英国丈夫？还活着吗？还是去世了？"

乔伊莱特夫人耸耸肩膀。

"死了，或者离开了她。我为什么该知道呢？这些女孩子——总是跟男人纠缠不清——"

"您最后一次见到她是什么时候？"

"我带团到伦敦去了六个星期。我们在托基伯恩莱斯、伊斯特本，还有个什么地方我忘了，另外还在哈默史密斯等地演出。然后我们回到法国，但安娜没回来。她留话说要离开剧团和丈夫家里的人住在一起——胡说八道了一番。我自己可不觉得那是真的。八成是她又遇见了一个男人。你明白吧？"

克拉多克警督点点头，他觉得乔伊莱特夫人自然会这么想的。

"这对我没什么损失。我一点也不在乎，反正能找到更好的女孩子来跳舞。所以我只是耸耸肩再也不去想她了。为什么我非得想她？那些女孩子都一样，总是为男人疯疯颠颠的。"

---

[1] "她也算可以吧，如此而已"原著为法文。——译注。

“那是哪一天？”

“我们回巴黎的时间吗？那是——是的——圣诞节前的星期天。安娜是在这之前两天——或者三天离开剧团的。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但是在哈默史密斯的那个周末，跳舞时缺了她一个——这就意味着我不得不重新安排……她也真够麻烦的——这些女孩子呀，见到男人全是一个样。我只是对别人说：‘啧，我再也不要她了。’那种人！”

“您非常生气。”

“啊！我——我可不在乎。毫无疑问，她又跟新结识的某位男士共度圣诞去了！这不关我的事。反正我能找到别的女孩——有好多女孩子踊跃地想到马里茨基芭蕾舞团跳舞哩。她们会跟安娜跳得一样好——或者比她跳得更好。”

乔伊莱特夫人停顿了一下，闪动着眼睛很感兴趣地问道：

“你们为什么想找她呢？她发财了吗？”

克拉多克警督礼貌地回答：“与此相反，我们认为她可能被谋杀了。”

乔伊莱特夫人又恢复了原先的冷漠：

“这有可能[①]！有时候是有这种情况。唉！她还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每周日都去做弥撒，肯定也会去忏悔的。”

“夫人，她有没有对您说过她有个儿子？”

“儿子？你是说她有个孩子？那个，我觉得不太可能。这些女孩子呀——所有的女孩子都知道一个有用的地址，必

① “这有可能”原著为法文。——译注。

要的时候就去那儿。德桑先生跟我知道得一样清楚。”

“她在开始舞台生涯前可能生过孩子，”克拉多克说，“比如说在战时。”

“啊，在战争期间[1]！那很有可能。但我对此还是一无所知。”

“其他的女孩有谁跟她最要好？”

“我可以给你两三个人的名字——但她跟谁都不是特别亲密。”

他们从乔伊莱特夫人那儿再也问不出什么有用的东西了。

后来他们把粉盒拿给乔伊莱特夫人看，她说安娜是有一个那种粉盒，但团里其他女孩大多也有。安娜是否在伦敦买过一件毛皮大衣——她可不知道。“我，我每天忙的尽是排练啊、舞台灯光啊、生意上的各种困难啊，没有时间去管演员们穿什么衣服。”

之后，他们又找乔伊莱特夫人提到过的那几个女孩谈话。其中有一两个跟安娜很熟，但她们都说安娜很少谈及自己，一个女孩说安娜谈到自己的时候就开始谎话连篇。

“她喜欢胡诌——编故事说自己曾经是大公爵或者是英国大资本家的情妇——或者说战时给地下抵抗组织工作过。甚至有一回说在好莱坞当过电影明星。”

另一个女孩说：

“我想她确实曾经度过一段非常沉闷乏味的中产阶级

---

① “在战争期间”原著为法文。——译注。

的生活。她喜欢跳芭蕾，因为觉得芭蕾很浪漫，但她跳得并不好。你明白吗？如果她说‘我父亲是亚眠的一个布商’，那就不够浪漫了。所以她就胡编乱造。”

“在伦敦的时候，”先前那女孩说，“她甚至暗示有个很有钱的人要带她环游世界，因为她让他想起在车祸中丧生的女儿。瞧她牛皮吹得多大[①]！”

“她告诉我要跟一个富有的苏格兰贵族住在一起，要在那儿射野鹿。”第二个女孩又说。

这些话都无济于事，从中能得出的所有结论只有一个：安娜·斯特拉文斯卡娅是个说谎精。她当然没有在苏格兰跟一个贵族一起射鹿，也同样不可能站在洒满阳光的轮船甲板上环游世界，但也没有理由相信会在拉瑟福德庄园的石棺里发现她的尸体。女孩子们和乔伊莱特夫人辨认的结果也非常犹疑不定。有一点像安娜，这一点她们都同意，可说实在话，尸体全身已经肿胀不堪——可能会是任何一个人。

惟一能确定的事实是：十二月十九日安娜·斯特拉文斯卡娅决定不回法国，十二月二十日一个外表与她相似的女子乘坐四点三十三分的火车去布拉克汉普顿，并且在车上被人掐死。

如果石棺里的女尸不是安娜·斯特拉文斯卡娅，那么安娜现在在哪儿呢？

乔伊莱特夫人对此的回答简单而不容置疑：“跟一个男

---

① “牛皮吹得多大”原著为法文。——译注。

人在一起！”

也许正确答案就是这样吧，克拉多克沮丧地想着。

另一种可能性也得考虑到——有人不经意地提起安娜曾经说过自己有个英国丈夫。

那个丈夫会不会就是埃德蒙·克拉肯索普？

想到认识安娜的人对她的描述，这一点似乎不太可能。还有一种更大的可能性就是：安娜以前认识马蒂娜，两人的关系非常亲密，所以让安娜了解到必要的细节问题。或许给埃玛·克拉肯索普写那封信的人就是安娜，但她又害怕引起别人的调查，甚至出于谨慎断绝了与马里茨基芭蕾舞团的联系。但老问题又出来了：她现在在哪儿呢？

乔伊莱特夫人的回答似乎又无可避免地具有最大的可能性：

和一个男人在一起……

克拉多克离开巴黎之前，和德桑讨论了马蒂娜的问题。德桑倾向于同意他的英国同行的意见，认为这件事跟石棺里发现的女尸没有联系，但他也认为应该进一步调查此事。

他向克拉多克保证法国保安局[1]会尽力调查，看看是否有南特郡第四步兵团的埃德蒙·克拉肯索普中尉和一个教名为马蒂娜的法国女子的婚姻记录，时间——在敦刻尔克陷落之前。

但他也提醒克拉多克，很难得到确凿无疑的答复。他们

① “保安局”原著为法文。——译注。

说的那个地区几乎就在那时候被德军占领，此后属于法国的那部分领土也备受战争蹂躏，很多建筑物和有关记录都毁掉了。

“不过你放心吧，我亲爱的同行，我们会尽力而为的。”

说完，他和克拉多克就分手了。

克拉多克回来时，韦瑟罗尔警佐已经等得兴味索然了。

“是个寄宿宿舍，先生——埃尔维斯新月街一百二十六号是个寄宿宿舍，挺体面的，所有的条件都不错。”

“有人认出她吗？”

“没有，没人认出照片上的女人去那儿取过信件，但我本来就觉得认不出来——虽然只是一个人。时间很近，可很多人都用过那地方，那儿实际上是学生们的寄宿宿舍。”

“她也许用另一个名字住在那儿。”

“即便是这样，他们也没认出照片上的人。”

他又补充道：

“我们在附近旅馆转了转——没人用马蒂娜·克拉肯索普的名字登记过。接到您从巴黎打来的电话后，我们就调查了一下安娜·斯特拉文斯卡娅的名字。她和剧团其他成员一起在布鲁克格林一家价钱便宜的旅馆登记过。那儿住的大部分都是演员。十九号星期四的晚上表演结束后她就退了房子。再没有别的记录了。”

克拉多克点点头，建议韦瑟罗尔警佐再作一系列深入调查，不过自己也觉得成功的希望非常渺茫。

经过一番考虑，他打电话给温伯恩－亨德森－卡斯太

尔斯律师事务所,要求和温伯恩先生约个时间见面。

于是,他被领进了一间通风特别不好的房间,温伯恩先生正端坐在一张老式的大办公桌后面,桌上堆满了一捆捆尘封的文件。墙上挂着各种契据箱,标着已故约翰·弗尔德斯爵士、德林夫人、乔治·罗博顿等字样。至于这是过去遗留下来的呢,还是现在正在处理的法律事务的一部分,警督就不得而知了。

温伯恩先生看着来访者,露出家庭律师对警察常有的客气而又警惕的神情。

“需要我为您效劳吗? 警督先生?”

“这封信……”克拉多克把马蒂娜的信推到办公桌那边。温伯恩先生伸出一个指头很不情愿地碰了碰,也没有拿起来看。他的脸色微微变红,嘴唇抿得紧紧的。

“就是这个,”他说,“就是这个!昨天早上我收到埃玛·克拉肯索普的信,告诉我她已经去伦敦警察厅刑事部以及——啊——把所有情况跟我说了一下。我说我被弄糊涂了——真是弄糊涂了——为什么他们收到这封信也不跟我商量商量! 真是咄咄怪事! 本来该马上通知我的……”

克拉多克警督重复着几句陈词滥调来安慰温伯恩先生,这倒似乎是让他变得心平气和的最好办法。

“我根本就不知道埃德蒙结过婚。”温伯恩先生委屈地说。

克拉多克警督说他认为……那是在战争期间——就含含糊糊地没了下文。

“战争期间!”温伯恩先生怒气冲冲地厉声说道,“是啊,

战争爆发的时候我们在林肯律师学院，炮弹直接打在隔壁屋子上，我们的好多记录都毁了。当然并不是真正重要的文件，为了安全起见重要的都转移到乡下去了，但是还是弄得慌乱不堪。当然那时克拉肯索普家族的事务是由我父亲经手的。他六年前去世了，他可能曾被告知这所谓的埃德蒙的婚事。但从表面上看，他们即使有结婚的打算，也并没有举行婚礼，所以我父亲也没把它当回事。这么多年以后，居然有人跳出来要人承认一桩婚姻和一个婚生子！真是荒唐！我倒要问问，她有什么证据？"

克拉多克说："这样的话，她和她的儿子会处在什么地位上？"

"我估计她的主意是想让克拉肯索普家族供养她和她的儿子。"

"是的。我的意思是，从法律上看，她和她的儿子能享受到什么权利——如果她能够证明自己身份的话？"

"哦，我明白了。"温伯恩先生拿起刚才盛怒之下搁到一边的眼镜戴上，一双精明的眼睛透过镜片紧盯着克拉多克，"这个么，现在什么也得不到。但如果她能证明那孩子是埃德蒙·克拉肯索普的儿子，并且是在合法婚姻状态之下出生的，那男孩就能在卢瑟·克拉肯索普死后享有乔赛亚·克拉肯索普遗产中属于他的那一部分。不仅如此，他还将继承拉瑟福德庄园，因为他是长孙。"

"有人想继承那房子吗？"

"为了住在里面？我认为当然没有。可那块地皮，亲爱的警督，可值一大笔钱啊。作为工业和建筑用地，都是非常

值钱的。这块地现在是位于布拉克汉普顿的中心位置啊。哦，是的，相当可观的一笔遗产。”

“我记得您告诉过我，卢瑟·克拉肯索普死后，塞德里克会得到它吧？”

“他将继承那笔不动产——是的，作为在世的年纪最大的儿子。”

“据我所知，塞德里克·克拉肯索普对金钱不感兴趣吧？”

温伯恩先生冷冷地瞟了克拉多克一眼。

“是吗？我个人对这种说法倾向于持保留态度。无疑这世上确实有一些脱俗的人，对金钱毫不在意，不过我一个也没碰到过。”

显然温伯恩先生对这句话很是自得。

克拉多克警督赶快抓住这一线希望。

“哈罗德和艾尔弗雷德，”他试探性地问道，“似乎都因为这封信而显得很不安吧？”

温伯恩先生答道：“有可能，很有可能。”

“那会减少他们最终继承的遗产份额吗？”

“当然，埃德蒙·克拉肯索普的儿子——姑且算他有个儿子吧——将会享有五分之一的遗产。”

“看来也不是什么特别严重的损失。”

温伯恩先生机智地瞥了他一眼。

“你是不是说这根本不是构成谋杀的动机？”

“但我想他们俩经济上都比较拮据。”克拉多克低声说。

他在温伯恩先生犀利的目光之下毫无怯意。

“哦，那么警方已经调查过了?是的，艾尔弗雷德几乎一直手头很拮据，偶尔有短短一段时间他也会很有钱——但总是好景不长。哈罗德，看来你已经发现了，现在也是岌岌可危。”

“尽管外表看上去他还是经济状况良好?”

“撑门面！完全是在撑门面！城市里的这些公司有一半甚至都不知道有没有偿还债务的能力！在外行人眼里，借贷对照表可以做得天衣无缝，但是如果账面上的资产并不是真正的资产——如果这些资产正处于崩溃的边缘——你会怎么办呢?”

“这么说哈罗德·克拉肯索普正迫切地需要钱喽?”

“但他掐死亡兄的遗孀也拿不到钱啊。”温伯恩先生说，“谋杀卢瑟·克拉肯索普才能给别的家庭成员带来好处，可并没有人去杀他呀。警督，我真不知道按你的想法调查会有个什么结果。”

克拉多克警督想，最糟糕的是，他自己也没有很大把握。

第十五章

克拉多克警督和哈罗德·克拉肯索普约好在公司的办公室见面，他和韦瑟罗尔警佐准时到了那儿。办公室位于金融中心一大幢办公楼中的四层，里面的所有陈设都显示出繁荣昌盛的景象，充满了高度的现代商业气息。

一个干净利落的年轻女士记下他的名字后，谨慎地在电话中低语了几句，然后起身把他们带进了哈罗德·克拉肯索普的私人办公室。

哈罗德坐在一张皮面的大办公桌后，和以往一样神情自信，无可挑剔。虽然据警督个人掌握的情况来猜测，他已然濒临破产，但他依然表现得丝毫不露痕迹。

他抬起头热诚地表示欢迎。

“早上好，克拉多克警督，我希望这次来访意味着您终于给我们带来了比较确切的消息。”

“恐怕没有，克拉肯索普先生。我只是想再问几个问题。”

“再问几个问题？我们确实把到现在为止能够想到的每一件事情都回答过了。”

“我敢说那只是您的感觉，克拉肯索普先生。不过我们也只是在例行公事而已。”

“好吧，这回您想知道什么？”他很不耐烦地说。

“我想请您准确地告诉我，去年十二月二十日下午到晚上——大约下午三点到午夜之间您在做什么。”

哈罗德·克拉肯索普脸都气红了。

“您问我的这个问题好像很特别嘛。我倒想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克拉多克温和地笑了笑。

“我的意思只是想了解一下十二月二十日星期五那天从下午三点到午夜您在什么地方。”

“为什么？”

“这有助于缩小破案范围。”

“缩小范围？那么您又掌握了新的资料喽？”

“我们希望离事实稍稍近了一些，先生。”

“我不知道是不是该回答你们的问题。我是说，如果我的律师没有在场的话。”

“那当然完全随您的便，”克拉多克说，“您不一定非得回答。您也有权在回答问题之前请律师到场。”

“您不是在——我得先搞清楚——在威胁我吧？”

“哦，没有，先生。”克拉多克警督表现出适度的震惊，

"没那回事。我要问您的问题，同样也要问别人，没有任何针对个人的意思。这是一种剔除与本案无关资料的必要的措施。"

"啊，当然——我愿意尽我所能帮助您。让我想想，这种事一时间不容易想起来。不过我们这儿的工作很是有条不紊，我想，埃利斯小姐可以帮上忙。"

他对着桌上的一台电话简短地交代了几句，没过一会儿，一个身材优美、穿着合体的黑套装的年轻女郎拿着笔记本走了进来。

"这是我的秘书埃利斯小姐，克拉多克警督。啊，埃利斯小姐，这位警督想知道——哪天来着？"

"十二月二十日，星期五。"

"十二月二十日，星期五下午到晚上我在做什么。我希望你有记录。"

"哦，有。"埃利斯小姐走了出去，又拿了份办公室备忘日历回来，翻到那一页，说：

"十二月二十日早上您在办公室，和戈尔迪先生商谈关于格罗马蒂公司合并的事。后来和福斯维尔勋爵在伯克利饭店共进午餐——"

"啊，就是那天，是的。"

"您大约三点回到办公室，口授了十几份信函。然后您去参加索瑟比拍卖会，对那天拍卖的一份珍贵的手稿很感兴趣，您没有再回办公室，但我有记录曾提醒您去参加晚上的酒席承办俱乐部的宴会。"她疑惑地抬起头。

"谢谢你，埃利斯小姐。"

埃利斯小姐轻捷地走出了办公室。

“我记得很清楚，”哈罗德说，“那天下午我去了索瑟比拍卖行，但我想要的东西要价太高了。我在杰明街一家小茶馆——我想大概是叫拉塞尔斯吧——喝过茶，又逛到新闻剧院呆了半小时左右，然后我就回家了。我住在卡迪根花园四十三号。酒席承办俱乐部的宴会七点三十分在酒席承办人大厅举行。结束之后我就回家睡觉了。我想这样回答您的问题可以吧？”

“真是一清二楚，克拉肯索普先生，您什么时候回家换衣服的？”

“我记得不太清楚，大概刚过六点吧？”

“宴会结束时是几点？”

“是——我想想，我是十一点半到家的。”

“是您的男仆开的门？还是艾丽斯·克拉肯索普夫人——”

“我夫人艾丽斯十二月初就去法国南部了。我自己用弹簧锁钥匙开的门。”

“那么您说那时候回家，并没有人可以给您证明喽？”

哈罗德冷冷地盯了他一眼。

“我敢说佣人们听见我进来了。我有两个佣人，是一对夫妇。可是，说真的，警督——”

“稍等一下，克拉肯索普先生，我知道这种问题很烦人，我马上就问完了。你有车子吗？”

“是的，一辆亨伯鹰牌的车子。”

“您自己开吗？”

"对，但我除了周末外，平时不怎么用，现在想在伦敦城区开车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猜您是开车去看住在布拉克汉普顿的父亲和妹妹吧？"

"除非我要在那儿呆一段时间。如果晚上去的话——比如说像那天去参加侦讯会——我一般坐火车去。火车上服务周到，又比开车快得多。我妹妹雇的汽车会在车站接我。"

"您把车子停在哪儿？"

"我在卡迪根花园后面有马厩的那条小街上租了一间车房。还有问题吗？"

"我想就到此为止吧。"克拉多克警督微笑着站起身来，"真抱歉，太打扰您了。"

他们出来后，韦瑟罗尔警佐，一个阴郁而对一切事物持怀疑态度的人，意味深长地说："他很不高兴您问那些问题——压根儿就不高兴。这些问题让他很不安。"

"如果你并没有谋杀的罪行，而别人认为你可能有，那自然会让你很恼火。"克拉多克警督温和地说，"尤其是对哈罗德·克拉肯索普这样特别有身份的人，他肯定会怒气冲天。那倒没有什么。我们现在要弄清楚的事情是那天下午是否有人在拍卖会上看见哈罗德·克拉肯索普，还得去茶馆作同样的调查。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搭乘四点三十三分的火车，把那女人推下去，再坐火车回伦敦，及时出现在宴会上，他也可以用同样方式晚上驾车去把尸体移到石棺里，再驾车回来，去有马厩的那条小街上调查一下。"

"是，先生。您认为他就是这么干的？"

"我怎么知道?"克拉多克警督反问,"他高个子、黑色头发,有可能在那列火车上,跟拉瑟福德庄园有紧密联系。在本案中他很有犯罪嫌疑。现在轮到他的兄弟艾尔弗雷德了。"

艾尔弗雷德·克拉肯索普在西汉普斯特德有套公寓。公寓大楼样子时新,建得却有点偷工减料。楼前有个很大的庭院,公寓的住户们也不为别人考虑,就把车子停在那儿。

那公寓很现代化,卧室墙壁上嵌有壁橱,显然是带家具出租的。一张可以从墙上拉下来的夹板桌,一张沙发床,还有几把不太相配的椅子。

艾尔弗雷德·克拉肯索普很殷勤地接待了他们,但警督觉得他有些紧张。

"我真是受宠若惊啊。"他说,"您是不是要喝点什么?克拉多克警督?"他指着几个酒瓶子邀请着。

"不用了,谢谢您,克拉肯索普先生。"

"那么不赏脸吗?"他对自己这个小玩笑哈哈大笑了一番,然后问他们有什么事情。

克拉多克警督说只是小事一桩。

"十二月二十号的下午和晚上我在干什么?我怎么知道?那是——什么——三个星期前了。"

"您哥哥哈罗德就能非常准确地告诉我们。"

"哈罗德老哥也许会,但艾尔弗雷德老弟可不是这样。"他的话语中多了些东西——也许是嫉妒和怨恨:"哈罗德是家里的成功人士,忙忙碌碌,是个有用的人才,时间安排得

满满当当——每件事情都安排好了时间，每件事情都在计划时间内完成。即使他想搞个——谋杀呀，大概也会仔细地算准时间，严格去执行。"

"您举这个例子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吗？"

"哦，没有，只是突然想到——当作笑话来说吧。"

"现在说说您自己吧！"

艾尔弗雷德摊开双手：

"我告诉您——我对时间和地点的记忆力特别差。要是您现在想问圣诞节那天的情况——那我应该能回答您，还有线索可寻，我知道圣诞节自己在什么地方，我们在布拉克汉普顿和父亲在一起。真是弄不明白，我们去吧，他抱怨花钱太多，不去吧，他又抱怨我们从来不跟他亲近。其实我们这样做只是为了让妹妹高兴高兴。"

"您今年也去了？"

"对。"

"但不幸的是，您父亲病了，是吗？"

克拉多克出于一种常有的职业性的本能，有意旁敲侧击了一下。

"他是病了。他为了厉行节约的光荣目标，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突然暴饮暴食当然会引起不良后果。"

"就这么简单？"

"当然，那还有什么？"

"我觉得他的医生——非常担心。"

"啊，那个老傻瓜昆珀。"艾尔弗雷德马上轻蔑地说，"听他的话一点用场都没有，警督。他是最能大惊小怪的人。"

“真的？我看他是个聪明人。”

“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傻瓜。父亲其实没什么病，心脏更是好好的，但他完完全全蒙住了昆珀。自然，父亲一旦真的不舒服，就开始小题大作，把昆珀支使来支使去，问这问那，还要检查他吃喝过的每一样东西！真是可笑！”艾尔弗雷德一反常态，慷慨激昂地说着。

克拉多克沉默了一会儿，这一招还很见效。艾尔弗雷德坐立不安，飞快地瞥了他一眼，急躁地问道：

“哎，这一切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您要知道三四星期之前的某个星期五我在什么地方？”

“那么您记起是在星期五了？”

“我记得您说过的。”

“也许吧。”克拉多克说，“不管怎么样，我问的就是二十号星期五那天。”

“为什么？”

“例行调查而已。”

“那是胡说八道。你们是不是又发现那女人的什么情况？知道她从哪儿来的？”

“我们的资料还不够完备。”

艾尔弗雷德目光锐利地看了他一眼，说：

“埃玛以为她可能是我哥哥埃德蒙的遗孀，你们可别被这种荒谬的想法引人歧途！那完全是胡说八道！”

“这个——马蒂娜没有求助于您吗？”

“求助于我？天哪，才没有呢！真是天大的笑话！”

“那您认为她会不会去找您哥哥哈罗德呢？”

"这倒很有可能。他的名字经常出现在报纸上，有钱得很呐。她要是去找哈罗德，我是不会大吃一惊的。不过她肯定捞不到什么东西，哈罗德跟老头子一样，一毛不拔。当然，埃玛是家里最心软的人，而且她还是埃德蒙最喜欢的妹妹。但埃玛并不轻信于人，也知道这女人可能是个骗子。她准备等全家人都在的时候跟那女人会面——对，还有一个铁石心肠的律师也要请到场。"

"很明智的做法。"克拉多克说，"你们确定好家庭会议的日期了吗？"

"就在圣诞节之后的周末，二十七号……"他停下来不说了。

克拉多克很是开心："哈，我知道了，有些日子对你还是有意义的。"

"我告诉您——没有确切定下哪一天。"

"可您已经说过了——什么时候来着？"

"我确实想不起来了。"

"您不能告诉我十二月二十日，星期五晚上您在干什么吗？"

"对不起——我的记忆里一片空白。"

"您没有约会记录本吗？"

"我受不了那种东西！"

"圣诞节之前的那个星期五——应该不是太困难吧？"

"有一天我在打高尔夫球，还很有希望获胜。"艾尔弗雷德摇摇头，"不对，那是在前个星期。那我可能在到处闲逛。我有很多时间都在东游西荡。我发现在酒吧里谈生意比在

别的地方顺利得多。”

“也许别人，或者您的一些朋友，能对此有所帮助？”

“有可能。我会去问问他们的。尽力而为吧。”

艾尔弗雷德看上去更加肯定了。

“我无法告诉您那天在做什么，”他说，“但我可以告诉您我没做什么。我没有在‘长仓’谋杀过任何人。”

“您为什么要说那个呢？克拉肯索普先生？”

“算了吧，我亲爱的警督！您在调查这起谋杀案，不是吗？您开始问我某日某时在什么地方，那是在缩小破案范围。我倒是很想知道您为什么想到星期五那天呢——什么时间来着？午饭时间到午夜？过了这么久，不可能是法医鉴定出来的，是不是那天下午有人看见死者进了‘长仓’？她进去就再也没出来什么的？是不是那样？”

艾尔弗雷德锐利的黑眼睛紧盯着克拉多克，但警督也是此中老手，不会对这种事情有什么反应。

“恐怕我们只能让您猜猜了。”他乐呵呵地说。

“警察总是这么神秘兮兮的。”

“不仅仅是警察吧。我觉得，克拉肯索普先生，如果您努力去想，是可以记起那个星期五在干什么的。当然也许您有您的理由不想记起来——”

“您那样是骗不过我的，警督。真是奇怪，当然很奇怪，真的，我居然会想不起来——但事实如此！等等，那个星期我去利兹了，住在市政厅旁边一个旅馆里——记不清名字了，不过你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查出来，那可能是在星期五。”

“我们会调查的。”警督不动声色地说。

他站起身来："很遗憾您不肯再跟我们合作一点，克拉肯索普先生。"

"我真是倒霉透顶！塞德里克可以完完全全地证明他不在现场，在伊维萨；哈罗德，毫无疑问，可以检查他每一小时的商业约会和公共宴会的记录——但我根本没有不在现场的证明啊。真惨！真愚蠢！我已经告诉您了，我没有杀人！为什么我要杀死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呢？我为了什么？即使那具尸体真是埃德蒙的遗孀，为什么非得是我们当中的某一个想杀她？如果她在战时嫁的是哈罗德，然后又突然出现——那倒会让可敬的哈罗德大为难堪——他构成了重婚罪，还会惹上别的麻烦！可那是埃德蒙啊！我们都乐意让父亲拿出一笔钱给她作为补贴，再送那个孩子去念个体面的学校。父亲一定要气疯了，不过为了面子他也无法拒绝。您不喝一杯再走吗？真的不喝？真糟糕，我帮不上您的忙。"

"先生，听我说，您有什么发现吗？"

克拉多克警督看看神情激动的警佐。

"怎么，韦瑟罗尔，怎么回事？"

"我认出他了，先生，那个家伙！我老想确定这一点，突然就想起来了。他曾经跟迪基·罗杰斯一起被牵扯进罐头食品一案。始终也没能拿他怎么样——这家伙太会守口如瓶了。他还跟苏和区那帮人混在一起，做倒卖手表和意大利金币的生意。"

当然是这样！克拉多克恍然大悟为什么一见艾尔弗雷德的面就觉得似曾相识。那帮人总是倒腾劣等货色，警方却

找不出任何证据。艾尔弗雷德总是在诈骗的边上打转，但每次他又总有像模像样的理由证明自己是被无辜连累的。不过警方非常确定他每次总能稳赚一小笔。

“那就让整个局势明朗多了。”克拉多克说。

“您认为是他干的？”

“我不能说他就是那种搞谋杀的人，不过别的事情就解释得通了——比如他为什么无法提供自己不在现场的证明。”

“是的，那对他非常不利。”

“不仅如此，”克拉多克说，“这也是个很聪明的法子——一口咬定自己想不起来了。有很多人甚至都记不清自己一个星期前在什么地方做了什么事呢。如果你特别不愿自己打发时间的方式引起别人注意，比如说跟迪基·罗杰斯那帮人在货车经过的路边饮食店里约会什么的。那么这种法子尤其有用。”

“所以您认为他没有什么问题？”

“我现在还不能说什么人没有问题。”克拉多克警督说，“你还得调查一下，韦瑟罗尔。”

克拉多克的双眉紧锁，坐回桌边，在面前的拍纸簿上简单地作着笔记：

凶手……高个男子，黑色头发！！！

受害者……可能是马蒂娜，埃德蒙·克拉肯索普的女友或者遗孀。

或者

可能是安娜·斯特拉文斯卡娅，正好在此时退出了巡回演出。年龄、外表、衣着等相符。到目前为止未发现和拉瑟福德庄园有联系。

可能是哈罗德的前妻！重婚！

可能是哈罗德的情妇！敲诈勒索！

如果跟艾尔弗雷德有关的话，可能是敲诈。掌握有可能把他送进监狱的证据？

如果是塞德里克——也许跟他在国外的什么事情有联系——巴黎？巴利阿里群岛？

或者

受害者是假扮成马蒂娜的安娜·斯？

或者

受害者是个不知名的女人，被不知名的凶手谋杀！

"八成是后者。"克拉多克大声说道。

他沮丧地考虑着目前形势。找不出犯罪动机，就无法再把案情推进一大步。到现在为止，所有动机不是不够充分就是太牵强附会。

如果要谋杀的是克拉肯索普老先生……动机就很充分了……

他脑海中灵光一闪……又在拍纸簿上记了几句：

问昆珀医生圣诞节发病的事。

问塞德里克——不在现场的证明。

问马普尔小姐最新的传闻。

第十六章

克拉多克到达麦迪逊路四号时，发现露西·艾尔斯巴罗跟马普尔小姐在一起。

他犹豫了一会儿，想着是否要把行动计划说出来，随后又断定露西·艾尔斯巴罗可能会是个有力的盟友。

寒暄过后，他严肃地拿出皮夹，抽出三镑纸币，再加上三先令，推到马普尔小姐面前。

"这是什么？警督？"

"咨询费啊。您是顾问——谋杀案的侦破顾问。脉搏，体温，局部反应，咱们所说的谋杀案可能存在的深层原因。我只是本地一个可怜的、忧愁的开业医生。"

马普尔小姐眨巴着眼睛看着他，他对她咧嘴笑笑。露西·艾尔斯巴罗先是轻轻喘了口气，随后爆发出一阵大笑。

"哈，克拉多克警督——您毕竟还是很有人情味的嘛！"

“哦，没错。严格地说，今天下午不是来执行任务的。”

“我告诉过你我们已经见过面，”马普尔小姐对露西说，“亨利·克利瑟林——我的一个多年老友是他的教父。”

“艾尔斯巴罗小姐，你想听听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的教父是怎么描述她的吗？他形容她是上帝创造出来的最好的侦探——是在合适土壤中培养出来的天才。他告诉我千万不能瞧不起——”德莫特·克拉多克停顿了一会儿，搜肠刮肚地找着“老太婆”的同义词——“唔，上了年纪的女士们。他说她们通常能告诉你可能发生的事情，应该发生了的事情，甚至还有确实已经发生的事情，而且，她们能说出为什么会发生。他还加了一句说尤其是这位——唔——上了年纪的女士——更是出类拔萃。”

“啊，”露西说，“这好像是一份挺不错的鉴定书嘛。”

马普尔小姐脸上泛起了淡淡的红晕，有些手足无措，显得少有的紧张。

“亲爱的亨利爵士，”她喃喃低语着，“总是那么善良诚恳。说真的，我压根儿就不聪明——也许只是对人性有些许了解罢了——你知道，住在村子里——”

她比先前镇定了一点，补充道：

“当然，我没有亲临现场的时候常常会感到事情有些棘手。我总是觉得，当某些人让你想起另外某些人的时候，事情就好办得多了——因为无论哪个地方，人的类型总是相似的，这一点非常有用，可以作为指导。”

露西有点摸不着头脑，但克拉多克深有同感地点点头。

“但您在那儿喝过茶，不是吗？”他说。

“是的，确实去过。我非常开心，但没看见克拉肯索普老先生，又有点失望——不过总没有十全十美的事。”

“您觉得有没有看见凶手？”露西问。

“哦，我可不能那样说，亲爱的。人们总是容易去猜想——而涉及到谋杀这样严重的问题的时候，猜想可能会大错特错。我们所能做的只是观察有关的人——或者可能有关的人——看看他们能让我们想起谁来。”

“像塞德里克和那个银行经理？”

马普尔小姐纠正她说：

“是银行经理的儿子，亲爱的，伊德先生本人倒更像哈罗德先生——一个非常保守的人——但未免有点太爱财了——也是那种会千方百计避免丑闻张扬出去的人。”

克拉多克笑了，又问：

“那么艾尔弗雷德呢？”

“修车厂里的詹金斯，”马普尔小姐毫不犹豫地回答，“他并不偷走工具——但他会拿坏的或者质量低劣的千斤顶偷偷换成好的。我相信他用起电池来也不太老实——虽然我也不太懂那些事情。我知道雷蒙德已经跟他断绝来往，去米尔切斯特路上的那个修车厂了。至于埃玛么，”马普尔小姐沉思着继续说道，“她总是让我想起杰拉尔丁·韦布——穿着非常朴素，甚至有些邋遢——生活在她母亲的高压之下。后来她母亲猝然去世，让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杰拉尔丁继承了一大笔钱，去剪短了头发再重新烫过，然后再乘船去旅游，回来嫁了个非常好的律师，还生了两个孩子。”

这种比较再清楚不过了。露西很不安地说：“您应该还

记得您说的关于埃玛要结婚的话吧？她的哥哥们为此很不高兴。”

马普尔小姐点点头，说：

“是的，男人们总是那样——注意不到眼皮底下发生的事情。我相信你自己也没有注意到。”

“确实没有，”露西承认，“我从来没想过那种事。我看他们俩都——”

“这么老了？”马普尔小姐微笑着，“我想昆珀医生不过四十出头，虽然他两鬓有些斑白了。显而易见他渴望过一种家庭生活。埃玛·克拉肯索普还不到四十——还不至于老得不能结婚成家。昆珀大夫的太太是难产死的，死时还很年轻呢，这是我听说的。”

“应该是的，埃玛有一天说过这事。”

“他一定很孤单寂寞，”马普尔小姐说，“一个工作忙碌、努力的医生需要一个妻子——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不必太年轻的妻子。”

“听我说，亲爱的，”露西说，“我们是在调查谋杀案，还是在做媒？”

马普尔小姐闪动着眼睛。

“恐怕我是太浪漫了，也许因为我是个老姑娘的缘故吧。你知道，亲爱的露西，就我这一方来说，你已经完成合同任务了。如果你真想在接受下一个合约前出国休假的话，还有时间作短期旅行。”

“离开拉瑟福德庄园？绝对不！现在我已经成了地地道道的侦探了，跟男孩子们一样蹩脚的侦探！他们把所有的时

间都用来找线索,昨天还把垃圾箱都翻遍了。真是难闻死了——他们其实压根儿就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克拉多克警督,如果他们得意洋洋地拿张破纸片来找您,上面写着‘马蒂娜——你要命的话就离长仓远点’,您要知道,那是我可怜他们藏在猪栏里的!”

“为什么会在猪栏里找到呢?亲爱的?”马普尔小姐兴味盎然地问,“他们还养猪吗?”

“哦,没有,现在不养了。只是——我有时去那儿。”

露西莫名其妙地红了脸。马普尔小姐凝神注视着她,越发感兴趣了。

“现在谁在家里?”克拉多克问。

“塞德里克在那儿,布赖恩来过周末。哈罗德和艾尔弗雷德明天过来,他们今天早上打过电话。不知怎么的,我觉得您已经打草惊蛇了,克拉多克警督。”

克拉多克微微笑了。

“我只是让他们清醒一下,要他们说说十二月二十日星期五那天的活动。”

“他们能说出来吗?”

“哈罗德能,艾尔弗雷德不能——或者是不愿意吧。”

露西说:“我想要找出不在现场的证明是很难的,时间、地点和具体日期,一定也很难查。”

“这需要时间和耐心——不过我们会设法去办的。”他瞥了一眼手表,“我要马上去拉瑟福德庄园和塞德里克谈谈,但是我先得把昆珀大夫找到。”

“您现在去正是时候,他六点钟有手术,通常半个小时

后结束。我得回去弄晚饭了。”

“我想请教您一件事，艾尔斯巴罗小姐。他们一家人关于马蒂娜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在家庭内部谈起来？”

露西迅速回答道：

“他们都很恼火埃玛把这事告诉了您——也很讨厌昆珀大夫，似乎是他鼓动埃玛这么做的。哈罗德和艾尔弗雷德认为这是个骗局，不是真的；埃玛是半信半疑，塞德里克也觉得有人冒充，不过他没有另外两个看得那么严重。布赖恩则正好相反，认为这事千真万确。”

“为什么？我觉得很奇怪。”

“啊呀，布赖恩就是那样，只看到事物的表面情况。他认定那就是埃德蒙的妻子——更确切地说是遗孀——她突然回法国去了，但他们总会再收到她的信的。事实上她到现在也没写信来，可在他看来再自然不过了，因为他自己从来不写信。布赖恩的确挺可爱的，就像一只盼着被人带去散步的小狗。”

“你带他去散步吗？亲爱的？”马普尔小姐问道．“也许带到猪栏那儿去？”

露西敏锐地看了她一眼。

“这么多的绅士在家里来来去去的。”马普尔小姐沉入了冥想之中。

每当马普尔小姐说出“绅士”这个词时，总是充满着维多利亚时代的韵味——仿佛是在她之前的那个古老时代的回声。你会马上想起意气风发的热血男儿（也许还留着连鬓胡子），有时候或许带点邪气，但对女人总是殷勤有加。

“你这么漂亮的姑娘，”马普尔小姐又评价起露西来，“我想他们一定很注意你吧？”

露西双颊微红，一些记忆的片断在心头掠过。斜倚在猪栏墙上的塞德里克，忧郁地坐在厨房桌子上的布赖恩，还有艾尔弗雷德帮她收拾咖啡杯时，手指轻轻触到了她的手指……

“绅士们，”马普尔小姐说，仿佛在说着一种危险的异类，“在某些方面总是非常相似的——即使他们已经很老了……”

“亲爱的，”露西大叫起来，“一百年前您一定会被当作巫婆烧死的！”

然后她把克拉肯索普有条件求婚的事告诉了马普尔小姐。

“事实上，”露西说，“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都进行过您所谓的追求。哈罗德算是个正人君子——他要为我在伦敦金融界提供一个很好的职位。我觉得不是因为我的外表如何有魅力——一定是他们认为我掌握了一些情况。”

她大笑起来。

但是克拉多克警督没笑。

“小心点。”他说，“他们可能不是追求你，而是要谋杀你。”

“我想那或许要简单得多。”露西也同意他的意见。

随后她微微打了个寒战，说：

“我们都忘了，那些孩子们正玩得开心，都快把这事当成游戏看待了。可这并不是游戏啊。”

“是的。”马普尔小姐说，“谋杀不是游戏。”她沉默片刻又开口道：“那两个孩子不马上回学校吗？”

“马上回，下周就走。他们明天去詹姆斯·斯托达特－韦斯特家，过完最后几天假期。”

“那我就放心了。”马普尔小姐严肃地说，“我不希望他们在这儿的时候再有什么事发生。”

“您指的是克拉肯索普老先生？您认为他将是下一个被谋杀的人？”

“哦，不是。”马普尔小姐说，“他不会出什么事的。我指的是孩子们。”

“噢，亚历山大。”

“但是肯定——”

“你知道，他们在到处搜寻线索，男孩子就喜欢干那种事——但是这事可能很危险。”

克拉多克一边思索一边看着她说：

“马普尔小姐，您并不认为这起案子只是一个不知名的男人杀了一个不知名的女人？您非常肯定地把它同拉瑟福德庄园联系在一起？”

“我认为两者之间肯定有联系，是的。”

“我们所掌握的凶手的情况只是：他是个高个子，黑色头发。那是您的朋友说的，她也只能够说出那么多。而拉瑟福德庄园有三个高个儿黑发的男人。您知道么，开侦讯会的那天，我出来时看见三兄弟正站在人行道上等着车子开过来。三个人都背对着我，结果真是令人惊诧，他们穿着厚大衣时，看上去一模一样。三个黑色头发，高高的男子。可事

实上，他们是三种完全不同的类型。”他叹了一口气，“这就让事情更难办了。”

“我怀疑，”马普尔小姐喃喃低语，“我正在怀疑——案情是否会比我们想象的要简单得多。谋杀通常是很简单的——有一个明显的卑鄙的动机……”

“您相信那个神秘的马蒂娜的存在吗？马普尔小姐？”

“埃德蒙·克拉肯索普要么已经、要么将要跟一个叫马蒂娜的女孩子结婚，对此我是深信不疑的。听说埃玛·克拉肯索普已经给你看过埃德蒙的信，并且据我自己的观察和露西告诉我的情况来判断，埃玛·克拉肯索普绝对不可能造出那种事情——的确，她干吗要那样干呢？”

“假设马蒂娜存在的话，”克拉多克陷入了沉思，“那就有某种动机了。马蒂娜带着个儿子重新出现，将会减少几位克拉肯索普先生们的财产份额——尽管我们觉得并不足以引起一桩谋杀，但他们现在都很拮据——”

“甚至包括哈罗德吗？”露西难以置信地问道。

“甚至那个看上去事业正如日中天的哈罗德·克拉肯索普。他表面上是个冷静保守的金融家，但也只是徒有其表面已。他已经陷入困境，而且还被牵扯进一些不正当的投机生意。如果能马上得到一大笔钱，也许能避免破产。”

“可如果这样的话——”露西说了一半就停了下来。

“怎么？艾尔斯巴罗小姐——”

“我知道，亲爱的，”马普尔小姐说，“你是说那样就杀错人了。”

“是的，马蒂娜的死不会给哈罗德——或者其他任何人

——带来什么好处。除非——"

"除非卢瑟·克拉肯索普死了。正是如此。但我从医生那儿了解到，克拉肯索普老先生比外人想象的要健康得多。"

"他还能活不少年呢。"露西说，接着又皱了皱眉头。

"怎么？"克拉多克用鼓励的口气说道。

"他圣诞节的时候病得很厉害，"露西说，"他说医生为此而大惊小怪了一番——'任何人都会以为我是被他的大惊小怪毒死的'，他是那么讲的。"

她把询问的目光投向克拉多克。

"是的。"克拉多克回答，"那正是我想问昆珀大夫的事。"

"唉呀，我得走了。"露西叫道，"天哪，已经晚了！"

马普尔小姐放下手中正在做的编织活儿，拿起一份《泰晤士报》，上面有做了一半的纵横字谜。

"我希望有本字典，"她咕哝着，"'通蒂'[1] 和'投喀'[2]——我总是把这两个词混起来。我相信有一个是匈牙利酒名。"

"那是'投喀'。"露西从门边回过头说，"但一个单词是五个字母，另一个是七个字母。线索是什么？"

"哦，那不在纵横字谜里，"马普尔小姐含糊其词，"那在

---

① 通蒂：联合养老保险之一种，其运作方式为：参加者共享一笔基金，有人死亡时，生者即增加其份额，最后仅存者获该基金全部余额。——译注。

② 投喀：酒名，一种甜而醇的匈牙利葡萄酒。——译注。

我脑子里。”

克拉达克警督紧紧地盯着她，随后说了声“再见”就走了。

第十七章

克拉多克不得不等了几分钟，直到昆珀做完晚上的手术。大夫向他走过来，显得疲惫不堪，情绪低落。

他递了杯酒给克拉多克，后者接过去后，他又给自己也调了一杯。

“可怜的家伙，”他说着坐到一张破安乐椅上，“这么紧张，又这么愚蠢——实在是笨透了！今晚上的病例，真让我痛苦！那女人一年前就该来找我了！如果她那时候来，手术就有可能做成功。现在太晚了。几乎没让我发疯。人啊，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英雄和懦夫的混合体！她忍受着病痛，不发一句怨言，只是因为害怕自己所担心的事情成为现实。而另外一些人则处在另一个极端，小指头上肿起了一块就使得他们痛苦不堪，自以为得了癌症，跑来浪费我的时间，结果证明只是普通的冻疮！哦，别为我担心，我只是发泄一下；

现在好了，您有何贵干啊？"

"首先，我是来感谢您的，因为您劝说克拉肯索普小姐把那封声称是她哥哥遗孀的信交给我。"

"噢，那个啊，有什么发现吗？我其实并没有劝她来，她自己想那样。她愁得要命。当然，那些亲爱的小哥哥们都想阻拦她。"

"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做呢？"

医生耸耸肩：

"我猜是担心那位女士真有其人吧。"

"您认为那封信是真的吗？"

"不知道，实际上我也没看过。我觉得是某个知情者想弄笔钱花花，希望能以此打动埃玛。那他们就大错而特错了。埃玛又不是傻瓜，她如果不先盘问几个实际问题，是不会跟一个素不相识的'嫂嫂'拥抱的。"

接着，他颇为好奇地加了一句：

"可您为什么要问我的意见呢？我跟这件事没有什么关系吧？"

"其实我来请教的完全是另外一码事——但我也不知道怎么说的。"

昆珀大夫看上去很感兴趣。

"我听说不久以前——我想是在圣诞节吧——克拉肯索普先生的病情突然变严重了。"

他看见医生的脸色马上为之一变，一下子严峻起来：

"是的。"

"据我了解是胃不太舒服？"

"是的。"

"这很难……克拉肯索普先生总是夸耀自己的健康，说他会比家里大部分人长命。他还提到您了——请原谅，大夫……"

"哦，没关系，我不在意别人对我的评论。"

"他说您是个小题大作的老家伙。"

昆珀微微一笑。

"他说您问他各种各样的问题，不仅仅问他吃了什么，还问谁做的、谁端来的。"

医生收敛了笑容，脸色又严峻起来：

"说下去。"

"他用了这样的话——'说得好像他相信有人要毒死我似的。'"

出现了一瞬间的冷场。

"您有——这方面的怀疑吗？"

昆珀没有立即回答，他起身踱来踱去，最后转到了克拉多克面前。

"您到底想要我说什么？您以为一个医生可以毫无真凭实据地到处指控别人投毒吗？"

"我只是想了解一下，您私下里有没有过这种念头？"

昆珀大夫闪烁其词：

"克拉肯索普老先生过着非常节俭的生活。家里其他人来的时候，埃玛就会加菜，结果是他得了——很严重的胃肠炎。症状和诊断结果是一致的。"

克拉多克坚持不懈地追问：

"我明白了。您感到很满意吗?您就一点儿也不——怎么说呢——困惑吗?"

"好啦,好啦,是的,我的确感到您所谓的'困惑'了!那样您就开心了吗?"

"这让我很感兴趣。"克拉多克说,"您到底在怀疑——或者害怕什么呢?"

"当然,胃病的种类很多,但有些症状与其说是普通的胃肠炎,还不如说砒霜中毒来得更符合。提醒您一句,这两者是非常相似的。比我强的医生也难以认定砒霜中毒的症状——只好老老实实地开一张胃肠炎的诊断书。"

"那么您调查的结果如何?"

"看来事实并不像我所怀疑的那样。克拉肯索普先生向我保证,我没有照顾他之前,类似的病就已经发作过——他说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总是在食物过于丰盛的时候发作的。"

"是在家里人很多的时候?跟家人在一起?还是跟客人们在一起?"

"是啊,那听起来好像够合理的了。不过坦率地说,克拉多克,我不太满意,甚至很多事都写信给莫里斯老医生,他原来是我的老板,我加入不久之后他就退休了。克拉肯索普原来就是他的病人。我问他老头以前发病的情况。"

"他怎么答复您的?"

昆珀咧嘴一笑。

"我被他讽刺了一番,劝我别做傻瓜。啊哈,"他耸耸肩,"也许我真的是个该死的傻瓜——"

"我怀疑。"克拉多克沉吟半晌,然后决定开诚布公地谈谈。

"坦率地说,大夫,有人会在卢瑟·克拉肯索普死后得到很大的好处。"

医生点点头。"

他是个老人——一个精神矍铄、身体健壮的老人。他可能活过九十岁吗?"

"轻而易举,他把时间都用在保养身体上了,而且他的体质很好。"

"他的儿子——还有女儿——年纪也都渐渐地大了,他们是不是感到压力很大?"

"别把埃玛算进去,她不是下毒的人。只是当其他人在的时候病才会发作——又不是她和他单独相处时发作的。"

"这只是最基本的防备措施——如果她是下毒者的话。"警督心内暗想,但是没说出声来。

他停顿片刻,小心翼翼地寻找着合适的字眼儿。

"当然,我对这些事情一窍不通。我们只是假设有人投了砒霜,克拉肯索普岂不是幸免于难?"

"现在,"医生说,"您已经注意到一件奇怪的事情了。正是这件事使我相信,自己的确如老莫里斯所说是个大傻瓜。您看,这显然不是一起定期投放小剂量砒霜的案子——可能你们会称之为用砒霜下毒的传统方法。克拉肯索普从来没得过慢性胃肠炎,从某种角度看,这就让这些胃病的突然发作显得有点不太可能。假设它们的发作并不是由于自然原因,那投毒者又似乎每次都在出错——那也不合乎情

理。”

“您是指放的剂量不足?”

“是的。另一方面,克拉肯索普体质强健,可能使别人致死的剂量,未必能夺走他的性命。个人的体格一般也是要考虑进去的。但是您想想,都到现在这个时候了,投毒者——如果不是特别胆小的话——他就该加大剂量了。那他为什么不加呢?”

“那就说明,”他补充了一句,“可能存在一个投毒者,也可能根本就不存在!也许自始至终就是我在胡思乱想!”

“这问题的确蹊跷,”警督也有同感,“似乎不太合乎情理。”

“克拉多克警督!”

有人在急切地低声呼唤,让警督吓了一跳。

他正想摁响前门门铃的时候,亚历山大和他的朋友斯托达特—韦斯特悄悄地从阴影中溜了出来,说:

“我们听见您的车子来了,就想过来拦住您。”

“好吧,进去说吧。”克拉多克又把手伸向门铃,但亚历山大毛手毛脚地急急拉住他的外套,喘着粗气说:

“我们发现一条线索了。”

“没错,我们发现一条线索了。”斯托达特—韦斯特又重复了一遍。

“那该死的女孩!”克拉多克在心中暗骂。

“好极了!”他敷衍地说,“咱们进屋看看吧!”

“不行,”亚历山大坚持己见,“一定会有人打扰的。去马

具室吧，我们带您去。”

克拉多克很不情愿地跟着他们转过屋角来到马厩。斯托达特一韦斯特推开一扇沉重的大门，伸手打开一盏昏暗的电灯。马具室昔日曾是维多利亚时代打扫得最干净的地方，如今却成了废弃物品仓库。破旧的花园椅，生锈的园艺工具，一台过时的大割草机，锈迹斑斑的弹簧床垫，吊床，还有破烂的球网。

“我们经常来这儿，”亚历山大说，“可以自由自在地做自己的事情。”

这儿处处表现出有人居住的迹象，坏床垫被堆成了沙发椅，一张生锈的旧桌子上放了一大听巧克力饼干，屋里还贮藏着一些苹果、一听太妃糖，以及一个拼图玩具。

“这的确是一条线索，先生。”斯托达特一韦斯特迫不及待地说，眼睛在镜片后闪动着，“我们今天下午发现的。”

“我们已经找了好几天了。在灌木丛里——”

“树洞里——”

“我们还检查了所有的垃圾箱——”

“那儿有些很有趣的东西，实际上——”

“然后我们去了锅炉房——”

“老希尔曼在那儿搁了个装满废纸的白铁桶——”

“因为锅炉熄火时，他想再把火点起来——”

“被风吹过来的旧纸片，他都捡起来扔到锅炉里去——”

“我们就在那儿发现的——”

“发现什么？”克拉多克打断了他们俩的一唱一和。

“发现了线索。小心，斯托德斯，把手套戴上。”

斯托达特一韦斯特煞有介事地按照侦探小说里最标准的传统方式，掏出一双脏兮兮的手套戴上，又从口袋里摸出一本柯达折叠照相夹，用戴着手套的手指小心翼翼地从里面抽出一个又脏又皱的信封，郑重其事地交给了督察。

两个男孩都激动得屏住了呼吸。

克拉多克很严肃地接了过来，他喜欢这两个男孩，所以准备着要进入角色。

信是从邮局寄的，里面没有信纸，只有个破信封——是寄给伦敦北部十号邮区埃尔维斯新月街一百二十六号马蒂娜·克拉肯索普夫人的。

“您明白了吗？”亚历山大气喘吁吁地说：“这表明她来过这儿——埃德蒙舅舅的法国妻子，我指的是——那个引起轩然大波的女人。她一定来过这儿，后来又跑到别的地方去了。看起来情况是这样，是不是——”

斯托达特一韦斯特插了进来：

“看来她就是被谋杀的女人——我是说，先生，您不觉得事情可能非常简单，石棺里的女尸就是她吗？”

他们焦灼地等待着回答。

克拉多克夸大着这个发现的重要性：

“可能，很有可能。”

“这个情况很重要，对吗？”

“您会验指纹吧，是不是？先生？”

“当然。”克拉达克说。

斯托达特一韦斯特深深地吁了口气，说：

“我们的运气真不错，我们也是最后一天了。”

“最后一天？”

“是的。”亚历山大答道，“我明天要去斯托达特家，度过最后几天假期。斯托达特家有一幢非常漂亮的房子——是安娜女王时代建造的。”

“是威廉国王和玛丽王后时代吧。”斯托达特一韦斯特说。

“可我记得你母亲说过啊——”

“妈妈是法国人，她并不太懂英国的建筑。”

“但你父亲明明说它建于——”

克拉多克则在检查着信封。

露西·艾尔斯巴罗真够聪明的，她是怎么伪造出邮戳的呢？他仔细地盯着它，但是光线实在太微弱了。那两个男孩子当然觉得很好玩，可他就难办了。露西，该死的露西，不从这个角度考虑一下！如果这是真的，那就得实施一系列行动了。那么……

在他身后，一场渊博的关于建筑的争论还在热烈地继续着，可他对此充耳不闻。

“来，小伙子们，”他招呼着，“我们进屋吧。你们帮了我一个大忙。”

第十八章

克拉多克由两个孩子护送着从后门进了屋，看来这儿对他们俩是轻车熟路。厨房里很明亮，充满着愉快的气氛。露西系了条大白围裙，正在擀馅饼皮。布赖恩·伊斯特利斜倚在碗柜旁，带着小狗一样忠实的神情全神贯注地盯着露西，一只手还摸着自己金黄的大胡子。

“哈啰，爸爸。”亚历山大亲切地说，“您又跑到这儿来了？”

“我喜欢呆在这儿。”布赖恩说完又补充了一句，“艾尔斯巴罗小姐并不介意。”

“哦，没关系。”露西说，“晚上好，克拉多克警督。”

“您要在厨房里侦查吗？”布赖恩很感兴趣。

“不完全是，塞德里克·克拉肯索普先生还在这儿吧？”

“哦，是的，塞德里克在这儿。您要叫他来吗？”

“我想跟他谈谈——是的，请您去叫一下好吗？”

“我去看看他在不在。”布赖恩回答，“他可能逛到酒店去了。”

他从碗柜旁直起身来。

露西对着他说：“太谢谢您了，我的手上全是面粉，否则我就去了。”

“您在做什么呢？”斯托达特—韦斯特急切地问。

“桃子软糕。”

“好哇！”斯托达特—韦斯特叫道。

“快到晚饭时间了吗？”亚历山大又问。

“还没有。”

“天哪！我饿死了！”

“食品橱里还有剩下的姜饼。”

两个男孩步调一致地冲了上去，在柜门口撞到了一起。

“他们就像蝗虫似的。”露西说。

克拉多克开口了：“祝贺你啊。”

“祝贺我什么？说清楚点。”

“你在这事上做的手脚！”

“什么事？”

克拉多克给她看夹着信的相夹，然后说：

“干得好啊。”

“您到底在说什么？”

“这个，亲爱的姑娘——这个。”他把信半抽出来。

她大感不解地盯着他。

克拉多克心中突然一片混乱。

"你难道没有伪造这个——然后放到锅炉房里，为的就是让男孩子们找到？快，告诉我！"

"我对您说的事情一无所知，"露西说，"难道您指的是——"

布赖恩回来了，克拉多克飞快地把相夹放回口袋里。

"塞德里克在书房里。"布赖恩说，"去找他吧。"

他又站到碗柜边上，于是克拉多克警督往书房走去。

塞德里克·克拉肯索普好像很高兴看见警督，问道：

"又在这儿侦查啦？有什么进展吗？"

"我想可以说有所进展吧，克拉肯索普先生。"

"已经发现那具尸体是谁了吗？"

"暂时还无法确认，不过我们已经有一个比较像样的想法了。"

"不错啊。"

"根据我们最新掌握的资料，我们想请你们再作一下说明。既然您正好在这儿，我就从您开始吧，克拉肯索普先生。"

"我不会再呆很久，一两天后我就回伊维萨。"

"看来我来得正是时候。"

"请说吧。"

"我想请您详细地叙述一下，十二月二十号星期五那天您在什么地方，都做了些什么。"

塞德里克飞快地瞥了他一眼，又靠到椅背上，打了个哈欠，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仿佛陷入了沉思，在努力地回想

着。

“这个，我已经告诉你了，我在伊维萨。问题是每一天都过得差不多。早上画画儿，下午三点到五点午睡，光线适合的话再画几张素描。有时候跟市长、有时候跟医生在广场咖啡馆里喝杯开胃酒，接着再随便凑合一顿。晚上大部分时间消磨在斯科提酒吧里，和一些下层阶级的朋友一起。那对你有帮助吗？”

“我想听的是实情，克拉肯索普先生。”

塞德里克坐了起来。

“你这话很有攻击性啊，警督。”

“您这么以为吗？克拉肯索普先生，您告诉过我十二月二十一号从伊维萨出发，当天抵达英国的吧？”

“是啊，埃玛！嗨，埃玛！”

埃玛·克拉肯索普从相邻的、早晨用的小起居室里走了过来，疑惑地看看塞德里克，又看看警督。

“听着，埃玛，我是圣诞之前的周六到这儿来过节的，是吧？我直接从机场来的，是吧？”

“是啊，”埃玛有些莫名其妙，“你在午饭时间左右到的。”

“那就是了。”塞德里克对警督说。

“您一定把我们都看成傻瓜了，克拉肯索普先生。”克拉多克和颜悦色地说，“您要知道，这些事情是能查出来的。我想您能不能给我看看您的护照——”

他不说话了，等着塞德里克的下文。

塞德里克答道：“我找不到那该死的东西了。今天早上

还在找它呢，我本想送到库克旅行社去的。"

"我想您会找到的，克拉肯索普先生。不过其实也不是非看不可。有记录显示您是在十二月十九日晚上抵达英国的。现在也许您愿意说明一下，从那时起直到十二月二十一日午餐时间您到达这儿为止您的活动吧？"

塞德里克火冒三丈。

"这是什么鬼年头，到处是繁文缛节和填不完的表格！那就是官僚政体带来的后果！不能去自己喜欢的地方，干自己想干的事！总是有人在喋喋不休地问问题。二十号到底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二十号有什么特别的吗？"

"我们认为二十号正好是谋杀案发生的当天。您当然可以拒绝回答，不过——"

"谁说我要拒绝回答了？给我一点时间嘛！你在侦讯会上对谋杀日期可是讳莫如深的！那以后又有什么新发现吗？"

克拉多克以沉默作答。

塞德里克斜视了埃玛一眼，说：

"我们去别的房间如何？"

埃玛马上说："我走好了。"她走到门边，又停住脚步回头说：

"要知道，这是很严肃的事情，塞德里克。如果谋杀案是在二十号发生的，那你一定得告诉克拉多克警督你到底在干什么。"

她进了旁边的房间，还把门给关上了。

"好埃玛，"塞德里克说，"好了，她走了。是的，我是在十

九号离开伊维萨的。原计划是在巴黎呆上几天，会会住在塞纳河左岸的几个老朋友。可实际上我在飞机上遇到了一个很有魅力的女人……真是个美人！简单地说吧，她跟我一块儿下了飞机。她要去美国，得先在伦敦几天，处理一些生意之类的事情。我们十九号到的伦敦，住在金斯韦大饭店。这个你的探子们还没查出来！我自称约翰·布朗——这些场合可千万不能用真名。”

“那二十号呢？”

塞德里克做了个鬼脸。

“宿醉未醒啊，一早上都很难受。”

“下午呢？三点以后？”

“让我想想，啊，大概你们会说我是在无所事事地闲逛。先去了国家美术馆——够高雅的吧，然后看了场电影《牧场上的罗恩娜》。我一直很喜欢西部片的，那片子棒极了……然后在酒吧里喝了几杯，回房间睡了一会儿，大约十点左右跟女朋友出去，到几个很带劲儿的地方转了转——大部分地方我甚至都记不清名字了——我想有一个地方叫‘跳蛙’什么的。她对那些地方了如指掌。我喝得酩酊大醉。说真的，我想不起什么了，直到第二天早上一觉醒来，觉得更加难受。那小姐去赶飞机了，我往脑袋上浇了浇凉水，请药剂师给我配了点醒酒药，就动身来这儿了，还假装是刚到希思罗的。我觉得没必要让埃玛不高兴。你不知道女人就是那样——你不立马回家她们就有种受伤害的感觉。我还不得不向她借钱，才付了出租车费。反正我是一贫如洗的了，跟老头子借也是白搭，他不会给一个子儿的。老吝啬鬼！好啦，

警督，满意了吧？"

"您能说得具体一点儿吗？克拉肯索普先生？比如说从下午三点到七点。"

"我觉得不太可能。"塞德里克乐滋滋地说，"国家美术馆里面的服务员看人没精打采的，看画展的人又特别挤，不，不太可能。"

埃玛又进来了，手里还拿着个小记事本。

"您想知道十二月二十号每个人都做了些什么，是吗？克拉多克警督？"

"这个——唔——是的，克拉肯索普小姐。"

"我刚刚查过记事本，二十号那天我去布拉克汉普顿参加教堂修复基金会的一个会议，大概一点差一刻会议结束，然后我跟委员会的艾丁顿男爵夫人和巴特利特小姐一起在卡代纳咖啡馆共进午餐。午餐后去逛了逛商店，作圣诞采购，也买了些圣诞礼物。我去了格林福德、莱尔、斯威夫特、布茨等商店，也许还有另外几家。四点四十五分去苜蓿茶室喝茶，随后去火车站接布赖恩，他是坐火车来的。六点左右到家，发现父亲正在发脾气。我已经给他留下午餐，但下午来帮忙做家务送下午茶的哈特太太没来。他怒气冲天，把自己关在房里，不让我进去，也不跟我说话。他不喜欢我下午出去，但我有时候还是要坚持出去。"

"也许您这样做是明智之举，克拉肯索普小姐。"警督只得这样说。他总不能告诉她，她是个女人，而且身高只有五英尺七英寸，因商她那天下午在什么地方、干什么并不重要吧！他只好问道：

“我听说您另外两个哥哥是后来到的，是吗？”

“艾尔弗雷德星期六晚上很晚才到。他跟我说那天下午想打电话给我，但我不在家——我父亲心情不好的时候从来不接电话。哈罗德哥哥直到圣诞前夜才来。”

“谢谢您，克拉肯索普小姐。”

“也许我不该问，”她犹豫片刻，“有什么新发现促使您作这些调查吗？”

克拉多克从口袋里掏出相夹，用指尖把信封抽了出来。

“请不要动手。您认得这东西吗？”

“可是——”埃玛困惑地盯着他，“那是我的字迹啊，那是我写给马蒂娜的信。”

“我也觉得可能是。”

“但它怎么会在您手里呢？难道她——您找到她了？”

“看来我们可能——已经找到她了。这个空信封是在这儿发现的。”

“在屋里？”

“在庭园里找到的。”

“那么——她的确来过这儿了！她……您是说——马蒂娜在——在石棺里？”

“看来很有可能，克拉肯索普小姐。”克拉多克温和地说。

他回到城里时这一点又被进一步证实。阿尔芒·德桑捎来一个消息：

“一个女友收到安娜·斯特拉文斯卡娅寄来的一张明信片。显然坐船旅游的故事是真的！她到了牙买加，用你的

话说，还玩得棒极了！”

克拉多克把那张纸揉成一团扔进废纸篓。

“说句实在话，”亚历山大坐在床上，一边大嚼着巧克力，一边思索，说道：“今天是最带劲儿的一天！发现了一条真正的线索！”

他的声调让人肃然起敬。

“事实上整个假期都过得很有意思，”他又开心地补充道，“我想这种事情是空前绝后的。”

“我可不希望再碰到这种事了。”露西正跪在地上把亚历山大的衣服装到手提箱里，说，“这些太空小说你都要随身带着吗？”

“最上面那两本不要，我已经看过了。足球、足球鞋、橡胶靴子要单独装。”

“你们男孩子出门尽带些不好拿的东西！”

“没关系。他们会派劳斯莱斯车来接的。他们有辆很棒的劳斯莱斯，还有辆新梅塞德斯一奔驰车。”

“他们一定很有钱。”

“富得不得了！而且为人也很好。不过，我还是不想去，说不定会发现另一具尸体。”

“但愿千万不要再出现。”

“喂，书上可是经常这么写的。我是说看见或听见过内幕的人也会死于非命，可能就是你哎！”他一边说一边撕开第二条巧克力。

“拜托！”

“我可不想你被人谋杀。”亚历山大安慰她，“我很喜欢你，斯托达特也是。我们觉得你是超一流的厨师。你做的饭菜太可口了！而且，你也非常聪明。”

最后一句分明是在戴高帽，露西照单全收，说：“谢谢。但我可不想为了取悦你连自己的命都送掉。”

“好吧，那你最好小心点。”亚历山大提醒她。

他不说话了，又美美地享用了几口巧克力，然后貌似随便地提了一句：

“如果爸爸时常来这儿走动，你会照顾他吧？”

“是啊，当然。”露西微感惊诧。

亚历山大告诉她：“爸爸的问题在于伦敦的生活不适合他。你知道么，他跟不正派的女人混在一起。”他忧心忡忡地摇摇头，再继续说下去：

“我很爱他，但他需要人来照顾。他到处游来荡去，跟不三不四的人交往。本来有姑奶奶照顾的，可惜她去世了。布赖恩需要的是正常的家庭生活。”

他严肃地看着露西，又伸手去拿另一条巧克力。

“不能吃第四条了，亚历山大。”露西恳求着，“你会不舒服的。”

“哦，我可不觉得。我曾经连续吃过六条，也没什么不舒服的。我不是那种胆汁分泌过多的人。”他停顿片刻，又说：“你知道吧，布赖恩喜欢你。”

“他是个好人。”

“他有些方面有点冒傻气，”布赖恩的儿子评论道，“但他曾经是个出色的战斗机飞行员，勇敢得惊人。而且他脾气

也很好。”

他又停住了话头，目光转到天花板上，有意识地说道：

“我觉得，说真的，你知道么，如果他再婚的话倒不失为一件好事……找个体面的人……我自己根本就不介意有后母……不会的，我的意思是，如果她是那种挺体面的人……”

露西深感震惊，意识到亚历山大言下有意。

“所有那些关于后妈的话都是扯淡，”亚历山大继续对着天花板说，“早就过时了。斯托德斯和我认识的好多人都有后妈——因为父母亲离婚等原因——他们都相处得很不错。当然，这就要看后妈怎么样喽。当然，如果要带你出门或者参加运动节什么的，肯定会把人弄糊涂的，我是说如果有两对父母的话。不过想要钱的时候就方便了！”面对现代生活中的问题，他又迟疑了一会儿才说：“最好是有自己的家，亲生的父母——但如果母亲去世了——哎，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如果她是那种挺体面的人……”亚历山大第三次说到这句话。

露西被打动了。

“我觉得你非常懂事。亚历山大，我们一定努力给你父亲找个好太太。”

“好的。”亚历山大的回答并不明确，随后他又似乎不经意地加了一句：

“我记得我已经提过了，布赖恩很喜欢你，他这么告诉我的……”

露西心中暗想：这儿的月下老人真是太多了！先是马普

尔小姐，现在又来了个亚历山大！

不知为什么，猪栏边的那一幕在她心头掠过。

她站起身来。

“晚安，亚历山大。现在只剩下你的洗漱用具和睡衣了，明天早上再装进去吧。”

“晚安。”亚历山大答道。他在床上躺了下去，头枕在枕头上，闭上了眼睛，真是一幅绝好的梦中天使的图画。他马上就睡着了。

第十九章

"没找到您所谓的有决定性的资料，"韦瑟罗尔警佐像往常一样阴着脸说。

克拉多克浏览着关于十二月二十日哈罗德·克拉肯索普不在现场的调查报告。

有人三点三十分左右在索斯比拍卖行见到他，但不久他就走了。拉塞尔茶室里没人认出他的照片，可那时正是下午茶时间，生意非常兴隆，他又不是常客[1]，没认出来也不足为怪。他的男仆证实他七点差一刻回到卡迪根花园换衣服赴宴——宴会七点半开始，时间已经不早了，因此克拉肯索普先生显得有些急躁。男仆不记得那天晚上曾听见他进来，不过事隔一段时间也记不清楚了，而且他经常听不见克

[1] "常客"原著为法文。——译注。

拉肯索普先生回来的声音。他们夫妇俩总是尽早休息的。哈罗德在小街上放车的车房是他租的私人停车房，平常是锁住的。没人会去注意别人来来往往，也没有理由特地记住某个晚上的情形。

克拉多克长叹一声："都不是正面的证明材料。"

"他的确在酒席承办俱乐部的宴会上出现过，但早在演讲结束之前就离开了。"

"火车站的情况怎么样？"

但不管在布拉克汉普顿车站还是帕丁顿车站都是一无所获。时间差不多是在四星期之前，已经不太可能有人记起什么了。

克拉多克又叹了口气，伸手拿起塞德里克的材料。又不是正面的证明。不过有个出租车司机模模糊糊地记得那天下午曾搭载一名乘客去帕丁顿火车站，"那人长得有点像这个家伙。穿着脏兮兮的裤子，头发乱蓬蓬的。面为车钱比他上次在英国时上涨了，嘴里还一直骂骂咧咧的。"他之所以还记得那一天，是因为一匹叫"爬行"的马在两点三十那场比赛中获胜，而他正好在那匹马上押了一大笔钱。就在那位乘客下车之后，他从车上的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个消息就立即赶回家去庆祝了。

"感谢上帝，幸好有那个马赛！"克拉多克说着把报告放到一边。

"这份是艾尔弗雷德的。"韦瑟罗尔警佐说，声音微微有些异样。克拉多克敏感地抬头看了他一眼，只见他脸上流露出几分把好消息保留到最后报告的自得。

总的来说这份调查也不让人满意。艾尔弗雷德独自住在公寓里，出入时间不定；他的邻居们不爱刨根问底，而且都是坐办公室的，整天不在家里。但当快看到最后的时候，韦瑟罗尔用大拇指指着最后一段让他看。

分管卡车盗窃案的利基警佐，曾在沃丁顿到布拉克汉普顿的公路上一家叫“砖屋”的路边饮食店里，监视过几个卡车司机。他注意到邻桌坐着属于迪基·罗杰斯一伙的奇克·伊万斯，一起的还有曾在迪基·罗杰斯一案审理中出庭作过证的艾尔弗雷德·克拉肯索普，他一眼就认出来了。不知他们在搞什么名堂。时间是十二月二十日，星期五，晚上九点三十分。艾尔弗雷德·克拉肯索普几分钟后上了一辆公共汽车，朝布拉克汉普顿的方向去了。威廉·贝克，布拉克汉普顿火车站的检票员，在十一点五十五分开往帕丁顿方向的火车发车之前，曾经给一位男士剪过票。他一眼认出那是克拉肯索普小姐的兄弟。他还记得那天下午有个头脑不太正常的老太太发誓说她看见火车上有人被谋杀了。

“艾尔弗雷德？”克拉多克放下报告，“艾尔弗雷德？我很怀疑。”

韦瑟罗尔指出：“那他就有可能在作案现场。”

克拉多克点点头。是的，艾尔弗雷德可以乘四点三十三分那趟火车去布拉克汉普顿，在路上实施谋杀行动，然后乘火车去“砖屋”，九点半离开，还有充足的时间去拉瑟福德庄园，把尸体从路基下移到石棺里，再及时到达布拉克汉普顿赶十一点五十五分回伦敦的那趟车。迪基·罗杰斯那帮人中的某一个还可能帮他搬尸体。不过，克拉多克也只是怀疑

而已。那帮人很可恶，但并不是杀人犯。

“艾尔弗雷德吗？”他疑虑重重地反复念着这个名字。

而此时在拉瑟福德庄园里，克拉肯索普一家人正聚在一起。哈罗德和艾尔弗雷德也专程从伦敦赶来了。没过一会儿，他们讲话的声调越来越高，火气也越来越大。

露西主动地在一个壶里调好加冰鸡尾酒，端到图书室里去。在大厅里可以清楚地听见里面的声音，听得出来，很多话的矛头是指向埃玛的。

“这完全是你的错，埃玛。”哈罗德低沉的声音中带着怒气，“你竟然会这么目光短浅、这么愚蠢，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如果你不把那封信拿到警察厅刑事部去，从而惹起这许多麻烦的话——”

艾尔弗雷德的男高音接了下去：“你一定是昏了头了！”

“别欺负她啦，”塞德里克开口了，“事情都已经发生了。如果他们证实那具女尸就是失踪的马蒂娜，而我们偏偏又对收到她来信的事守口如瓶，就更显得可疑了。”

“你倒好，塞德里克，”哈罗德大为恼怒，“他们调查二十号那天的情况，你正好不在国内，但艾尔弗雷德和我可就倒霉了。幸好我还记得那天下午在哪里、干了什么事。”

“我就知道你还记得。”艾尔弗雷德说，“如果你策划一场谋杀，哈罗德，一定也会仔仔细细安排好自己不在现场的证明，对此我深信不疑。”

“恐怕你就没那么幸运喽。”哈罗德冷冷地回答。

“那可不一定，”艾尔弗雷德反驳道，“如果不是真的铁

证如山，可以证明你不在现场的话，那你还不如别把那种证明提供给警方。他们识破那些东西易如反掌。”

“如果你是在暗示我杀了那女人——”

埃玛叫了起来：“哦，你们别吵了。你们当然谁也没杀死那女人！”

“还有一点情况可以提供给你，二十号那天我并没有在国外！”塞德里克说，“警方非常机灵，已经知道这事了。所以我们大家都在怀疑之列。”

“要不是埃玛——”

“哦，别再说了，哈罗德。”埃玛叫道。

昆珀医生结束了和克拉肯索普老先生的密谈，从书房里走了出来，目光落到了露西拿着的酒壶上。

“这是什么？在庆祝什么？”

“倒不如说想用它来平息他们的怒气。他们已经在那儿唇枪舌剑了。”

“互相指责吗？”

“主要是在责怪埃玛。”

昆珀医生的眉毛一扬：“真的？”

他从露西手中拿过酒壶，推开图书室的门走了进去。

“晚上好。”

“啊，昆珀大夫，我正想跟你说几句话。”那是哈罗德的声音，嗓门比先前更高了，怒气冲冲的：“我倒想知道，你干涉我们家的私事，怂恿我妹妹去报告警方，到底是什么意思？”

昆珀医生冷静地说：

"克拉肯索普小姐征求我的意见，我就告诉她了。我觉得她做得完全正确。"

"你竟敢说——"

"姑娘！"

那是克拉肯索普老先生的习惯性称呼，他正从露西身后的书房门里往外窥视着。

露西很不情愿地回过身去：

"有事吗？克拉肯索普先生？"

"今天晚上你要给我们做什么菜？我想吃咖喱。你的咖喱食品做得很好，我们已经好久没吃了。"

"您知道，那两个孩子不太爱吃咖喱。"

"那两个孩子——那两个孩子，他们算什么？我才是最重要的人物。而且他们已经走了——真是一大快事。我想吃点热呼呼的、美味的咖喱食品。听见没有？"

"好吧，克拉肯索普先生，您会吃到的。"

"那才对，你是个好姑娘，露西。你关照我，我也会关照你的。"

露西回到厨房，打消了原来做酱汁鸡的计划，开始准备做咖喱。前门忽然砰的一声响，她透过窗子看见昆珀医生怒冲冲地大步走出屋子，钻进车里开走了。

露西叹息了一声。她想念起那两个男孩子来了，还有些挂念布赖恩。

唉，算了，她坐下来开始剥蘑菇。

不管怎么样，她还得给这家人做顿可口的晚餐。

喂饱这些坏家伙！

昆珀医生把车子驶进车房时，正是凌晨三点。他关上车房门进了屋子，随手疲倦地带上前门。唉，乔希·辛普金斯太太生了一对健康的双胞胎，给她现有的八口之家又增添了新生力量。辛普金斯先生却没有对双胞胎的诞生表露出丝毫喜悦之情，只是很苦恼地说："双胞胎，双胞胎有什么好的？四胞胎倒也罢了，还能捞着点好处，自有人寄来各种各样的东西，新闻界围着你转，报纸上还登出照片，女王拍来贺电的时候报上也会大力宣扬。可双胞胎呢，除了有两张嘴而不是一张嘴要喂外，没什么好的！我们家族从没人生过双胞胎，我妻子那边也是。真是有点不公平！"

昆珀医生上楼进了卧室，开始脱外套。他瞥了一眼手表，三点过五分。给这对双胞胎接生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幸好最后一切顺利。他打了个哈欠，真是疲惫不堪，实在太累了。他高高兴兴地看看自己的床。

这时电话铃响了。

昆珀医生骂了一句，拿起听筒。

"昆珀大夫吗？"

"是我。"

"我是露西·艾尔斯巴罗，从拉瑟福德庄园打来的。我想您最好过来一趟，所有的人好像都得病了。"

"病了？怎么病的？有什么症状？"

露西详细描述了一番。

"我马上过去，现在……"他对她应采取的应急措施作了简短的指示。

然后他飞快地重新穿好衣服，往急救包里又塞了几样

东西，匆匆地上了车。

三个小时之后，大夫和露西才疲惫不堪地在厨房的桌旁坐了下来，大杯大杯地喝着黑咖啡。

“啊，”昆珀医生一口气喝完，把杯子放下来，茶托“啪”地响了一声。他说：“我很需要那杯咖啡啊。现在，艾尔斯巴罗小姐，我们来谈谈正事吧。”

露西看着他，由于劳累他脸上的皱纹清晰可见，使他看上去比四十四岁的实际年龄要老得多，两鬓的黑发也已经泛起星星点点的灰白，眼角还出现了皱纹。

“就我的判断，”大夫说，“他们会没事的。但我想知道怎么会这样的。谁做的晚饭？”

“我做的。”露西回答。

“都做了些什么？说仔细点。”

“蘑菇汤、咖喱鸡饭、乳脂酒、鸡肝和熏肉做的开胃点心。”

“戴安娜吐司[1]。”昆珀医生出人意料地说。

露西淡淡一笑：

“是戴安娜吐司。”

“好吧——我们仔细讨论一下。蘑菇汤——我猜是从罐头里拿出来的吧？”

“当然不是，我现做的。”

“你现做的？用什么做的？”

---

① “戴安娜吐司”原著为法文。——译注。

“半磅蘑菇、鸡汤、牛奶、黄油和面粉做的调味汁，还有柠檬汁。”

“啊，也许有人会说‘一定是蘑菇的缘故’。”

“不是蘑菇的缘故。我自己也喝了点汤，可我一点事都没有。”

“是啊，你安然无恙，我倒把这点给忘了。”

露西的脸红了起来。

“如果您的意思是——”

“我没那个意思。你是个很聪明的女孩子，如果我想的事情跟你以为我想的事情不谋而合，那你现在一定也会躺在床上痛苦地呻吟。无论如何，我对你很了解，我曾经不厌其烦地去调查过。”

“您为什么要那样做？”

昆珀医生的嘴唇紧紧地抿成了一条线。

“因为我觉得有责任调查来这儿居住的人的来龙去脉。你从事这种特殊的工作，是一位诚实的年轻女士，而且在来这儿之前与克拉肯索普家族没有任何瓜葛。所以你并不是塞德里克、哈罗德或艾尔弗雷德某位的女朋友，来帮他们干些龌龊勾当的。”

“难道您真的以为——”

“也许是我过虑了，”昆珀说，“不过我不得不处处小心。做医生真是最糟糕的事。我们继续往下说吧。咖喱鸡，你吃过吗？”

“没有，我发现做咖喱的时候已经闻够那味儿了。不过我当然尝了尝味道，还喝了点汤和乳脂酒。”

“你是怎么上乳脂酒的？”

“一人一个玻璃杯。”

“那你现在都已经清理完毕了？”

“如果您指的是清洗碗碟的话，那么已经全部洗完放好了。”

昆珀医生发了一句牢骚！

“这种事就叫过于热心。”

“是的，就现在的情形来看，我也明白的确如此。但木已成舟，我也没有办法。”

“你还剩下什么吗？”

“还剩下一点咖喱——放在食品橱里面的一只碗里。我原来打算今晚用它做咖喱浓汤的汤底的。蘑菇汤也还有剩下来的，没有乳脂酒和开胃点心了。”

“我要把咖喱和汤带走，辣酱呢？有没有配辣酱？”

“有的。那些石坛子里有一个装的是辣酱。”

“我也要带点回去。”

他起身说：“我得上楼去看看他们了。我看过之后，你能不能坚持到明天早上？留心看护他们。最晚到八点钟，我会派一个护士过来，我会给她详细指示的。”

“我希望您跟我直说。您觉得这是食物中毒——还是——还是——唔，有人下毒？”

“我已经告诉你了。医生是不能想当然的，必须有切实的把握才行。如果这些食物样本确实有毒，我就可以作出结论了。否则——”

“否则什么？”露西重复着他的话。

昆珀医生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肩上。

“特别要照顾好两个人，”他说，“一个是埃玛，我不希望她有什么不测……”

他的声音中流露出无法抑制的感情：“她甚至还没有真正开始生活。你知道，埃玛·克拉肯索普这样的人是优秀公民啊。埃玛——啊，埃玛对我而言意味着很多东西。我还没有这样告诉过她，但是我一定会的。好好照顾埃玛。”

“您可以百分之百地相信，我会好好照顾她的。”

“也要好好照顾老先生。我不能说他是我最喜欢的病人，但他是我的病人。我要是放任他被人害死，那我就罪该万死了。可能是某个儿子——也可能三个都是，他们都希望他一命呜呼，好掌管他的财产。”

他猛然揶揄地看了她一眼，说：

“哎呀，我说得太多了。你要提高警惕，这儿有个好姑娘啊。你有时候还是少说为妙。”

克拉多克警督看上去很是心烦意乱，念叨着：

“砒霜？砒霜？”

“是的，在咖喱里。这儿是剩下的咖喱——您手下的人可以再检查一下。我只用一小块鸡肉粗略地检验了一下，不过结果是确凿无疑的。”

“那么是有人下毒喽？”

“好像是这样。”昆珀大夫干巴巴地说。

“你说他们都中毒了——除了那位艾尔斯巴罗小姐。”

“除了艾尔斯巴罗小姐。”

"看来她倒有点可疑。"

"她可能会有什么动机呢?"

"会不会是发疯啊,"培根提醒着,"他们有时看来与常人无异,但总是很容易疯狂的。"

"艾尔斯巴罗小姐并没有发疯,我以一个医学工作者的身份断言,她跟你我一样正常。如果艾尔斯巴罗小姐把砒霜放在咖喱里让克拉肯索普家人吃的话,她总得有个理由吧。而且她是个非常聪明的年轻姑娘,一定会小心着不让自己成为惟一没有中毒的人。她一定会,或者说任何有头脑的投毒者都会吃上一点点有毒的咖喱,然后把症状夸大。"

"那样您就无法分辨了吗?"

"分辨出她比别人吃得少?大概不行。不管怎么说,人们对毒性的反应并不完全相似——同样的剂量可能对某些人影响更大。当然,"昆珀医生笑嘻嘻地加了一句,"一旦病人死了,你就能比较精确地测出他所服的剂量了。"

"那可能是……"培根警督略略停顿了一会儿,继续补充着他的想法,"可能克拉肯索普家里某个人正在夸大自己的症状——您也许会说他正混迹于其他人中间,以免引起别人的怀疑。这个想法怎么样?"

"我已经想到这一点了,那正是我向您报告的原因。现在就看您的了。我让一个可靠的护士在那儿照顾,不过她也无法面面俱到,依我看,并没有人服下足以致死的剂量。"

"是下毒者出错了吗?"

"不是。我看更有可能的是,那人在咖喱中投的毒正好足以引起食物中毒的迹象,这样人们就很容易归罪于蘑菇。

人们总是固执己见，认为蘑菇是有毒的。然后有个人可能病情恶化、突然死亡。”

“因为他第二次中了毒？”

医生点点头说：

“我之所以立即向您报告，并且派了一名特别护士在那儿护理，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她知道砒霜的事吗？”

“当然。她知道，艾尔斯巴罗小姐也知道。您当然最了解自己的工作了，不过如果我处在您的位置上，就会赶过去说清楚他们是中了砒霜的毒。那有可能让凶手心生恐惧，从而不敢实施原来的计划。现在他也许正在指望在食物中放毒的计划能够得逞呢。”

警督桌上的电话响了。他拿起话筒说：

“好的，接过来吧。”他听了一两句后，对昆珀说，“是您的护士。是的，你好，请说吧……什么？严重的复发……是的……昆珀大夫现在跟我在一起……如果你想跟他说话……”

他把话筒递给医生。

“我是昆珀……我知道了……是的……非常正确……好的，继续那样做，我们就过去。”

他放下电话，转向培根。

“是谁？”

“艾尔弗雷德，”昆珀医生说，“他死了。”

第二十章

克拉多克的声音在电话里传来，分明是对此事难以置信。

“艾尔弗雷德？”他说，“艾尔弗雷德？”

培根警督稍稍换了换话筒的位置，说：

“你没有预料到吧？”

“我确实没想到，说实话，我刚刚还以为他是凶手！”

我也听说检票员把他给认出来了，对他非常不利。是啊，原来我们好像已经找到凶手了。”

“唉，”克拉多克断然地说，“我们都错了。”

出现了一瞬间的沉默。然后克拉多克问：

“不是有个护士在那儿照顾着吗？她是怎么搞的？”

“也不能怪她。艾尔斯巴罗小姐累得不行，去睡了一会儿。护士一个人要照顾五个病人，老头，埃玛，塞德里克，哈

罗德和艾尔弗雷德，她也不能面面俱到啊。好像是克拉肯索普老先生开始大发牢骚，说自己快要死了，护士进去安慰他，再出来给艾尔弗雷德送葡萄糖水，他喝完就一命呜呼了。”

“又是砒霜吗？”

“好像是。当然也有可能是毒性复发，但昆珀认为不是，约翰斯通也赞成他的意见。”

“我觉得，”克拉多克疑惑地说，“艾尔弗雷德似乎注定要成为牺牲品。”

培根听着很感兴趣：“你是说艾尔弗雷德的死不会给任何人带来一个子儿的好处，而老头子一死则会让他们从中获利？我觉得可能是弄错了——有人可能以为那水是给老头子送进去的。”

“他们能确定那玩意儿就是那么投进去的？”

“不，他们当然无法确定。那个护士可真有护士的样儿，把那些新奇的茶具统统都洗了，杯子、勺子、茶壶，一个不留，不过这是惟一行得通的办法。”

“那就是说，”克拉多克沉吟道，“有一个病人的病势并不像别人那样严重？他瞅准机会再次往杯里下了毒？”

“唔，不会再发生这种荒唐的事儿了。”培根警督严肃地说，“现在除了艾尔斯巴罗小姐之外，我们还派了两个护士值班，我又打发两个警察去那儿了。你过来吗？”

“我尽快赶到！”

露西·艾尔斯巴罗穿过大厅来迎接克拉多克警督，她

脸色苍白，形容憔悴。

“这段时间让你受惊了。”克拉多克说。

“真像一场长长的恐怖的噩梦。”露西说，“昨天晚上我真以为他们都要死了。”

“关于这咖喱的事——”

“是咖喱吗？”

“是的，里面很巧妙地掺进了砒霜——正如博尔吉亚谋杀亲夫的手法。”

“如果真是如此，一定是——是家里的某个人。”露西说。

“没有别的可能性吗？”

“没有。你知道我开始做那只该死的咖喱鸡时已经很晚了，都过了六点了——因为克拉肯索普先生特地要吃咖喱鸡，我不得不新开了一罐咖喱粉，所以那个不可能被人做过手脚。我想咖喱会不会盖住砒霜的味道？”

“砒霜是没有任何味道的。”克拉多克漫不经心地说，“现在谈谈机会的问题，看看谁有机会在煮咖喱时做手脚？”

露西仔细地考虑了一番，说：

“事实上我在餐厅摆放餐具的时候，谁都有可能溜进厨房。”

“我明白了。那么那时谁在屋里呢？克拉肯索普老先生，埃玛，塞德里克——”

“还有哈罗德和艾尔弗雷德。他们是下午从伦敦赶来的。哦，还有布赖恩——布赖恩·伊斯特利。但他在晚饭前就离开了，去布拉克汉普顿跟某一个人会面。”

克拉多克沉思着说："这跟老先生圣诞节发病的事有联系。昆珀怀疑那也是砒霜中毒。昨晚上他们毒性发作的程度一样吗？"

露西想了想："我想克拉肯索普老先生的病势看上去最为严重。昆珀大夫发了疯似的拼命救护他，我觉得他真是个好医生。塞德里克最大惊小怪，不过身体强壮健康的人经常是那样子的。"

"埃玛怎么样？"

"她的情况也很糟。"

"真奇怪，为什么会是艾尔弗雷德呢？"克拉多克说。

"我觉得似乎注定就会是艾尔弗雷德。"露西说。

"真有意思——我也问过这个问题。"

"不过那似乎有点毫无意义。"

"如果我能把所有这些事情的动机都找出来就好了！"克拉多克说，"好像难以把这一系列事情联系起来！姑且认为石棺里被掐死的女人就是埃德蒙·克拉肯索普的遗孀马蒂娜吧，到现在为止这些已经被证实了，与艾尔弗雷德被人蓄意毒死一事肯定存在某种联系。就在这儿，在家里某个地方。不过就说他们家有人疯了也于事无补啊。"

"可不是吗。"露西也有同感。

"好吧，好好照顾自己。"克拉多克警告她，"这屋里有个放毒的人。你得记住，楼上你的病人中，有一个的病情也许并不像他装出来的那么严重。"

克拉多克走后，露西慢慢地走上楼去。她从克拉肯索普老先生房间前经过的时候，一个声音专横地叫住了她。由于

得病，那声音略略微弱了一些。

“姑娘，姑娘，是你吗？到这儿来！”

露西走进房间，克拉肯索普先生正躺在床上，枕头垫得好好的。露西觉得，对于一个有病在身的人来说，他看着未免太精神焕发了一点。

“屋里到处都是该死的护士，”克拉肯索普先生抱怨着：“窸窸窣窣地走来走去，自以为是什么大人物，只给我量体温，也不给我吃我想吃的东西——这一定得花一大笔钱。告诉埃玛把她们都赶走，你就能把我照顾得好好的。”

“大家都得病啦，克拉肯索普先生。”露西说，“您总该知道，我不能照顾到每个人吧。”

“蘑菇，”克拉肯索普先生说，“是危险的东西，该死的东西！都是因为昨天晚上我们喝的汤，那是你做的。”他又责备地加了一句。

“蘑菇没有问题，克拉肯索普先生。”

“我没有怪你，姑娘，我没有怪你。以前发生过这种事情。一个该死的霉菌混进食物就开始作怪了，没人能分辨出来。我知道你是个好姑娘，不会有意干这种事的。埃玛怎么样了？”

“今天下午感觉好多了。”

“哈，哈罗德呢？”

“他也好些了。”

“艾尔弗雷德是怎么一命呜呼的？”

“我想并没有人告诉您这事吧，克拉肯索普先生。”

克拉肯索普先生失声大笑，笑得很得意、很开心。“是我

听说的。"他说,"他们想瞒过我老人家可没那么容易。那么艾尔弗雷德的确是死了,对吧?再也不能敲诈我,再也拿不到一个子儿喽。你知道,他们都在等着我死,尤其是艾尔弗雷德。现在却是他死了。我觉得真是天大的笑话。"

"您这么说未免太不仁慈了,克拉肯索普先生。"露西一脸严肃。

克拉肯索普先生又格格地笑起来:"我会比他们都活得长。你就看看我能不能吧,我的姑娘,你看着吧。"

露西回到房间,拿出字典查"通蒂"这个词。她合上书,凝视着前方,陷入了沉思。

莫里斯大夫很不耐烦地说:"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来找我?"

"您认识克拉肯索普一家人已经很长时间了吧?"克拉多克警督说。

"是的,我认识克拉肯索普家族所有的人。我还记得乔赛亚·克拉肯索普,他是个不好对付的人——不过很精明,赚了一大笔钱。"老先生在椅子上换了个姿势,一双眼睛在浓眉下紧盯着克拉多克警督,"那么你已经听那小傻瓜昆珀说过了,这些热心的年轻医生!脑子里总有转不完的念头!他认为有人想毒死卢瑟·克拉肯索普!真是无稽之谈!胡闹!他当然有胃病,我还给他治疗过。不过他的病也不常发生——没什么大不了的。"

克拉多克:"昆珀大夫觉得有人投毒。"

"医生只凭空想是不行的。不管怎么样,我看见砒霜中毒的时候,还是能认出来的。"

"有相当多有名的医生都没有注意到,"克拉多克指出这一点。他又在记忆里搜寻着,"还有在格林巴罗一案中,坦尼太太、查尔斯、利兹和韦斯特巴里一家三口人,都已经被埋葬得好好的了,生前给他们治疗的医生连一点疑心都没起。那些医生还都是很有名望的好人呐。"

"好吧,好吧,"莫里斯医生说,"你是说我可能弄错了。啊,我可不觉得。"他沉默了一会儿,又开口道:"昆珀认为是谁干的——如果的确有这么一回事?"

克拉多克答道:"他也不知道,只是感到很担心。您也知道,那毕竟关系到一大笔钱啊。"

"是的,是的,我很清楚,卢瑟·克拉肯索普死后他们会得到那笔钱。他们现在都迫切地需要钱,这一点是没错,但也不至于就会谋财害命杀死老头子啊。"

"的确没有必要。"克拉多克警督赞同地说。

"无论如何,"莫里斯医生说,"我的原则是没有正当理由绝不胡乱猜疑。正当理由。"他又重复了一遍,"我承认你说的一切着实让我有点震惊。这显然是大规模地用砒霜下毒——但我还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来找我。我所能告诉你的就是我自己并没有产生过怀疑,或许本该怀疑的。可能我原来应该更严肃地对待卢瑟·克拉肯索普的胃病。但现在你们了解的已经远远不止这些了呀。"

克拉多克表示同意。"我们真正的目的,"他说,"是想多了解一点克拉肯索普家族的情况。他们中间有没有人心理过于紧张——或者有什么奇怪的念头?"

莫里斯的眼睛在浓眉下犀利地盯着他:"是的,我知道

你可能会往那方面想。唔，老乔赛亚非常健康，身体也结实得很。他的妻子来自一个近亲结婚的家族，有点神经过敏，而且有忧郁症的倾向。她生下第二个儿子不久就去世了。你知道么，我觉得卢瑟从她那儿继承了一种——唔——不稳定的心理状态。他年轻的时候庸庸碌碌，还经常跟他父亲闹别扭。他父亲对他很失望 。我觉得他从此就怀恨在心、耿耿于怀，以致最后形成了一种成见，一直持续、影响到他结婚之后。如果你跟他谈过话，就会注意到他是打心眼儿里不喜欢自己的儿子。不过他很爱两个女儿——埃玛和伊迪丝。伊迪丝已经去世了。”

“为什么，他这么厌恶自己的儿子呢?”克拉多克问道。

“那你得去找那些最新潮的心理学家解释了。我刚刚说过，卢瑟对自身处境从来不知足，尤其对他的经济地位愤愤不平。他有一笔收入，却没有支配本金的权力。如果他有权解除儿子的继承权，也许就不会这么讨厌他们了。这方面的无权让他产生一种耻辱感。”

“他之所以想到比他们长命就高兴，就是这个原因吧?”克拉多克警督又问。

“可能吧。我想这也是他吝啬的根本原因所在。我知道他已经从每月的高额收入中，积攒了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钱——当然大部分是在个人所得税升到现在这种吓人的高度前攒的。”

克拉多克警督产生了一种新的想法：“他会不会通过遗嘱把积蓄留给某人呢? 这一点是可以做到的。”

“哦，是的，不过只有上帝知道他留给谁了。也许是给埃

玛，可我觉得也不太可能。她能分到老先生的一份遗产。那也许会给他的外孙亚历山大吧。”

“他喜欢他，是吗?”克拉多克问。

“过去是的。亚历山大是他的外孙而不是孙子，可能会有所区别吧。他也很喜欢布赖恩·伊斯特利，伊迪丝的丈夫。当然我也不太了解布赖恩，我有好些年没见他们家人的面了。让我吃惊的是他战后居然变得这样无所事事。他已经具备了战时需要的一切品质：勇气、干劲、勇往直前而没有太多顾虑，但我觉得他不具备稳定性。也许他会成为一个流浪汉的。”

“就您所知，年轻一代中有没有特别乖僻的?”

“塞德里克是个怪人，天生的叛逆者。我觉得他不是特别正常。你也许会说，谁是特别正常的人?哈罗德非常正统，但为人不是很好，铁石心肠，眼睛只瞅着什么时候有机可乘。艾尔弗雷德身上有种罪犯的特质，从来就是个坏蛋。我曾经亲眼看见他从放在前厅的慈善捐款箱里拿钱。那种人!唉，算了，这可怜的家伙已经死了，我不该再对他说三道四。”

克拉多克吞吞吐吐地问：“埃玛·克拉肯索普……怎么样?”

“是个好姑娘，文静娴雅，别人总是捉摸不透她在想什么。她很有主见，但总是闷在肚里，实际上她比外表表现出来的要有个性得多。”

“我想您认识埃德蒙吧?那个在法国阵亡的儿子?”

“对。我觉得他是几个孩子中最好的。心地善良，天性

快乐，一个很不错的小伙子。”

“您有没有听说过他即将或者已经跟一个法国女孩结婚的消息？就在他阵亡之前？”

莫里斯医生皱皱眉头：“我记得好像有这么一回事。但已经是很久以前了。”

“在战争初期，是吗？”

“是的。哈，我敢说如果他真娶了个法国太太，一定会后悔一辈子的。”

“现在有理由相信他的确娶了个外国太太了。”克拉多克说。

他三言两语把最近发生的事情交代了一遍。

“我记得曾在报纸上见过石棺女尸的报道，那么就在拉瑟福德庄园了。”

“现在也有足够理由认定那女人就是埃德蒙·克拉肯索普的遗孀。”

“哎呀，哎呀，那真是离奇呀。更像小说而不是真实生活。可是谁想杀死那可怜的女人呢——我是说，这件事怎么会和克拉肯索普家的砒霜投毒案联系在一起呢？”

“不外是两种理由，”克拉多克说，“但是都比较牵强。也许有人很贪婪，想独吞乔赛亚·克拉肯索普的所有遗产吧。”

“他要是想那样，可真是个大傻瓜。”莫里斯医生说，“他将不得不为这笔收入支付最高的财产所得税。”

第二十一章

"蘑菇真是危险的东西！"基德尔太太说。

在过去十天中同样的话基德尔太太已经说了不下十次，露西没有回答。

"我自己就从来不碰它们，"基德尔太太又开口了，"实在是太危险了。仁慈的上帝保佑，只出了一条人命。本来所有的人，还有你，小姐，都可能送命哩。你真是幸免于难啊。"

"不是因为蘑菇，"露西说，"它们根本就没有问题。"

"你不相信吗？蘑菇是很危险的！如果有一个毒蕈混在里面就完了！"

"真有意思，"基德尔太太一边把碗碟丁丁当当地放进水槽，一边继续喋喋不休，"看来事情总是祸不单行。我姐姐的大孩子出麻疹，我们家的厄维摔了一跤折了胳膊，我丈夫又生了一身疔疮。全凑在同一个星期里！你不相信是不是？

这儿也是一样，先是一场可怕的谋杀，现在又是艾尔弗雷德先生死于蘑菇中毒。我倒想知道，谁会是下一个？”

露西感到很是不安，她倒也想知道下一个是谁。

“我丈夫不喜欢我来这儿，”基德尔太太还在往下说，“觉得很不吉利。可我说我认识克拉肯索普小姐很长时间了，她是个好人，指望着我帮她呢。我还说我也不能撇下可怜的艾尔斯巴罗小姐，把家里的每一样活儿都扔给她干。真是太难为你了，小姐，这么多盘盘碗碗的。”

露西也不得不同意，现在似乎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这些盘盘碗碗上了。她这会儿就正在往盘里分菜，要送到各个病人面前去。”

“至于这些护士小姐呀，她们从来不帮一点忙，”基德尔太太说，“她们要的就是得沏得浓浓的茶，准备停当的饭菜。我可真是累坏了。”她用自吹自擂的腔调说。尽管事实上她除了干完平时早上该干的活儿外，几乎什么也没多做。

露西一本正经地夸她：“你从来不让自己闲着，基德尔太太。”

基德尔太太心花怒放。露西拿起第一个盘子，往楼上走去。

“这是什么？”克拉肯索普先生很不高兴。

“牛肉汁和牛奶蛋糕。”露西答道。

“拿走。”克拉肯索普先生说，“那种东西我碰都不想碰。我告诉护士我想吃牛排的。”

“昆珀大夫认为您现在还不能吃牛排。”露西说。

克拉肯索普先生嗤之以鼻：“我现在已经恢复过来了，

明天就能起床了。其他人怎么样？”

“哈罗德先生好多了，”露西回答，“他明天要回伦敦。”

“太好了。”克拉肯索普先生说，“塞德里克——他有没有希望明天就回他的岛上去？”

“他还不打算走。”

“真可惜。埃玛在干什么？她为什么不来见我？”

“她还躺在床上呢，克拉肯索普先生。”

“女人们总是纵容自己。不过你是个坚强的好姑娘。”他又赞许地说道，“你成天跑来跑去的，是吧？”

“这样我能得到充分的运动啊。”露西说。

克拉肯索普先生点头以示称许：“你身体健康，是个好姑娘。可别忘了我以前跟你说过的话。这些天该看到的你都看到了，埃玛也不会永远‘小姑独处’。他们要是跟你说我是个吝啬的老头子，你可千万别听他们的。我小心保管着自己的钱，已经存了为数不少的一笔财产，我知道时机到来时该用在谁的身上。”他色迷迷地看着露西。

露西躲开他伸出的手，快步走出了房间。

她把第二盘食物端给埃玛。

“哦，谢谢你，露西。我现在已经复原得差不多了，感觉挺饿的。这是个好兆头，是吧？我亲爱的。”露西把托盘放在埃玛膝上时，埃玛又说：“我觉得很对不住你的姑妈。我想你近来没时间去看她吧？”

“说实在的，确实没有时间。”

“恐怕她在挂念你了。”

“哦，别担心，克拉肯索普小姐。她理解我们正在经历一

段艰难时期。”

“你给她打电话了吗？”

“没有，最近没打。”

“唉呀，去打吧，每天给她打电话。是否能得到亲人的消息对老年人来说有很大关系。”

“您真好。”露西说。她下楼去取另一个盘子的时候，心中感到微微有些自责。家里那么多人生病，乱成了一团糟。她也忙得脱不开身，没时间去想别的事了。她打定主意一给塞德里克送完饭就打电话给马普尔小姐。

家里现在只有一个护士，她和露西在楼梯口擦肩而过，互相问了个好。

塞德里克坐在床上，忙着在纸上写东西，看上去干净整齐得令人不敢置信。

“哈啰，露西。”他说，“今天你给我带了什么酒？我希望你赶快把那讨厌的护士赶走。她说话太假模假式的了，不知为什么要把‘你’说成‘我们’。‘我们今天早上怎么样啊？我们睡得好吗？哦，天哪，我们真淘气，把床单扔成那样！’”他用又高又尖的假嗓子模仿着护士说话的语气。

“您看来很开心啊，”露西说，“在忙什么呢？”

“计划，”塞德里克说，“计划着老头子归天之后如何处理这个地方。你知道么，这块地很不错的。我还没决定是留一部分自己发展呢，还是成批一次性卖掉，作工业用地可是很值钱的。这幢房子么，可以建成疗养院或者学校。我现在还无法肯定是不是要卖掉一半地把钱投资到另一半土地上，做一番惊人事业出来。你觉得怎么样？”

"您还没有拿到手呢!"露西冷冰冰地回答。

"我会拿到的,"塞德里克说,"地不会像其他东西一样分成一份一份的,我要一次性弄到手。如果我能把它卖个好价钱的话,因为那笔钱是本金而不是收入,所以我就不必付所得税了。钱就多得花不完了。想想看。"

"我一直以为您很藐视金钱的。"露西说。

"我没钱的时候当然藐视金钱喽,"塞德里克说,"这是惟一能让自己显得高贵的办法。你真可爱,露西,或者是我好久没见过漂亮女人了?"

"我认为是这样。"

"你还是忙着照顾大家、打扫清洁吗?"

"看来已经有人照顾你了。"露西瞅瞅他说。

"都是那个该死的护士。"塞德里克愤愤地说,"你参加了艾尔弗雷德 一案的侦讯会吗? 怎么样?"

"侦讯会延期了。"露西答道。

"警方真是小心谨慎。这种大规模的下毒方式真是害人,是吗? 我说的是心理上的,并不是指能更明显地表现出来的方面。"最后他又加了一句:"好好照顾你自己,姑娘。"

"我会的。"露西说。

"小亚历山大已经回学校了吗?"

"我想他还跟斯托达特一韦斯特一家人呆在一起。后天学校就开学了。"

露西在自己吃午饭之前,打了个电话给马普尔小姐。

"真是十二万分的抱歉,我一直没能过去看您。不过我实在是很忙。"

“那是当然，亲爱的，当然。另外我们现在也无能为力，只能等待。”

“是啊，但我们等待什么呢？”

“埃尔斯佩思·麦吉利卡迪很快就要回家了。”马普尔小姐说，“我写信让她马上乘飞机回来。我说这是她的责任。所以不用太担心，我亲爱的。”她的声音温和亲切，具有让人安定的力量。

“您不觉得……”露西开了个头，又停下不说了。

“还会有更多的死亡？哦，亲爱的，但愿不会。可是有谁能知道呢？我是说如果有人真很恶毒的话。我觉得那儿有一股邪恶的力量存在。”

“也许是疯狂吧。”露西说。

“当然，我知道这是现代人看待事物的方式，我个人是不以为然的。”

露西挂断电话，来到厨房，拿起自己的午餐盘。基德尔太太已经解下围裙打算离开了。

“小姐，我希望你没事吧？”她关切地问。

“我当然没事。”露西不耐烦地答道。

她端着托盘，并没有走进那间阴暗的大餐厅，而是进了小书房。她快要吃完的时候，门开了，布赖恩·伊斯特利走了进来。

“哈啰，”露西打着招呼，“真是没想到啊。”

“我觉得也是。”布赖恩说，“他们都怎么样了？”

“噢，好多了。哈罗德明天要回伦敦。”

“这整件事情你是怎么看的？真的是砒霜吗？”

“真是砒霜。”露西回答说。

“报纸上还没有登出来呢。”

“是没有，我想警方要暂时保密吧。”

“那人一定跟克拉肯索普家有深仇大恨。”布赖恩说，“有谁可能偷偷摸摸进来在食物上做手脚呢？”

“我想我是可能性最大的人。”露西说。

布赖恩望着她，急切地问道：“但是你并没有，是么？”话音中微微有些惊诧。

“是的，我没有。”露西说。

“没人可能在咖喱鸡上做手脚。我独自在厨房里做的，端上桌去，惟一能做手脚的人就在坐着进餐的五个人中间。”

“我是说——你干嘛要那样呢？他们与你毫无关系，是吗？”他又说，“我这么突如其来地回来，希望你不会介意。”

“不不，当然不会。您回来要住下吗？”

“唔，我想住下来，如果不惹你们讨厌的话。”

“不，不，我们能应付得了。”

“你知道，我现在没有工作——唔，觉得很烦。你真的不介意吗？”

“哦，不管怎么样，我又不是能起决定作用的人，那是埃玛呀。”

“哎，埃玛不会在意的，”布赖恩说，“埃玛对我一向很好。你知道吧，用她自己的方式。她把很多事情都放在心里，实际上别人很难了解她。亲爱的埃玛，住在这儿侍候老头子，大部分人都会吃不消的。真可怜，她从来没结过婚。我

想现在也为时太晚了。”

“我觉得一点都不晚。”露西说。

“也许吧……”布赖恩想了想，“可能会是个牧师……”他充满希望地说，“她在教区事务方面可以助一臂之力，而且可以跟母亲协会打好交道。我说的是母亲协会吧？其实我也不太了解那是怎么回事，只是有时在书上看到过。她们星期天去教堂时还戴顶帽子。”他还补充了一句。

“这种前景对我不怎么有吸引力。”露西说着起身拿起托盘。

“我来吧。”布赖恩从她手中接过盘子，两人一起走进厨房。“我帮你洗盘子好吗？我很喜欢这个厨房，”他继续说，“实际上我也知道如今人们不欣赏这种东西了，但我还是喜欢这幢房子。我想这种欣赏趣味也许会让人吃惊，可我的确是喜欢它。可以轻而易举地在猎场上降落一架飞机。”他满怀热情地说。

他拿起一块擦玻璃杯的布，开始擦拭勺子和叉子。

“这儿归塞德里克的话似乎有点浪费，”他谈着自己的意见，“他要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卖掉整个产业，然后又跑回外国去，挥霍一空。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觉得英国不够好呢？哈罗德也不会要这幢房子的。对埃玛来说这房子当然又太大了。如果它归亚历山大所有呢，他和我会在这儿一起快快乐乐地过日子的。当然有个女人住在这儿就更好了。”他一边说一边看着露西，“哦，算了，说又有什么用呢？如果亚历山大要得到这个地方，那就意味着他们全都得先去世，那是不可能的，是吧？我看老头子说不定就能轻而易

举地活到一百岁，把他们都气死，我怎么觉得他对艾尔弗雷德的死一点儿都不伤心呢？”

露西简短地回答了一句：“是的，他是不伤心。”

“刚愎自用的老魔鬼！”布赖恩·伊斯特利开心地说。

第二十二章

“人家传说得真是好可怕哎，”基德尔太太说，“我反正是不听的，烦人。但是我也管不了他们。不过你大概不会相信的。”她充满着希望地等待着露西的回答。

“是啊，我想也是。”露西答道。

“那是在‘长仓’里发现的尸体啊。”基德尔太太正在擦着厨房的地板，手脚并用像只螃蟹似的往后爬，嘴里还在继续往下说道：“有人说她如何如何是埃德蒙先生在战时的相好，又如何如何到这儿来，她那吃醋的丈夫跟在后面，把她给杀死了。这倒有点像外国人干的事情，但已经过了这么多年，好像也不大可能吧？”

“我听着像天方夜谭。”

“他们还有说得更糟的呢，”基德尔太太又说，“他们真是说什么的都有，你一定会大吃一惊的。有人说哈罗德先生

先前在国外什么地方结过婚，她来到这儿发现他犯了重婚罪，又跟艾丽斯夫人结了婚，打算跟他闹上法庭，他在这儿跟她会面时就把她给干掉了，还把尸体藏到石棺里！你倒听听看！"

"真是耸人听闻。"露西含含糊糊地说，思绪已经飞到了别的地方。

"当然，我不会听他们的。"基德尔太太很仗义地说，"我才懒得听这种胡说八道呢。不过我真是奇怪，他们怎么会想出这种事情来，更不用说去到处乱说了。我只希望不要有闲话传到埃玛小姐耳朵里，她也许会很不安的，我可不愿意那样。埃玛小姐是位好小姐，我从来没听谁说过她一句坏话，一句都没有。当然艾尔弗雷德先生现在死了，也没人说他不好了。甚至有些可能是别人评价他的话，现在也不会说了。不过小姐，那些风言风语真是可怕。"

基德尔太太说得兴致勃勃。

露西说："你听到这些话一定很痛苦吧！"

"哦，是的。"基德尔太太说，"真的很痛苦。我跟我丈夫说过，我说他们怎么会这样呢？"

门铃响了起来。

"大夫来了。小姐，你去开门还是我去？"

"我去吧。"露西说。

但来人不是医生。一个修长优雅、身穿貂皮大衣的女子正伫立在台阶上。停在砂石弯道上的，是一辆劳斯莱斯车。司机坐在方向盘前，引擎还在响着。

"请问我能见见埃玛·克拉肯索普小姐吗？"

声音中充满了魅力,"R"这个字母发音稍微有点不清楚。这位女士本人也很有魅力,三十五岁上下,黑色头发,打扮得雍容华贵。

"真对不起,"露西说,"克拉肯索普小姐病了,正在床上休息,不方便会见客人。"

"我知道她病了,可是我有重要的事情必须见她。"

"恐怕——"露西刚想开口,就被来访者打断了。

"我想您是艾尔斯巴罗小姐,没错吧?"她露出一个迷人的微笑:"我儿子提到过您,所以我才知道的。我是斯托达特—韦斯特夫人,亚历山大现在跟我在一起。"

"噢,我明白了。"露西说。

"我真的有要事必须见克拉肯索普小姐,"她继续往下说,"我知道她的病,我向您保证这不仅是一次社交意义上的拜访。因为孩子们——因为我的儿子跟我说了一些事情,我觉得非同小可,所以想跟克拉肯索普小姐就这件事谈一谈。请您问问她的意思好吗?"

"请进来吧。"露西领着客人进了大厅,来到客厅里,然后说,"我上去问问克拉肯索普小姐。"

她上楼敲敲埃玛的房门,走了进去。

"斯托达特—韦斯特夫人来了,"她说,"她有要事想见您。"

"斯托达特—韦斯特夫人?"埃玛很是诧异,脸上掠过一丝忧虑之色,"孩子们——亚历山大不会出什么事吧?"

"不是,不是。"露西让她安心,"我相信孩子们安然无恙。好像是孩子们告诉她或者跟她提过什么事情。"

“噢，好吧……”埃玛踌躇了一下，“也许我该见见她。我这样看着可以吗？露西？”

“您看上去气色很好。”露西说。

埃玛坐在床上，肩头围着一条柔软的粉色披肩，把她的脸也映出了几分淡淡的红晕。她的黑发经过护士的梳理，整整齐齐，很是清楚。露西前天还在梳妆台上放了瓶红叶。整个房间看上去很吸引人，丝毫不像病人的房间。

“我真的觉得恢复得很好，可以起来了。”埃玛说，“昆珀大夫说我明天就可以下床了。”

“您看来的确已经恢复了健康。”露西又问，“我把斯托达特一韦斯特夫人带上来好吗？”

“好的。”

露西又走下楼去对客人说：“您上楼到克拉肯索普小姐的房间里去好吗？”

她引着客人上楼，开门让她进去，然后再把门关上。斯托达特一韦斯特夫人走到床边，伸出手来。

“克拉肯索普小姐，真抱歉这样打扰您。我想在学校运动会上见过您吧？”

“是的。”埃玛说，“我还很清楚地记得您。请坐吧。”

床边为了方便起见放了一把椅子，斯托达特一韦斯特夫人就在这把椅子上坐了下来。她说话的声音低沉而优雅。

“我这样冒昧登门，您一定觉得很意外，但我也是事出有因，而且是很重要的原因。您知道么，孩子们跟我讲了一些事情，您也明白他们对发生在这儿的谋杀案感到非常激动。我承认一开始时很不高兴，甚至还很紧张，想马上把詹

姆斯带回家。但我先生对此报以大笑，说显然命案跟这家人是毫无关系的；他还说由此想起了自己的少年时代。况且从詹姆斯的信中可以看出，他们俩正玩得热火朝天，把他们叫回来也太不近人情了。于是我作了让步，同意他们玩到原定时间，再让詹姆斯把亚历山大带回家。”

埃玛说：“您觉得我们该早点把您的孩子送回家？”

“不，不，我根本没有这个意思。哦，这件事真是很难说，但该讲的还是得讲。您知道，孩子们听到了很多消息。他们告诉我这个女人——遇害的那个女人——警方认为可能是您的大哥——在战时阵亡的大哥的法国女朋友——还是在法国认识的。是这样的吗？”

“有这种可能。”埃玛微微迟疑了一下说道，“我们也不得不考虑这种可能，也许是这样的。”

“有理由相信那具尸体就是那女子马蒂娜吗？”

“我已经告诉您了，有这种可能存在。”

“可是为什么——为什么他们认为她是马蒂娜呢？她身上有什么信件——或者证件吗？”

“没有，没有那种东西。不过您知道么，我曾经收到过马蒂娜的一封信。”

“您有一封信——是马蒂娜寄来的？”

“是的，信里告诉我她正在英国，想来看看我。我邀请她到这儿来，可又收到一封电报，说她回法国去了。或许她真的回法国去了，我们也不知道。不过既然在这儿发现寄给她的信封，似乎又表明她的确来过这儿。我真的不知道……”她没有说下去。

斯托达特一韦斯特夫人飞快地插话进来：

"您当真不知道这件事跟我的关系吗?您肯定不会知道的。如果我处在您的位置上，一定也弄不清楚。但是当我听见这件事情，听见人们对事实真相的歪曲时，我不得不来确认一下事情的真实经过。因为如果是——"

"什么?"埃玛问。

"那么我必须告诉您一件本不想跟您说的事：您知道么? 我就是马蒂娜·杜布瓦。"

埃玛愕然地盯着来客，似乎一时还没能反应过来。

"您? 您是马蒂娜?"

客人有力地点点头："是的，我知道一定会让您受惊，但这是千真万确的。我是在战争初期遇上您哥哥的，他被指定住在我们家。嗯，其他的您都知道了。我们相爱了，并且打算结婚，然后是敦刻尔克大撤退，有报告说埃德蒙失踪了，后来确认已经阵亡。往事不堪回首，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一切都已经结束了。但是我要告诉您我深深地爱着您的哥哥。

"接着就是战时的艰苦岁月。德军占领了法国，我成了抵抗组织的成员，和另外一些人一起奉命帮助英国人经过法国回到本土，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认识了现在的丈夫。他是空军军官，空降到法国执行特殊任务的。战争结束后我们就结婚了。有一两次我曾经考虑过是否该写信给你或者过来看你，但又被自己否决了，我想旧事重提没什么好处，我已经有了新生活，不想再追忆前尘往事了。"她歇了口气，又说："不过我跟您说，当我发现我的儿子詹姆斯在学校里最

好的朋友就是埃德蒙的外甥时，心中真有一种奇异的欣慰之情，我觉得亚历山大酷似埃德蒙，您一定也有这种感觉吧。詹姆斯和亚历山大能成为这么好的朋友，在我看来真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

她身子前倾，把手放到埃玛的臂上：“亲爱的埃玛，您知道么？也许您不知道，当我听说这起谋杀案，听说这个遇害的女人被怀疑是埃德蒙认识的马蒂娜时，我不得不赶来把真相告诉您。或者我必须把事实告诉警方。不管那具女尸是谁，她绝对不是马蒂娜。”

“我简直不敢置信，”埃玛说，“您，您居然就是马蒂娜，亲爱的埃德蒙写信跟我提到过的马蒂娜！”她叹息着摇摇头，又困惑地锁起眉头：“但我还是不明白，给我写信的是您吗？”

斯托达特一韦斯特夫人用力摇摇头：“不，不，我当然没有写信给您。”

“那么……”埃玛欲言又止。

“那么一定有人假装成马蒂娜，想从您这儿诈取钱财，一定是这样的。可会是谁呢？”

埃玛慢慢地说：“我想当时一定有知情者，有谁知道呢？”

对方耸耸肩：“也许有吧。但那时候没人跟我特别亲密、特别要好。自从我来英国后，对这事也绝口未提，而且那人为什么要等那么长时间？奇怪啊，真奇怪。”

埃玛说：“我也弄不明白，我们听听克拉多克警督有什么高见。”她看着客人，目光一下子柔和起来：“真高兴终于

认识了你，我亲爱的。”

“我……你……埃德蒙经常说起你，他非常喜欢你。我的新生活过得很幸福，但我对过去仍然难以忘怀。”

埃玛往后靠了回去，长长叹息了一声：“真是莫大的安慰呀。我们一直害怕那具女尸是马蒂娜——那好像就跟我们家脱不了干系了。但现在——哦，我真是如释重负。我不知道那可怜的人是谁，可她跟我们不会有什么关系了。”

第二十三章

像往常一样，身材优美的女秘书给哈罗德·克拉肯索普端来了下午茶。

“谢谢，埃利斯小姐。今天我要早点回家。”

“我觉得您其实根本就不该来，克拉肯索普先生。”埃利斯小姐说，“您看上去还是很虚弱。”

“我没事。”哈罗德·克拉肯索普嘴上虽然那样说，却真的感觉很虚弱，毫无疑问，他近来倒了大霉。唉，好了，一切都过去了。

真是不可思议，他沮丧地想。艾尔弗雷德本来不该死，死的该是老头子才是。毕竟，他有——七十三还是七十四岁来着？又病了好几年。如果认为有人该送命的话，那就是这老头子。但偏偏不是，偏偏是艾尔弗雷德。就哈罗德所知，艾尔弗雷德这家伙虽然瘦，但又结实又健康，也没什么大

病。

他靠回椅背上，叹了一口气。那女孩说得没错，他的确没有完全恢复过来；但他还是想办公室，想看看业务进展如何。情况很是不妙啊！这一切——他环视四周——陈设富丽堂皇的办公室，家具是用白色木料做的，还泛着亮光，新式的椅子价格不菲，一切都透出欣欣向荣的景象。这是好事啊！艾尔弗雷德就错在这一点上！如果你看上去一副事业发达的样子，那别人就会以为你正生意兴隆、财源茂盛，也就没有关于你经济稳定性的流言蜚语了。然而目前如履薄冰的状况也不是长久之计，如果死的不是艾尔弗雷德，而是他父亲就好了！老头子当然早就该死了。实际上他的事业可以依靠老头子中毒致死而重振雄风的！是啊，如果他父亲死了——唉，那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头等大事仍然是要丝毫不露忧虑之色，要保持事业成功的表象，不像可怜的艾尔弗雷德，总是一副寒酸相，看着就缺乏办事能力，他倒也的确如此。一个三流的投机商人，从来没有胆量赚大钱。时而跟一帮不可靠的人鬼混，时而作笔投机买卖，从来不肯对自己经营的事业负起责任，只在边上打转转。结果怎么样呢？短时间内腰缠万贯，随后又是穷困潦倒，这样周而复始。艾尔弗雷德真是没有长远眼光。从整体来看，他并不觉得艾尔弗雷德的死是什么大损失。他从来没特别喜欢过艾尔弗雷德，况且艾尔弗雷德这个障碍去掉之后，从他祖父，那个老吝啬鬼那儿继承到的遗产就可以大为增加，不是分成五份而是四份了。这可就好得多了。

哈罗德的脸色开朗了一些，他起身拿了帽子和大衣，离

开了办公室。最好先放松一两天，他现在感觉还不是很好。汽车正在下面等着，他驾驶着车子在伦敦的行人和车辆中迂回前进，很快就到了家。

他的男仆达尔文开了门。

“夫人刚刚回来，先生。”

哈罗德愣愣地盯了他一会儿。艾丽斯！天哪！艾丽斯今天回来？他已经忘得一干二净，幸好达尔文提醒了他。如果他上楼去看见她，露出一脸惊诧的表情，那可不太好。艾丽斯和他对于彼此的感情都不抱太大的幻想，也许艾丽斯喜欢他吧——他也不知道。

总的来说，艾丽斯令他很失望。当然他从来没有爱过她，不过她尽管相貌普通，倒也是个可亲的女人，而且她的家庭和社会关系毫无疑问对他很有用处。也许并不如他想象的那么有用，因为婚后他就一直设想着有孩子的情况，孩子们会攀上一门好亲戚。但他们并没有一儿半女，只有他和艾丽斯一起，慢慢变老，在彼此共同生活中没有太多的话可说，也没有特别的乐趣可言。

她经常外出跟亲戚们住一段时间，冬天则通常去里维埃拉。这种生活对她很适合，她也不用担心什么。

于是他上楼走进大厅，向艾丽斯问好，他总是很注意细节的。

“你回来了，我亲爱的。真抱歉，我在城里有事被耽搁了，没能去接你，就尽快地赶回家了。圣拉斐尔怎么样？”

艾丽斯告诉他圣拉斐尔的情形。她身材很瘦，沙土色的头发，鼻梁有些拱起，褐色的眼睛中有种茫然的神色。她说

话的声调显示出良好的教养，却未免有些单调和没精打采。过了一个愉快的假期啦，过英吉利海峡风浪有些大啦，多佛海峡像往常一样不好过啦……

“你应该乘飞机回来，”哈罗德照例说，“那就省事多了。”

“我也知道，但我不喜欢坐飞机。我从来没坐过，会让我神经紧张的。”

“可以节省很多时间。”哈罗德说。

艾丽斯·克拉肯索普夫人没有回答。可能她在生活中的问题不是如何节约时间，而是如何打发时间吧。她彬彬有礼地问起丈夫的健康状况。

“埃玛的电报吓了我一大跳，我以为你们都病了呢。”

“是的，是的。”哈罗德答道。

“那天我在报纸上看到，”艾丽斯说，“在一家旅馆里四十个人同时食物中毒。我觉得所有的冰箱都很危险，人们贮藏东西的时间太长了。”

“有可能。”哈罗德接腔道。他该不该提砒霜中毒的事呢？他注视着艾丽斯，觉得自己不能那样做。他感到在艾丽斯的世界里，是没有用砒霜下毒这回事的，那只会在报纸上读到，而不会发生在自己和家人身上。但它的确在克拉肯索普家发生了……

他去自己房间躺了一两个小时，才换衣服用晚餐，进餐时他和妻子面对面[1]地坐在一起，继续而礼貌地说着同样

[1] “面对面”原著为法文。——译注。

的话题:提起在圣拉斐尔的熟人和朋友。

"大厅桌子上有你一个小包裹。"艾丽斯说。

"是吗? 我没注意。"

"有人告诉我一件怪事,好像是说在一个仓库里发现一个女人被谋杀了。她说在拉瑟福德庄园,我想一定是别的拉瑟福德庄园。"

"不。"哈罗德说,"不是别的地方、实际上就在我们家的仓库里。"

"真的吗?哈罗德!拉瑟福德庄园的仓库里有个女人被谋杀了——你怎么从来都绝口不提呢!"

"唔,其实也没发生多久。"哈罗德说,"这事说来也让人很不舒服。当然,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报界对此大作文章,当然,我们还得应付警方什么的。"

"真让人不舒服。他们发现谁干的了吗?"她敷衍地加了一句,表示自己很感兴趣。

"还没有。"哈罗德回答。

"什么样的女人?"

"没人知道。不过可以明显看出是个法国人。"

"哦,法国人。"除了社会阶层不同之外,艾丽斯的腔调与培根警督如出一辙。"一定让你们很烦恼吧?"她问。

他们走出餐厅,进了小书房,他们单独相处时经常坐在那儿。哈罗德到这时已是精疲力尽。我得早点去睡觉,他想。

他从大厅桌上拿了妻子刚才提到过的小包裹。包裹很小,干干净净地用蜡封上,包扎得一丝不苟。哈罗德在壁炉边常用的椅子上坐下,把它拆了开来。

里面装了个小药盒，上面贴着"每晚两片"的标签。还有一张抬头印着"布拉克汉普顿药房"的小便笺，写着"遵昆珀医生医嘱谨寄"的字样。

哈罗德·克拉肯索普双眉紧锁，打开盒子看着药片。是的，好像跟他以前服用的一模一样，但他肯定地记得昆珀医生说过不用再吃了。昆珀医生的原话是："现在你不需要它们了。"

"这是什么？亲爱的？"艾丽斯问道，"看你一脸忧虑的样子。"

"哦，只是些药片。以前我一直在晚上服用，但我记得医生说过不用再吃了。"

他的妻子温和地说："也许他说的是不要忘了吃药吧。"

"也许吧。"艾丽斯半信半疑地说。

他看了看艾丽斯，她也正在注视着他。有一刹那他忽然想知道——他并不是经常想了解艾丽斯的——知道她到底在想什么。她温和的注视没有给他任何解答，她的眼睛就像空屋上的窗子，空空荡荡。艾丽斯对他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感觉？她曾经爱过他吗？也许吧。她是不是因为厌倦了贫困的生活，觉得他在伦敦混得不错才嫁给他的呢？唔，从总的来看，她已经彻底摆脱贫穷了。她在伦敦有汽车和房子，喜欢的时候可以出国旅行，可以买昂贵的衣服，不过天知道那些衣服在她身上穿成了什么样子。是的，她整体上过得还是不错的。但他也怀疑她是不是真的这样想。她当然不是真心喜欢他，他也不是。两人没有任何共同点，没有共同话题，没有可一起分享的回忆。如果他们有孩子——偏偏又没

有孩子——真是怪事，家里除了小伊迪丝的儿子外，再也没有别的孩子了。小伊迪丝，真是个傻姑娘，在战时愚蠢而草率地结了婚。唔，他给过她忠告的。

他说过："这些年轻飞行员是不错，朝气蓬勃，充满魅力和勇气，等等等等。但你要知道，他们在和平时期却会一无是处，可能还养活不了你呢。"

伊迪丝说，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她爱布赖恩，布赖恩也爱她，况且他也许很快就要牺牲，为什么他们不该享受快乐呢？随时都会成为炮灰的时候，还在考虑将来又有什么用？伊迪丝还说，说到底将来也没什么好担心的，反正总有一天他们会继承祖父所有遗产的。

哈罗德坐在椅子里不安地动来动去。真的，他祖父的遗嘱真是恶毒！让他们大家都拴在一根绳子上了。那份遗嘱没有让任何人感到快乐。孙子们不快乐，他们的父亲也为此怒火中烧。老家伙是不打算死的了，所以他才悉心保养着；可是他必须马上死，一定必须马上死。否则——重重心事再次从哈罗德心头闪过，使将他很不舒服，一下子疲惫不堪，头晕目眩。

他注意到艾丽斯仍然在注视着他，那双似茫然又若有所思的眼睛让他浑身不自在起来。

"我觉得该上床休息了。"他说，"今天是我在伦敦第一次出门到处逛。"

"对。"艾丽斯说，"这想法不错。我想医生一定首先叫你要放松些。"

"别忘了吃药，亲爱的。"艾丽斯说着拿起药盒递给他。

他道了声“晚安”就上楼去了。是的，他需要吃药。也许过早停止服药是个错误。他取出两片，倒了杯水吞了下去。

第二十四章

“没人会像我一样，把事情弄得这么一团糟。”德莫特·克拉多克沮丧万分地说。

他坐在忠实的弗洛伦斯家摆满家具的会客室里，伸直两条长腿坐着，显得有些不协调。他疲惫不堪，无精打采。

马普尔小姐表示异议，她温柔地安慰着他：“不，不，你的工作干得非常出色，我亲爱的孩子。真的很出色。”

“我干得很出色，是吗？我让一家人中毒、艾尔弗雷德身亡；现在哈罗德也死了。那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真想知道！”

“有毒的药片。”马普尔小姐沉吟着。

“是的，真是狡猾透顶！那些药片就跟他平时吃的一模一样，还附着一张印着抬头的小纸条，上面写着‘遵昆珀医生医嘱’。可是，昆珀从来没定购过。还用了药房的标签，可

药剂师也对此一无所知。这些都不是，那盒药片是从拉瑟福德庄园来的。”

“你真的知道是从拉瑟福德庄园来的？”

“是的。我们彻底地检查了一遍。实际上那盒子原是装开给埃玛的镇静药片的。”

“噢，我知道了，是给埃玛的……”

“是的，里面有她和两个护士的指纹，还有包药的药剂师的指纹，自然就没有别人的了。寄药片的人非常仔细。”

“那么镇静药片被拿走了，而被代之以别的东西？”

“正是这样。那当然就是那些致死的药片！每一片都一模一样。”

“你说得很对。”马普尔小姐同意他的意见，“我还记得很清楚，小时候有黑色药水、褐色药水（那是止咳药水）、白色药水，还有某某医生的粉红色药水，人们从来不会把这些药水弄混了。你知道吗，实际上在我们圣玛丽米德村里，我们还是喜欢那种药。他们总是想要瓶装的药水而不是药片。那是些什么药片？”

“乌头素。那种药通常用标识着‘毒药’的药瓶盛着，用一比一百的比例稀释后外用的。”

“怪不得哈罗德吃下去就死了。”马普尔小姐陷入了沉思 。德莫特·克拉多克唧唧哝哝地说：

“我发了一大通牢骚，您可千万别见怪。赶快去把这一切告诉简阿姨——我就是那么想的！”

马普尔小姐说：“非常感谢你的好意。你是亨利爵士的教子，我对你当然要另眼看待，跟对别的一般的警督级侦探

是很不一样的。”

德莫特·克拉多克对她笑笑，但笑容转瞬即逝：“可事实仍然是我把每件事都弄得一团糟！警察局长还来求助于刑事部，他们得到了什么？反而被人当成了笑柄！”

“不，不。”马普尔小姐说。

“是的，是的！我不知道谁毒死了艾尔弗雷德，不知道谁毒死了哈罗德，更有甚者，我压根儿就不知道起初遇害的那个女子是谁！本来马蒂娜一案似乎已经很有眉目，整件事情好像都能联系起来了，可现在呢，又发生了些什么？真正的马蒂娜出现了，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她居然是罗伯特·斯托达特—韦斯特爵士的夫人！那么，仓库里的女人是谁呢？天知道！起初我认为她是安娜·斯特拉文斯卡娅，并且根据这个想法去努力调查，后来发现她又不是——”

马普尔小姐意味深长地低咳了一声，克拉多克的注意力一下子被吸引了过去。

“真的不是吗？”她低语道。

克拉多克盯着她：“是啊，那张从牙买加寄来的明信片——”

“没错。”马普尔小姐说，“但那并不是真凭实据，对吗？我是说，几乎谁都可以做到从任何一个地方寄出一张明信片。我记得布赖尔利太太，她患了很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最后他们说她必须去心理医院观察治疗。她担心孩子知道这件事，就写了十四张明信片，安排好从国外十四个地方寄过来，告诉孩子们妈咪在国外度假。”她看看德莫特·克拉多克，又加上了一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是的，当然明白。”克拉多克紧盯着她，“如果那张明信片跟马蒂娜的案子不是这么吻合，我们自然早就去追查它的真实性了。”

“这很方便。”马普尔小姐低低说了一句。

“两者是有关系的。”克拉多克说，“毕竟，埃玛收到了一封署名马蒂娜·克拉肯索普的信。斯托达特—韦斯特夫人没寄，但总有某个人寄过呀。有人想假扮马蒂娜，在可能的情况下骗取钱财，您总不能否认这一点吧。”

“对，不能否认。”

“然后，埃玛写的信封，上面还有伦敦的地址，在拉瑟福德庄园被发现了。这说明她的确来过这儿。”

“但是那个遇害的女子没有来过！”马普尔小姐指出这一点，“不是你说的那么回事。她只是在死后来到拉瑟福德庄园。她是被人从火车上推下来，扔到路基下面的。”

“哦，没错。”

“那个信封真正能证明的是凶手曾来过这儿。也许他把信封和别的证件之类的东西一起掏了出来，然后不小心掉在地上——或者——我现在开始怀疑，他是不是真的出于不慎才掉的。培根督察和你的手下肯定已经彻底搜查过，而他们并没有发现。它是后来才在锅炉房出现的。”

“那很容易理解啊，”克拉多克说，“老园丁总是把被风吹得到处乱飞的东西撮起来，再扔到锅炉里。”

“那儿正好是孩子们容易发现的地方。”马普尔小姐思索着说。

“您认为有人安排好让我们发现的？”

"啊,我只是怀疑。毕竟,想知道孩子们下一步要去哪儿寻找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甚至还可以暗示他们……是的,我的确怀疑。它让你中断了有关安娜·斯特拉文斯卡娅的思路,是吗?"

克拉多克问:"您确实认为那可能就是她吗?"

"我觉得当你开始调查她的时候,引起了某人的警惕,就是那样……我认为有人不希望那些调查进行下去。"

"让我们抓住这个基本事实:有人想冒充马蒂娜,"克拉多克说,"然后由于某些原因——并没有冒充成。为什么?"

"那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马普尔小姐说。

"有人拍电报来说马蒂娜要回法国,然后策划好跟那女孩一块儿旅行,在路上杀死了她。到这儿为止您赞同我的意见吗?"

"不完全同意。"马普尔小姐说,"真的,我觉得你把事情想得不够简单。"

"简单!"克拉多克叫了起来,"您把我弄糊涂了!"

马普尔小姐用伤心的声音说她并不想那样。

"来,告诉我吧。"克拉多克说,"您觉得自己是知道那个被害的女人是谁呢,还是不知道?"

马普尔小姐叹了口气:"这可真够难的,很难准确地表达出来。我是说,我不知道她是谁,但我有把握知道她原来是谁,如果你能明白我的意思的话。"

克拉多克一甩头:"明白您的意思?我是一点儿都摸不着头脑!"他往窗外看了一眼:"您的露西·艾尔斯巴罗来看

您了。好吧，我得走了。今天下午我的自信心[1]很低。现在又来了个容光焕发、办事能干、大获成功的年轻姑娘，我可受不了啦。”

① “自信心”原著为法文。——译注。

第二十五章

“我在字典里查了‘通蒂’这个词。”露西说。

寒暄过后，露西开始在屋里漫无目的地转悠，这儿摸摸瓷狗，那儿拍拍椅套，又碰碰窗口放的塑料针线盒。

“我想你可能会查的！”马普尔小姐平和地说。

露西慢慢地引用着书上的话：“洛伦佐·通蒂，意大利银行家，于一六五三年创立一种养老保险金制度。此制度中，参加保险者死亡后，其份额将加入生者份额之中。”她停顿了一下，“就是那样，是吗？跟本案非常吻合，您甚至早在后面两起命案发生之前就想到了。”

她又没完没了、漫无目的地绕着房间徘徊起来。马普尔小姐坐在那儿看着她。这个露西·艾尔斯巴罗跟她平时认识的露西真是截然不同。

“我想那真是自找麻烦，”露西说，“那种遗嘱！最后如果

只有一个人还活着，他就会得到所有的钱。而且——那笔遗产数目巨大，是吧？你会觉得就是分成几份也为数不少了……”她的话音渐渐减弱，就此停住。

马普尔小姐说：“问题在于人是贪婪的，有的人就是这样。你知道么，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开始的。起初并没有杀人，也不愿杀人，甚至没想过谋杀这回事。开始仅仅是因为贪婪，想得到超过自己份内的东西。”她把编织活儿放到膝盖上，双眼凝视前方，望着空中。“你知道吗，我第一次遇到克拉多克警督就是如此。那是在乡下发生的一起案子。在梅登纳姆温泉附近。开头如出一辙，一个体质虚弱、和蔼可亲的人想得到一大笔财产，那笔钱他本来无权动用，但又似乎可以轻而易举地占为己有。那时还没有出现谋杀，只是一些轻松简单、看起来没什么不对头的事情。起因就是那样……但最后以三起谋杀案而告终。”

“正如这起案子，”露西说，“现在也已经发生三起谋杀了。那个冒充马蒂娜的女人，本来可能为她儿子争得一份财产，然后是艾尔弗雷德，再以后是哈罗德。现在只剩下两个了，是吗？”

“你是指只剩下塞德里克和埃玛了吗？”马普尔小姐问。

“不是埃玛。埃玛并不是高个子、黑色头发。不是她。我指的是塞德里克和布赖恩·伊斯特利。我之所以从来没怀疑过布赖恩，是因为他是一头金发，金黄色的大胡子、蓝眼睛，但您知道么——那天……”她停住了嘴。

“对，说下去。”马普尔小姐说，“告诉我吧，有什么事让你很不安，是吗？”

“那是斯托达特一韦斯特夫人告辞的时候。她道了声‘再见’，正往汽车里坐时突然回头问我：‘我刚进来时阳台上那个高个子、黑头发的男人是谁？’”

“我开始想不出她指的是谁，因为塞德里克还躺在床上休息呢 。所以我疑惑地问她：‘您指的不会是布赖恩·伊斯特利吧？’她说：‘当然就是他，皇家空军少校伊斯特利。在法国的抵抗运动期间，他有一次还藏在我们家的阁楼上呢。我还记得他站立的姿势，还有肩膀的轮廓。’她又说，‘我想再见见他。’但是我们没找到他。”

马普尔小姐一言不发，等着她的下文。

“然后，”露西又说，“后来我看了他……他正背对着我站着，我看见了以前本该注意到的事情。即使一个男人的头发是金黄色的，看上去也可以是黑色的，因为他可以厚厚地涂上一层头油。布赖恩的头发是不深不浅的棕黄色，但我觉得也可以被看成黑色。所以您看，您朋友在火车上看到的人也可能是布赖恩。也许……”

“是的，我已经想到了。”马普尔小姐说。

“我觉得您无所不知！”露西话中有刺。

“噢，亲爱的，有时候人真是不得不如此。”

“但我不明白布赖恩能得到什么好处。我是说那笔钱会归亚历山大所有，而不是归他。也许可以让他们过得更舒服、更豪华一点，可他也不能用这钱去从事自己的计划或者干类似的事情啊。”

“但是如果亚历山大在二十一岁前有个三长两短的话，布赖恩就可以以他父亲和最近的亲属的身份得到那笔钱。”

露西毛骨悚然地看着她。

“他不会那样干的。没有一个父亲会那样干的，只是——只是为了得到一笔钱。”

马普尔小姐长叹一声：“有人会干的，我亲爱的。这种事情非常恐怖，也让人感到悲哀，但是他们会干的。”

“有的人会干出非常残忍的事情。”马普尔小姐继续往下说，“我知道有个女人只为了多得一点保险金，就毒死了三个孩子。还有一个老太太，看上去真是个老好人，却在儿子回家度假时把他给毒死了。然后是那位斯坦威奇老太太，那起案子还登在报纸上了，我敢说你肯定读到过。她的女儿、儿子相继死亡，她也自称中了毒。毒是下在燕麦粥里的。后来你也知道，发现是她自己投的。她还计划着要杀小女儿。她倒不是为了钱，只是嫉妒他们比自己年轻活泼，害怕——说来真是可怕，但事实的确如此——自己死后他们会开心，因为她一向牢牢把持着家里的经济大权。是的，正如他们所说的，她当然有点古怪，但我自己可不觉得那是个什么真正的理由。我指的是人在很多方面可能都有点怪癖，有时为了帮助别人把家财散发殆尽，还开着空头支票，你知道，在这种古怪的行径之下是善良的心地。但是如果你的古怪行径包藏着险恶用心——唔，那就完了。嗯，那对你有所帮助吗？亲爱的露西？”

“什么对我有帮助？”露西迷惑地问道。

“我跟你说的话呀。”马普尔小姐说，又温和地劝慰着：“你千万别担心，真的，千万别担心。埃尔斯佩思·麦吉利卡迪这几天随时会到。”

“我不明白跟这事有什么关系。”

“亲爱的，也许没有关系。但我自己觉得她的到来非常重要。”

“我情不自禁地就要担心，”露西说，“您知道的，我对这一家人很是关注。”

“我明白，亲爱的。你很难做到漠不关心，因为他们俩在截然不同的方面强烈地吸引着你，是吗？”

“您这是什么意思？”露西说，声调提得很高。

“我说的是那家里的两个儿子，”马普尔小姐说，“或者应该说是儿子和女婿。真是幸运，两个不讨人喜欢的家庭成员死了，两个很有吸引力的却幸存下来。看得出塞德里克·克拉肯索普是非常有魅力的。他有意使自己显得比实际要坏，其实不然，而且这人很有刺激性。”

“他有时候都快把我气疯了。”露西说。

“是啊。”马普尔小姐答道，“你欣赏这一点，对吧？你是个精力充沛而且好斗的女孩子。没错，我能看出他的吸引力源自何处。伊斯特利先生则属于忧郁型的男人，就像个不开心的小男孩，那当然也很能吸引人。”

“可其中有一个是凶手，”露西痛苦地说，“他们两个人都有可能，只是无从确定。塞德里克对他兄弟艾尔弗雷德和哈罗德的死毫不在意，只是美滋滋地坐在那儿盘算如何处理拉瑟福德庄园，还总说要按照他自己的意图发展庄园就得需要一大笔钱。当然，我知道他那种人专爱夸大自己的冷酷无情，可能是一种自我保护吧。我的意思是，每个人都说你的外表比真实的你冷酷无情，但事实上你可能不是这样，

可能你比外表更加无情！”

“露西，亲爱的露西，听到这些我真是很遗憾。”

“还有布赖恩。”露西继续说下去，“真是奇怪，他好像也很想住在那儿。他觉得自己和亚历山大可以过得其乐无穷，满脑子都是计划。”

“他也老是想着这样那样的计划吗？”

“是啊，我是这么觉得的。那些计划听上去美妙无比——但我总有种不安的感觉，觉得它们并不能付诸实践。我是说，它们并不切合实际。那些想法是不像——可我认为他从来没考虑到实际干起来的困难。”

“都是些空中楼阁。可以这么说吗？”

“没错，很多方面都是。我是说它们几乎完全都是空中楼阁，全是些虚幻的计划。或许出色的战斗机飞行员总是不愿再回到地面上吧……”

她又补充道：“他之所以这么喜欢拉瑟福德庄园，是因为它让他想起了小时候住过的风格随意的维多利亚式大房子。”

“我明白了，”马普尔小姐沉思着说，“是的，我明白了……”

然后她飞快地斜睨了露西一眼，突如其来地说道：“这恐怕不是全部吧？是吧？亲爱的。还有别的情况吧？”

“噢，对，还有些别的情况要说，我在两天前才意识到的。布赖恩实际上也有可能在那趟火车上。”

“在四点三十三分从帕丁顿站开出的火车上？”

“是的。您知道埃玛以为警方也要求她追述十二月二十

日的活动，就非常详细地回忆了一遍——早上她们委员会开会，下午先是购物，再到绿苜蓿茶室喝茶，然后据她说是去火车站接布赖恩。她接的那趟车是四点五十分从帕丁顿开出的，但他也可能坐的是前面那次车而假装是乘晚一点的那趟车来的。他不经意中曾对我提起过他的车撞坏了，正在修理，所以才不得不乘火车来——他说真是乏味透顶，他讨厌坐火车。这一切他说得很自然……也许根本没什么问题——但不知为什么我希望他不是坐火车来的。”

“可事实上他是坐的火车呀。”马普尔小姐一边思索一边说道。

“那其实并不能证明任何东西。讨厌的是这些都是猜疑，无法确知。也许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了！”

“我们当然会知道的，亲爱的。”马普尔小姐赶紧说，“我是说——现在一切都应该结束了。我确实很了解凶手这一点，他们永远不会见好就收，或者也可以说见坏就收。无论如何，”马普尔小姐一锤定音，“他们一旦实施了第二次谋杀，那就再不会金盆洗手了，别太担心，露西，警方正在尽力追查，并且在保护着每一个人——令人高兴的是，埃尔斯佩思·麦吉利卡迪很快就要来这儿了！”

第二十六章

“埃尔斯佩思，现在明白我让你做的事情了吗？”

“我已经一清二楚了。”麦吉利卡迪太太说，“但是简，我跟你说，这件事好像很奇怪啊。”

“这根本就没什么好奇怪的。”马普尔小姐说。

“可我觉得挺怪的。一到别人家里，几乎马上就得问人家我能不能——唔——上楼。”

“现在天气很冷，”马普尔小姐指出，“你毕竟又吃了些不合脾胃的东西——唔——所以不得不请求上楼。我说呀，这些事情是司空见惯的。我还记得有一次可怜的路易莎·费尔比来看我，短短半小时内上了五次楼。”马普尔小姐又附带说明了一下，“那是因为她吃了个康瓦尔肉饼。”

“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到底用意何在？简。”麦吉利卡迪太太问道。

“我就是不想说出来。”马普尔小姐回答。

“你真是急死人，简。你先是让我尽快赶回伦敦，那时候我还不想——”

“对此我很内疚，”马普尔小姐说，“但我没有别的办法。你知道么，每一刻都可能有人被谋杀。噢，我也知道他们都处于戒备状态，警方也尽其所能地采取了防备措施，但是意外总是存在的。如果凶手比他们都高明得多，那就防不胜防。所以你看，埃尔斯佩思，回来是你的责任。毕竟，你我从小就被教导要履行自己的责任，是吗？”

“当然是。”麦吉利卡迪太太说，“我们年轻时可从来不曾松懈过。”

“那就是了。”马普尔小姐说。她听见屋外隐隐传来一阵喇叭声，又加了一句：“出租车来了。”

麦吉利卡迪太太穿上厚厚的椒盐色大衣，马普尔小姐则用好多披肩、头巾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两位女士钻进出租车，车子驶向了拉瑟福德庄园。

“这辆驶过来的车子里坐的是谁呀？”当出租车从窗前轻快地驶过时，埃玛看着窗外问道，“我相信一定是露西的老姑妈。”

“真是烦人。”塞德里克说。

他正仰躺在长椅里看着《乡村生活》，两只脚搁在壁炉台边上。

“告诉她你不在家。”

“你说告诉她我不在家，意思是不是指我该出去亲口这

么跟她说？还是得让露西这么转告她的姑妈？”

“我可没那么想过，”塞德里克说，“我只是想起了过去的日子，那时家里雇着管家和男仆，如果我们还雇着他们就好了。我还记得战前有个男仆和厨娘有一手，为此还闹得不可开交。现在不是有个老婆子在打扫吗？”

正在这时候，下午在这儿擦铜器的哈特太太开了门。马普尔小姐急急忙忙地走了进来，披肩、头巾也随之动来动去，还有一个人步履坚定地紧随其后。

马普尔小姐拉着埃玛的手说：“我真希望没有打扰你。你知道吧，我后天就要回家了。我觉得不能不过来看看你，道个别，还要再次感谢你对露西的关照。哦，我都忘了，可以介绍一下我的朋友吗？麦吉利卡迪太太，她现在跟我住在一起。”

“你好！”麦吉利卡迪太太凝神看着埃玛。随后又把目光投向塞德里克，他已经站起来了。这时候露西进了房间。

“姑姑，我不知道……”

“我得来向克拉肯索普小姐辞行。”马普尔小姐回头对她说，“她对你这么好，实在是很好，露西。”

“露西对我们才好呢。”埃玛说。

“是的，的确如此。”塞德里克也开了口，“我们害得她像个苦力似的。在病房里侍候，楼上楼下跑来跑去，做小份小份的病号饭……”

马普尔小姐插话进来：“听说你们得病，我真是非常非常难过。您现在已经痊愈了吧，克拉肯索普小姐？”

“噢，我们已经恢复健康了。”埃玛说。

“露西告诉我您病得很厉害。真危险啊，对吧？是食物中毒吗？我听说是蘑菇的缘故。”

“原因现在还是个谜。”埃玛回答道。

“您别听信那种话。”塞德里克说，“我敢打赌您一定听过那些满天乱飞的流言蜚语，唔——什么小姐——”

“马普尔。”马普尔小姐说。

“噢，正如我说的，我敢打赌您一定听过那些流言蜚语。在这附近一带，再没有别的事像砒霜中毒那样能引起一场小小骚乱的。”

“塞德里克，”埃玛制止他，“我希望你不要再说了。你知道克拉多克警督说……”

“哈，每个人都知道。就是你们也早有所闻，是吧？”他又转向马普尔小姐和麦吉利卡迪太太。

麦吉利卡迪太太解释说：“我本人刚从国外回来——就在前天回来的。”她又补充了一句。

“啊，好啊，您还不知道我们本地的丑闻，”塞德里克说，“咖喱鸡里放了砒霜，就是这么回事。我打赌露西的姑妈一定会知道。”

“这个，”马普尔小姐答道，“我是听说过。我的意思是，这只是一种提示吧。当然我并不想让你难堪，克拉肯索普小姐。”

“别理会我哥哥。”埃玛说，“他就喜欢让别人不舒服。”她一边说一边对塞德里克亲切地微笑着。

门开了，克拉肯索普老先生走了进来，怒气冲冲地拿着手杖敲敲打打。

“茶在哪里？为什么茶还没准备好？你！姑娘！”他冲着露西叫，“你为什么不把茶点拿进来？”

“茶点刚刚准备好，克拉肯索普先生。我现在就拿进来。刚才我在摆桌子。”

露西又走出了房间。克拉肯索普先生也被介绍给马普尔小姐和麦吉利卡迪太太。

“我喜欢按时进餐。”克拉肯索普先生说，“守时经济，那就是我的准则。”

“我认为确实很有必要，”马普尔小姐附和道，“特别是这种年头，税金高昂、物价飞涨的。”

克拉肯索普先生从鼻子眼里哼了一声：“税金！少跟我提那些强盗！我是个苦不堪言的穷人。而且情况只会更糟，不会转好。你等着吧，我的儿子，”他这话是对塞德里克说的，“你得到这地方的时候，十有八九那些社会党人会从你手里把它拿走，办成福利中心什么的，并且要把你所有的收入拿去维持！”

露西端着茶盘又出现了。布赖恩·伊斯特利也拿着盘子跟在后面，盘里有三明治、黄油面包和蛋糕。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克拉肯索普先生检查着托盘：“糟糕蛋糕？我们今天有聚会吗？没人跟我提起过啊。”

埃玛的脸上泛起了浅浅的红晕。

“昆珀大夫要来喝茶，父亲。今天是他的生日，而且——”

“生日？”老头子嗤之以鼻，“他过什么生日？生日是只给孩子们过的。我就从来不算自己的生日，也不让别人为我庆

祝。”

“省了好多钱哎，”塞德里克附和着，“您省了蛋糕上的蜡烛钱。”

“你说得够多的了，小子！”克拉肯索普先生喝斥道。

马普尔小姐跟布赖恩·伊斯特利握手。“我听说过你。当然，”她唠叨着，“是从露西那儿听来的。天哪，我一见你就想起以前我在圣玛丽米德认识的一个人。你知道么，我在那村子里生活了好多年。罗尼·威尔斯，律师的儿子。他继承父业以后，似乎还是无法安定下来，于是他出国去了东非，开始在那儿的湖上做一系列用船运货的生意。我记得那湖叫维多利亚·尼安扎，或是艾伯特。不管怎么样，他的生意并没有获得成功，而且把所有本钱都赔了进去。真是令人遗憾，实在是太不幸了！我想不会是你的什么亲戚吧？你们俩太像了！”

“不是，”布赖恩回答说，“我想我没有姓威尔斯的亲戚。”

“他跟一个非常聪明可爱的女孩订了婚，”马普尔小姐又说，“那女孩极力想劝诫他，但是他置之不理。他当然是大错特错了。你知道么，女人一涉及金钱问题，就变得很有头脑。当然啦，不是说大的财政方面的问题。没有一个女人有希望懂得那种东西，我亲爱的父亲说过。只能懂些日常钱财进出之类的事情。从这扇窗子望出去，风景真让人心旷神怡啊！”她走到窗边往外看去，又加了这么一句。

埃玛也走了过去。

“这么广阔的牧场！那些牛儿衬着绿树真是风景如画！

人们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正位于城市的中央。”

“我想我们已经很落伍了。”埃玛说，“如果现在开着窗子，您就能听见远远的车声人声。”

“哦，当然，”马普尔小姐说，“到处都有噪音，是吧？即使在圣玛丽米德也有。你知道么，我们现在离飞机场很近，那些喷气式飞机飞过去的时候，就别提有多吓人了！前几天还震碎了温室上的两块玻璃。我后来听人家说那是飞机穿过音障时发出的声音，不过我还是没明白。”

“这个非常简单，真的。”布赖恩亲切地凑了过来，“您看，是这样的——”

马普尔小姐的手袋掉到地上，布赖恩很有礼貌地拾了起来。与此同时，麦吉利卡迪太太走近埃玛，痛苦地低语着——这份痛苦倒不是装出来的，因为她对自己正在执行的任务头痛万分。

“请问——我能不能去楼上一趟？”

“当然可以。”埃玛回答。

“我带您去吧。”露西说。

露西和麦吉利卡迪太太一起离开了房间。

“今天坐车非常冷。”马普尔小姐含含糊糊地用解释的口气说道。

“关于音障问题，”布赖恩说，“您看，是这样的……哦，哈啰，昆珀来了。”

医生驾着车子来了。他搓着手进来，一副不胜其寒的样子。

“我猜快下雪了。”他说，“哈啰，埃玛，你好吗？天哪，这

是什么?”

“我们给你做了个生日蛋糕。”埃玛说,“你还记得吗?你告诉过我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真是没想到。”昆珀说,“你知道我有好多年——啊,一定有——是的,有十六年了,没人记得我的生日。”他好像被感动得不知所措了。

“你认识马普尔小姐吗?”埃玛把他介绍给马普尔小姐。

“哦,是的,以前我遇到过昆珀大夫。那天我受了很重的风寒,他来给我看病,态度非常和蔼可亲。”

“希望您现在已经痊愈了。”医生说。

马普尔小姐向他保证自己已经康复如初。

“你近来没过来看我,昆珀。”克拉肯索普先生抱怨着,“你太关照我了,我都快要死啦!”

“我看您暂时还不会死。”昆珀医生答道。

“我还不打算死呢。”克拉肯索普先生说,“来,我们喝茶吧,还等什么?”

“哦,大家请用茶吧。”马普尔小姐说,“别等我的朋友了,否则她会很不安的。”

于是众人就坐,开始喝茶 。马普尔小姐接过一片黄油面包,再拿起一块三明治。

“这些是——”她踌躇了一下。

“夹的是鱼,”布赖恩答道,“我帮着做的。”

克拉肯索普先生爆发出一阵大笑。

“那是有毒的鱼酱,吃下去可是要冒生命危险的。”

“请别这样说,父亲!”

“你在这屋子里吃饭可得小心。”克拉肯索普先生对马普尔小姐说，“我的两个儿子已经像苍蝇一样被人谋杀了。我倒想知道是谁下的手。”

“别让他的话给吓倒。”塞德里克又把盘子递给马普尔小姐，“有人说只要别吃过量，服用少量砒霜可以美容。”

“那你自己吃一个，小子。”克拉肯索普老先生说。

“想我做皇家品尝员吗？”塞德里克说，“那好吧。”

他拿起一块三明治，一下子全塞进嘴里。

马普尔小姐优雅地发出一阵轻柔的笑声，拿了块三明治咬了一口，说：

“我觉得你真够勇敢的，这种玩笑也敢开。真的，我认为这种行为非常勇敢。我崇敬勇士。”

她忽然喘了口气，她像被什么噎住了。“有根鱼刺，”她喘着粗气说，“在我的喉咙里。”

昆珀赶忙起身走过去，拉着她往后退了几步，面向窗子站着，叫她张大嘴巴。他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盒子，从里面选了几把钳子，然后内行地眯着眼往老太太喉咙里瞧去，动作快捷，技术娴熟。就在这时，门开了，麦吉利卡迪太太走了进来，身后跟着露西。麦吉利卡迪太太骤然看见眼前戏剧性的一幕，顿时屏住了呼吸。马普尔小姐身子正朝后仰，大夫把住她的喉咙，使她的头向一边歪着。

“就是他呀，”麦吉利卡迪太太大叫一声，“就是火车上那个人……”

马普尔以令人无法置信的敏捷从医生的手中挣脱出来，向她的朋友奔了过去。

“我早就想到你会认出他的，埃尔斯佩思。”她说，“不，不要再说一个字。”她带着胜利的喜悦转身面对着医生：“你不知道吧，大夫，你在火车上掐死那女人的时候，实际上有人看见你了。这就是我的朋友，麦吉利卡迪太太，她看见你了。你明白吗？亲眼目睹了你的罪行。她当时在另一列平行行驶的火车上。”

“到底是怎么回事？”昆珀大夫一个箭步冲向麦吉利卡迪太太，但马普尔小姐敏捷地挡在两个人之间。

“是的，”马普尔小姐说，“她看见你了，而且认出了你。她会在法庭上作出证明的。我相信这种事情并不多见。”马普尔小姐继续往下说着，声音温和而悲伤，“居然真的会有人亲眼目睹一桩谋杀案发生的过程。当然一般的案子也都有旁证，但这个案子的情况非同一般，的的确确有这么一位谋杀案的目击者。”

“你这该死的老妖婆。”昆珀医生说着冲向马普尔小姐，但这回是塞德里克抓住了他的肩膀。

“那么你就是那个杀人魔鬼！是不是？”塞德里克一把把他转过来，“我从来就没喜欢过你，总觉得是个坏蛋。上帝知道，我居然从没怀疑过你！”

布赖恩·伊斯特利快步走过来，帮助塞德里克制服了昆珀。这时克拉多克警督和培根警督从离他们比较远的那个门走了进来。

“昆珀医生，”培根说，“我警告你——”

“带着你的警告下地狱吧！”昆珀医生嚷着，“你以为有人会相信两个老婆子说的话吗？有谁听说过这一切胡言乱

语，说什么火车谋杀案？”

马普尔小姐说：“埃尔斯佩思·麦吉利卡迪在十二月二十日当天就向警方报告了这起谋杀案，还描述了那男人的相貌。”

昆珀医生的双肩猛地抽动了一下，愤愤然地说：“人一旦交了霉运啊！”

“但是——”麦吉利卡迪太太说。

“别做声，埃尔斯佩思。”马普尔小姐说。

“我为什么要杀一个素昧平生的女人？”昆珀医生反问。

“她不是什么陌生女人，”克拉多克警督说，“她是你的妻子。”

第二十七章

“所以你看，”马普尔小姐说，“正如我一开始所怀疑的，事实真相其实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是最简单的一种犯罪。如今好像有很多男人谋杀自己的妻子。”

麦吉利卡迪太太看看马普尔小姐和克拉多克警督，说：“如果你们跟我说一下近来的新情况，我将万分感激。”

“他瞅准了一个机会，你知道么，”马普尔小姐解释道，“可以娶个有钱的太太——埃玛·克拉肯索普。但他之所以无法把埃玛娶到手，是因为他已经有了太太。尽管他们已经分居好几年，但她还是不想离婚。这一点跟克拉多克警督告诉我的那个自称安娜·斯特拉文斯卡娅的姑娘非常吻合。她有个英国丈夫，她跟一个朋友这么说过，而且据说她也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昆珀医生铁石心肠，为人非常残忍。他既然不能冒着犯重婚罪的风险去娶埃玛，就下决心要除掉

自己的妻子。先是在火车上把她杀死，再把尸体放到仓库里的石棺中，这个主意真是高明。你明白吗，他想嫁祸于克拉肯索普一家。在这之前，他假托马蒂娜之名写了封信给埃玛。埃德蒙·克拉肯索普曾提到过要跟马蒂娜结婚的。你知道吧，埃玛把有关他哥哥的一切情况都告诉过昆珀。然后时机一到他就怂恿埃玛把这件事情报告给警方，希望那具女尸能被认成马蒂娜。我猜想他也许听说巴黎警方正在调查安娜·斯特拉文斯卡娅，于是又安排了一张她从牙买加寄来的明信片。

"他轻而易举地安排了跟妻子在伦敦的会面，告诉她自己希望重归于好，并且请她来'会会他的家人'。下面一部分我们就不用再谈了，想起来就让人不舒服。当然，他这人贪心不足，想到所得税会使收人大大减少，就开始盘算着最好能得到更多的本金。也许他在决定杀妻之前就想到这一点了。不管怎么样，反正他开始散布谣言来作准备，说有人想毒死克拉肯索普老先生，随后用砒霜对这家人下毒。当然药量不是太大，因为他并不想毒死克拉肯索普老先生。"

"但我还是不明白他是怎么得手的。"克拉多克问道，"做咖喱鸡的时候他并没有在屋里。"

"噢，那时候咖喱里并没有砒霜。"马普尔小姐说，"他拿回去化验的时候后加的。也许他早就把砒霜放在鸡尾酒壶里了。后来他以家庭医生的身份，下毒除去艾尔弗雷德·克拉肯索普当然是很容易的事情，然后又把药片寄给在伦敦的哈罗德。事前他为了不暴露自己，还嘱咐哈罗德不必再服药了。他的所作所为大胆、无耻、冷酷而又贪婪。我真感到

非常非常遗憾。"马普尔小姐以一个柔弱的老太太所能表现出来的最大愤怒说了一段结束语，"遗憾的是，死刑已经被废除了。因为我觉得如果有人该被绞死的话，那就是昆珀大夫。"

"言之有理！言之有理！"克拉多克警督说。

马普尔小姐继续说下去："你们知道吧，我突然想到即使你只从后面看见某个人，可以这么说，那也是有特征可言的。所以我想，如果埃尔斯佩思看见昆珀医生时所处的位置正好跟她在火车上看见他的位置一样，那我几乎可以肯定她会认出他来，或者惊呼出声。我之所以在露西的热情帮助下略施小计，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麦吉利卡迪太太说："我的确大吃一惊，情不自禁地脱口说出'就是他'。可你也知道，我其实并没有看见那人的脸，而且——"

"我特别害怕你会这样说，埃尔斯佩思。"马普尔小姐说。

"我是想讲来着。"麦吉利卡迪太太说，"我想说我并没看见他的脸。"

"那样一来，"马普尔小姐说，"事情就糟糕了。你也看出来了，亲爱的，他以为你当真认出他来了。我的意思是，他并不知道你没有看他的脸。"

"幸好我那时没多嘴。"麦吉利卡迪太太说。

"我才不会让你多说一个字呢。"马普尔小姐答道。

克拉多克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你们两个人呀，"他说，"真是一对绝妙的搭档！下回如何分解？马普尔小姐？一

个怎样的大团圆的结局？比如说可怜的埃玛·克拉肯索普会怎么样呢？”

“她当然会忘记那个医生。”马普尔小姐说，“我敢肯定，如果她父亲死了——我觉得他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健康——她会乘船去旅游，或许会像杰拉尔丁·韦布一样在外国定居，我觉得会有个美满的结果的。希望那人比昆珀要强。”

“那露西·艾尔斯巴罗呢？也会听见她的婚礼钟声吗？”

“也许吧。”马普尔小姐说，“她结婚我不会感到奇怪的。”

“她会选择哪一个呢？”德莫特·克拉多克问。

“你不知道么？”马普尔小姐反问道。

“是啊，我不知道。”克拉多克说，“你知道么？”

“哦，是的，我想我已经知道了。”马普尔小姐说，对他眨眨眼睛。